

現代小說文庫第十輯

汪 精 衛 文 選

上海更新出版社印行



M6
7693.09
1
1034

00200

法 精 衛 文 選 目 錄

汪 精 衛 文 選 目 錄

論革命之趨勢·····	一
民族的國民(一)·····	三六
民族的國民(二)·····	六四
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之禍·····	八五
國民革命的意義·····	一二九
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一三六
革命分子應有之決心·····	一四七
武力與國民結合·····	一五二
什麼是腐化·····	一五六



3 2167 9778 1

3518

一個根本觀念·····	一六三
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典禮訓話·····	一六七
在陸軍軍官學校就黨代表職演講辭·····	一八二
在廣東省黨部廣州特別市黨部歡迎會之演講·····	一九五

汪 精 衛 文 選

論 革 命 之 趨 勢

嗚呼，使革命之動機，一發而不可遏，一進而不可退者，其惟丙午萍醴之役乎！蓋自庚子以來，革命之說，日熾於神州，有志者倉皇奔走，於外為鼓吹，於內為秘密之組織，所惟日孜孜者，革命之進行而已。重以素虜稔惡，民不聊生，益有朝不及夕之慮；一旦聞革命軍之旗鼓，建於東南，人人攘臂，雖臥病者猶蹶然而起，況其他乎？斯夕所沈思默往憂心如沸者，一則以孤軍無援，思亟起以助之也；二則以人既盡其責任，而己之安坐為可恥也。洎聞軍敗，所接於耳目者，有若黨人之喋血，虜騎之無狀，漢奸之殘忍無忌憚，革命之潮。益以激起；踰年而革命軍起於安慶，起於浙，起於廣東廣西；起於雲南，至昨年之冬，而安慶又有軍隊反正之事；前者仆，後者繼，雖其間若斷若續，起不同時，事不果成，然而民情大可見。革命之勢，進而不止，亦大可見也。虜政府震懼而求抵拒之策，於是強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知專



用壓力，必不足以抑民氣，而徒以激民怒也，則變其面目，誇張爲幻，欲以搖惑漢人之心志，直接間接，務求所以息革命之風潮。凡革命軍有一度之激進，則彼之政策必有一度之修飾，此爲週年習見之事，而無可掩者也。

所謂以強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者，立憲是已。往者虜中持陰柔政策者，必主立憲，而持強悍政策者，則必非立憲。洎乎近日，則強悍者陰柔者皆趨於立憲之鵠而無所歧。若是者何也？則以立憲者，非惟陰柔政策之實施，實亦強悍政策之妙用也。夫其藉立憲之美名，以悅人耳目，柔人心志，寬假一不足重輕之事權，而浮華奔競之徒，悉受其籠絡，此陰柔派之所自誦者也。至於以憲法，定君主之大權，專制之淫威，有憲法條文爲之擁護，無所施而不可。凡種種可以束縛人民之自由，剝奪人民之財產，而曩者懼衆怒難犯，有所憚而不敢爲者，至此皆可藉維持安甯秩序增進臣民幸福之理由，而次第勒爲成法。嗚呼，專制之威，其極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止耳！藉立憲以行專制，乃并使人不致怒也。又何怪強悍派亦樂觀憲政之成，而唯唯無異辭也耶？立憲之爲術幻而爲用廣如此，挾以爲抵抗革命之具。惟陰柔爲能消磨革命之意氣，惟強悍爲能壓抑革命之勢力。葉赫那拉載恬行之於前，載灃溥儀行之於後，可謂鋌而

走險，急何能擇者也。

世之論者，於此往往為疑問曰：彼滿洲者，其果能以君權定憲法，保其專制，而永使漢人為所征服歟？抑以作偽之故，挑國民之怒，轉以促革命之進行歟？為漢人者，其果其受籠絡，而墮革命之志歟？抑悉其陰謀，轉乘此以蓄革命之潛勢力歟？

吾以為欲答此問，不可不先知革命黨之性質。革命黨者，民黨也，同為平民，其地位同，感覺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於平民之中，合肯負責任之人，以為一團體，遂從而名之曰黨云爾。是故革命之主義，非黨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發生者也。欲去革命黨，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義，欲去革命之主義，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使平民疾苦，日深一日，則革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彼滿洲之立憲，無論為強悍，為陰柔，要之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也，是即無異普及革命之主義也，是即無異展拓革命黨之實力也！噫，滿洲欲以立憲阻革命之進行，甯知適以助革命之進行乎？

是故欲驗革命之趨勢，驗諸民生之疾苦而可知矣。中國今日平民之怨氣，

直充塞於天地之間，於此而猶有望革命之不進行者，甯非天下之忍人？於此而猶有慮革命之不進行者，甯非天下之愚人？憂時之士，見滿洲公然提倡立憲，而人亦竟有從而附和者，則咨嗟歎息，以爲民之蚩蚩，易中馱毒，何自暴棄如此？雖然，曾亦思附和立憲之人，其所處者何如之地位乎？一言以蔽之，是皆平民之蠶而已。彼尊以蠶民爲生，非剝平民之膚，則無以爲衣；非吮平民之血，則無以爲食；鷄鳴而起，孳孳以爲之者，惟蠶民是務，其於立憲，亦視爲蠶民之新術而已。是故自提倡立憲者而言，若滿洲人爲自固其地位計，無足責也。若官吏其中有輸誠於仇敵者，有但知奉行意旨，無好惡於其間者，亦無足責也。惟夫附和立憲之人，既非滿洲人，復非官吏，身固在平民之列，而彼之生活，在於爲民之蠶，則適與人民利害相反。例如紳士者，既無官守，分亦平民，然其威福與官吏無殊，而魚肉平民，或有甚於官吏，一旦立憲，則由干預地方訟事之劣紳，進而爲地方自治會之議員矣。又如學生，其初固以平民之志爲志者，智識既進，功名之念，奪其所守，而科舉既廢，無可躁進，一旦立憲，則由舉子進而爲政客，與人遠，與官近矣。此曹心事如此，然則發狂曲踴，銳首疾進，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又何足怪？試觀今日出沒於京津上海之

聞，日以組織政黨發行機關報號於衆，嗻嗻作雌鷄之聲者，非此曹也耶？聚狐狸豹狼以爲一羣，終日於憲政編查館中，迎合民賊之意旨，制定種種擁護強權戕賊人道之法律者。非此曹也耶？夤緣於各省諮議局之選舉，冀得一當，以便其魚肉鄉民之私者，非此曹也耶？此曹之鴉聲，使人耳爲之聾，此曹之媚態，使人目爲之眩，故聞見所及，幾若今日朝野皆驚駭然以立憲爲一問題者；按其實，則立憲之動機，非發於國民，而發於在朝之民賊，與在野之民蠹，豈惟與平民痛癢不相關，直利害相反也。是故立憲之聲愈亟，而平民之疾苦愈甚，徒使最少數之爲民害者，得悍然以遂其私。聞此最少數者之謳歌，而忘大多數者之呻吟輾轉，則可謂昧於時勢之所趨者矣！

或者以謂，民爲邦本，理則然矣。然大多數之平民，乏於智識，恆居於受動之地位，賴有智識者爲以倡率；自有僉人，利用愚民之術，以立憲爲之贊鼓，則平民亦將眩轉而靡所適從。爲此言者，抑亦不思之甚矣！夫痛苦及於人身，不必有智識者而後覺也。凡爲人類，莫不有感情，是故人窮未嘗不呼天也，疾苦未嘗不思父母也。苛政猛於虎，人民之生命爲所戕賊，人民之財產爲所剝奪，一舉手，一投足，皆可罹於刑網，憂傷憔悴，生之危不如死之樂；其

不平之氣，豈待有提撕之者而後覺耶？歷代叔季之世，暴動起於民間，蜂湧蔓延，無何而天下土崩瓦解之形已成，彼輟耕太息於隴上，崛起於草澤間者，豈人皆有湯武之智？亦以切膚之痛，所不能堪，則奮而起耳。近日歐洲因民生問題，總同盟罷工之風潮，磅礴無際，為其分子者，皆工人也。彼工人者，豈其有甚深且遠之學識？亦以人類不能安於牛馬之生活，故迫而出此。由是可知強權之所被，能使人自然生抵抗之力，反動之起，實以民情怨憤為之原料，所賴乎鼓吹與運動者，其能事在於發動之組織與進行之幹略而已。怨毒之所積，其爆烈之力至強，當之者靡不糜碎。彼殘民以逞，而顧騰妄言以自文者，猶口為甘言，而手刺刃於其人之胸，有愈以增受者之怨憤而已矣。謂予不信，請舉虜自宣布立憲以來，所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為當世陳之！

夫虜之舉措，殆可謂無一而不為民害。何則？強權者，惡之藪也，其所挾持者，為殘民之具，則其所措施，安所往而不為厲？惡木必無嘉蔭，濁源必無清流，欲悉數其惡，擢髮未可盡也。無已，姑就其大者顯者以言之。迴溯虜未宣布立憲以前，人民所最痛心疾首而不能忍者，厥有二事，一曰由於內治之專橫，而人命之生命財產，受其殘害也。二曰由於外交之劣敗，而土地人民為所

斷送也。夫亡國之痛，已使人不能一日安其居；況益之以民生之疾苦，如是其甚，怨毒之氣，入於人者深；革命之思潮，遂澎湃而不可禦。狃虜於此，思用狙公賦芋之術以愚之，乃以立憲之說進，以爲前此之失政，坐未立憲故耳。一旦立憲，內治由以改良，外交由以振起，富強之本，其在於此。其以言餽國民，如是其巧也。然而自預備立憲以來，由內治所及於人民之疾苦，與由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乃如水之益深如火之益烈，嗚呼，『立憲立憲，民賊假爾而行惡，』誠哉是言也，次述於下：

第一 由內治所及於人民之疾苦

舉其大者有二，曰戕賊人民之生命，二曰剝奪人民之財產。

(甲) 戕賊人民之生命。嗚呼，古今天下民命之賤，未有若中國人之甚者也。自滿洲入寇以來，所至屠城，殺人如麻，流血被野，以嗜殺人之故，遂據中國。凶德相仍，中國之人，死于刑者，死于兵者，死于饑窮而無告者，不可以數計。人命賤於鷄犬，莫不曰專制之淫威，實使之然矣。然則苟有意於憲立，則當以尊重人命爲第一事，天下未有畀民權而不重民命者，生命且不保，其他權利又安足言？天下之人，以爲虜雖至無賴，而於此猶不能不有以粉飾觀聽

也。先以刑律言之：曩所謂大清律例者，襲二千年專制之遺法，益之以貴滿而賤漢，滿人漢人，雖同所犯之罪，而不同所適用之刑律，其專制不平等久爲人所同憤矣。自預備立憲，而有修訂刑律之議，號於天下，曰將博采歐美日本之刑法學理，參以中國之習慣，以制定新刑律。其詞非不美也，特派大臣，廣招顧問，一若鄭重其事者然。嗟夫，就地正法之制未除，願以新刑律之美名，炫飾天下之耳目，何其心之毒而顏之厚也？夫滿洲自有就地正法之制，而所謂律例，已失其用。律凡立決之囚，必先由州縣以獻上之府，由府上之按察司，由按察司上之巡撫，由巡撫上之刑部，經君主親裁，然後處決；雖司法不獨立，此瑣瑣者徒爲具文，然其手續猶繁重也。自有就地正法之令，而地方官皆得操殺人之權；處決之後，始以報聞，手續既簡，得以喜怒爲生殺。凡鞠一囚，適之以淫刑，入之以死罪，而讞已定矣。酷吏操此權，則以人命爲草菅，屠伯之風，盛行於郡縣，庸吏搆此權，雖不嗜殺，而功令所在，則亦視人命爲兒戲。武健嚴酷，殘民以逞，至於如是，求之各國未有其類例也。今號稱改正刑律，而此制如故，則無論刑律條文若何美備，裁判制度若何完全，要皆歸於死文徒法，民命之賤，無稍殊於疇昔。舉近事一則以爲例：則如廣東惠州府知州陳兆

棠，蒞任一月，所殺踰千人，水師提督李準，嘗於豬頭山一日戮四百人，其所殺者，率被以強盜之名，所謂就地正法者也。要之，殺人者與殺於人者，孰爲強盜，此甯待問；然而此甯嗜殺人之兇徒，必爲虐廷所貴，使得益張其威福。故爲地方官者，人人不期而爲陳兆棠，爲武弁者，人人不期而爲李準，縱千萬之虎狼，磨牙吮血，甘人如糜。嗚呼！非洲食人之野番，沙勝越以人頭爲玩物之勝子，尚未足媿其凶殘，欲迷蒙立憲政體之面具以欺天下，日日以修訂刑律問題，譁騰於朝市；是猶入人之室，殺人之父母兄弟，而願與其人談孝悌也。而爲漢人者，目擊其父母兄弟之被殺，一聞與之言孝悌，則亦欣欣而聽之，喁喁而望焉；謂非人妖，其可得乎？嘗怪今人讀揚州十日嘉定屠城諸記者，卽甚馴靜，亦未嘗不作憤懣之色。而於虜每歲殺人之數，則不爲約略以計之。今卽以死於就地正法者而論，一年之中，各府州縣所屠殺者，何可勝數？特所流之血，斷續零碎，則人亦不驚其慘，久且習而忘之耳。虜見民之易與，則益肆其惡，有不堪其虐；激而爲變者，輒臨以重兵，使無噍類。例如前歲欽廉民變之事，天下所知也，溯其起因，蓋地方官吏盛行雜捐以苦民；欽廉地瘠民窮，不勝其擾，窮無所之，不得已舉紳耆數十人，乞哀於官，冀稍得蠲減。官惡其瀆

也，則盡因此數十人，以爲恫喝；鄉民不忍，糾衆入城，徑釋囚，載與俱歸；而地方官吏遂飛檄請兵，兵至則大肆焚掠。那添那彭那麗諸墟，在欽州中，以豐阜聞，指爲匪巢，以礮隊燬之，廬舍一空；老弱婦孺於礮彈之下者，尸相屬也。聞諸自難地來者言，婦穉畏礮，而不知所避，輒羣匿於屋隅，放礮彈所及，全羣俱斃，血肉飛空，地爲之赤。嗚呼，世有讀嘉定屠城記而墮淚者乎？設有人編欽州洗村記，當知虜之凶暴，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也。欽廉之民，以是之故，怨毒愈深，以死與抗，不爲之屈。其後革命黨入而助之，易鄉民與官兵之對壘，爲革命軍與虜兵之對壘，防城一戰而後，虜見革命軍紀律嚴，爲民所親，自以結怨於民者深，相形之下，樹敵滋多，乃始稍稍其斂凶殘之行，而瘡痍已滿地矣。此卽豫備立憲時代之事實也。今且於憲法大綱，定君主統率海陸軍之大權，陸軍部爲全國設置三十六鎮之計畫，籌辦海軍處亦擬先製小艦，備於內海及長江爲遊戈之用，卽中國之財以練兵，卽以殺中國之人，四萬萬之漢人，實爲被鼎俎中物，中國之前途，直膿血充溢之境而已。悲夫！中國之民，死於刑者，爲數不可紀；而死於兵者，則清鄉洗村，伏尸相望，死亡之數，尤無可報告；亡國之民，命如螻蟻，甯不可傷？雖然，死于刑，死于兵，

猶死之可見者也。至於戕賊生民以無形者，則莫如刑訊，清律重刑訊，所用刑具，有笞杖枷鎖手杻脚鐐夾棍拶指壓膝問板等，已極人世之殘忍矣。而官吏取供，官刑之外，更用私刑；所造刑具，尤凶毒無人理；民之死于斬絞者，不若死于監獄者之衆；死于監獄者，不若死于刑訊者之衆。自修訂刑律，而刑訊之制已布告廢除，然求之實際，則各省之用刑訊如故也。蓋一紙廢除刑訊之空文，虜不過以為粉飾耳目之用，初無實行之意；而為官吏者，對於政府，從其令不如從其意；彼既逆揣虜廷意旨所在，則悍然為之，而無所憚。以邇所聞，各省之用刑訊，非惟無減于前，且日加甚。如浙江審訊大通學堂教員，嚴刑逼供，受刑者膝骨排裂，周身露肌，掩血十餘處。武昌獄囚謀越獄，未遂，事覺，被拷掠，楚毒備至。洎處決時，奄奄一息，身無完膚，如新剝皮之雞。四川訊囚，以香火鱗燒其體，名曰大八圍花，更烙鐵炙之。廣東訊囚，先加拷掠，至血肉狼藉，乃附膠於紙，遍賠傷處，使跪伏日中，曝之令乾，血肉與紙膠既凝結為一，復提訊之。凡有弗承，輒力剝其紙，肌肉膿血，隨以俱脫，呼聲澈天，名曰剝竹皮。凡此種種，皆廢除刑訊之後，所叢出之新法也。皆豫備立憲之時，所以惠其民者也。民之呻吟宛轉死於刑訊之下者，或雖未即死，而

卒以痛深創鉅，致隕其生者，其死狀之慘，視屠殺者猶將倍蓰，而其數則不
 上於倍蓰也。兢兢以生，忽忽以死，誰其恤之？此猶曰不幸而觸刑網者耳，天
 災流行，饑饉薦臻，民之死於無告者，其數尤夥。如江北巨災，集賑款五百
 萬，虜帥端方，侵蝕三百萬。又慮饑民爲，變遣軍隊彈壓之，示以稍反側，卽
 立盡，於是饑民皆枕藉就死，無敢有蠢動者。陝甘旱荒，至人相食，虜帥升
 允，漠然不顧，十室九空，積尸成疫，乘凶年以致吾民於死，尤所謂大盜不操
 矛弧者矣。如上所述，使吾民死于濫殺，死于刑訊者，虜之積極行爲也。死于
 饑疫者，虜之消極行爲也。此於專制時代，固數見不鮮。旣曰豫備立憲矣，而
 其爲民害，乃尤甚于專制之時，非時謂每况愈下者耶？

(乙)剝奪人民之財產。吾黨漢民有言。各國之憲法其本旨在於限制君權；滿
 洲之憲法，其本旨在於鞏固君權；以此說明滿洲立憲之現狀，可謂要言不煩
 矣。乃觀於近日立憲黨人要求開國會之現狀，亦有至足笑咤者。各國人民之要
 求開國會也，以不納租稅爲挾持之方法，而彼輩之乞求開國會也。以獻納財產
 爲引誘之方法；此真求之已往之憲法史，未有其例者也。夫『不出代議士不納
 租稅』之格言，彼輩固亦知習爲口頭禪矣；尋繹此格言之本旨，則以租稅出於

人民，故必當由人民議定之，代議士者，人民之代表也，以代議士議定人民之租稅，則能得民意；故必以出代議士為納租稅之條件。苟政府欲行其專制，而推翻代議之政體者，則人民得以不納租稅為對待。如是，則政府無以供給其需要，必不能一朝居，欲擁護代議政體，使植而不仆者，端恃乎此，設有政府既推翻代議政體，而猶強徵租稅於人民，則人民必起而與抗，此憲法史上所常見者也。舉最著之例言之，則如英國查理斯第一世時，張君權以抑國會，人民不勝其忿。及其與佛蘭西戰，要求軍費於國會，遂致國會與政府之間，起非常之衝突；國會提出權利請願，其中重要之條件，如不經國會之承諾，不得徵收租稅，不得濫逮捕監察人民，不得妄為財產之徵發等，要求國王承諾。此權利請願，然後國會承諾軍費之供給。王迫於戰事，不得已而從之。未幾，復萌專制之故態，違背權利請願，不待國會之承諾，遽課租稅於人民。國會惡其違約，起而反抗，王屢解散國會，禁錮民黨之領袖，於是自一千六百二十九年以來，五十一年，不召集國會，誅求租稅。有反對者，則逮捕之，處以酷刑。及其再召集國會也，國會斷然拒絕軍費之支出，彈劾大臣，攻擊王之失政；王怒而威以兵力，民黨亦以武力為抵抗，由是內亂遂作。前後七年，至克林威爾率

民黨之兵，以敗王師，遂於一千六百四十六年置王於獄。一千四百四十九年處王以死刑。英國國民之實行『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如此。使立憲黨人而如此義，則其要求開國會，當以不納租稅爲挾持之具；而既導人民以出此，則當知政府必將以強權相脅，不可不備武力以爲之備；如是則有所恃而無恐。設其果以壓力至，則人民直起而反抗，或竟由此以舉政治革命之實，未可知也。然此何足以望之立憲黨人？彼方卑躬屈節，務爲恭順，其對於人民，非惟不敢導於反抗也，且將導以屈從；其對於政府，非惟不敢犯要挾之嫌疑也，且將貢其側媚之故態。於是變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而曰國會開則財用足。觀其請願書之大旨，以謂方今國用奇絀，司農仰屋，推原其故，由人民無關懷國事者，故其輸將不力；一旦開國會，人民既得參政之權，必樂盡納稅之義務，凡政府有所需要，而貴人民以供給者，不必政府自爲搜括也。使國會議定而執行之，則民自樂從。如是，朝廷何憂財用之不足？噫如其所言，則不出代議士，人民之納租稅如故也；不過有代議士之後，則代議士得代表人民，對於政府而承認供給之責任耳！國會乎！國會乎！直一增稅機關而已。古代之君主，行其專制，往往直接對於人民，以肆其聚斂，故人民之怨毒，萃於君主之身，

若桀紂是已。洎於近世專制政治，日以進化，君主之為聚斂，不直接對於人民，而假手於官吏；由官吏聚斂所得，以歸於君主，其得之也以間接；故人民之怨毒，萃故官吏，而不萃於君主之身。若弘歷之『宰肥鴨』是已。其所操術，已視古為勝。然官吏者，其身分為君主之鷹犬，怨毒所在，君主猶未得高枕而臥也。今則聚斂之事，不責之官吏，而責之國會。國會者，其名則人民之代表，無為君主鷹犬之嫌疑；而其發生由於政府之孕育，其權力由於政府之賦與，其生活則匍匐於君主大權之下。國會之所欲，不能強君主以心從，君主之所欲，則能強國會以必從，如是，國會終亦為君主之鷹犬而已。逆料中國之前途，而知國會之開，其於民生必無幸也。凡國會生息於專制威權之下者，非為君主之傀儡，即供君主之魚肉，最下則為君主之鷹犬，例如土耳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國會，所謂為君主之傀儡者也。以各省總督為上議院議員。以阿附皇室之小人為下議院議員，徒擁虛名，而君主之專制如故。反之如俄羅斯一千九百零四年之國會，即所謂供君主之魚肉者也。議會欲行其政見，不肯阿附政府之意旨，遂與政府為激烈之衝突，其終也，議會解散，議員不免於刑戮，而君主之專制亦如故。是故使議會而荏弱也，土耳其之國會，可為鑒矣。使議會而

激烈也，俄羅斯之國會，可爲鑒矣。……持是以測國議會之將來，以今之立憲黨人，其興高采烈如此，必不願如土議會之沈默也；其卑猥恭順如彼，必不敢爲俄議會之強硬也，然則其所欲出者，無過一途，曰爲君主之鷹犬而已，越南議會之會同員豪傑員，其模範矣。蓋他日之舉措，徵諸今日之請願而可知，彼豈不知『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爲要求者所當有事，願偏爲『國會開則財用足』之言；是由於偵知虜廷之隱意，而以是爲迎合也，是卽鷹犬之智也。虜方患財用之不足，而又窮於羅掘之術，饒吻大關，倉猝無以濟其貪；知國會可爲聚斂之機關，則適中其所欲，故國會之開，期以九年，而此九年以內，日汲汲於攫財權以歸之中央，清查各省之歲入，必欲盡實其欸而後已。而地方稅則頒布於第四年，國家稅則頒布於第五年。有惡其繁苛，欲爲抗議者，則將以阻撓豫備立憲，立關其口。洵乎國會既開，蟻伏於君主大權之下，凡基於君主大權所定之歲出，國會無置議之權，而君主大權，至廣無垠，其可得爲國會所容喙者，直君主所視爲鷄肋者耳。然則對於政府所責令供給者，舍畫諾外，無餘事矣。人民有欲爲抗議者，又將以代表承諾，立關其口，多此增稅機關，於君主專制固甚便，其如民生疾苦益以加甚？何虜之貪饕，宜其樂於出此。彼教探升木

者，吾不知其何心也！今姑無暇論其用心之異似，但就其所持富強之說以衡之，彼以所持，無過曰用民力以振國度而已。夫論政治者所見恆不一致，其以民生艱難爲重者，則恆愛惜民力，不敢輕用。其以國力發展重者，則欲國民各致其力以爲積極的行動。二說固各有短長，然亦有共通之點焉，則不濫用民力是已。此不念民生艱難獨者，無有異辭；卽謀國力之發展者，其用民力，亦期於有所償，未敢有濫用之者也。濫用民力，則民將日卽於憔悴，而國亦以敝。今虜之殘民，猶得曰未造其極乎？雜稅盛行，禁如亂絲，其取之也無度，其用之也無節，一歲所入，供民賊之欲者十之六七，中飽者十之三四。以之利民者，十不得一焉。民之脂膏，逝如流水，肉盡骨見，而虜之狂噬死咋，猶無已時，以致四海困窮，所在變起。而立憲黨人猶患無以饜其豺狼之欲，爲以畫策，以助其虐，彼何仇於同類，乃忍於爲是？顧飾其詞曰：將以求富強，其誰欺欺天乎？循是以往，九年之內，攫財之術日以精，民生之困日以甚，不待開國會而民已無以聊其生矣。而增稅機關成立之後，其蠹蝕吾民，甯待論耶？

右之所述，人民之民命財產被蹂躪於豫備立憲時期內者，其爲害之烈，乃倍蓰於專制。其餘種種自由爲所鈐制者，更難悉數。要而言之，君主者，人民

之敵也。君主之大權重，則人民之自由，不得不輕，此固互為消長者。在昔專制之治，主於放任，凡所付之不見不聞者，人民可得而自由。洎乎立憲。揭人民之自由著於法律命令，美其名曰保護，保護之為言干涉也。惟其立憲之目的，在於鞏固君權，故非干涉人民之自由，不能達其目的。邇年以來，如頒布報律集會律等，干涉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必使跬步荆棘，跼蹐若轅下駒，然後獨夫得以高枕而謂莫予毒；其為厲於民，為知甚極！此則豫備立憲以來，其於內治，直接間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事實昭昭，予人以共見者也。

第二 由外交所及人民之疾苦

自虜廷以媚外為外交之主義，遂不惜舉中國之土地人民，以贈與於各國。瓜分屬國不已，進而瓜分海軍港，更進而設定勢力範圍於各省。外侮之烈，勢如山崩地坼。中國之人，懷懷然有陸沈之懼。其在國內者，見割地賣民之事，不絕於目，抑抑不聊其生。其在國外者，日受外人踐踏，朝不保暮，所感於外者，刺激之力至銳，則心理亦隨以變遷，於是發憤為雄之志，始以萌孽；有欲恢復已失之主權，以致中國於獨立者，此一說也。有望虜懼而修政，同得一心以禦外侮者，此又一說也。前說吾人無異辭，至於後說，於侮我者知拒之，而

於亡我者顧不之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者。然原其所以迫而出此者，豈不以外侮煎迫，至於無可避，故不擇人而呼救；其識雖闇，其情抑大可憐！蓋人民爲外勢所凌藉，創深痛鉅，固已極人世之奇辱矣。前此之患，虜實招之，而望其一旦恐懼修省，爲亡羊補牢之計，此立憲之說，所以起也。今卑無高論，卽就立憲言之，曩者虜以專制爲治，一切政事，人民不得與聞，而由失政而生之禍害，則悉責人民以引受；此非獨外交爲然，而外交特其著者。開戰之權虜實主之，而丁壯暴骨原野，老弱疲於轉輸，以死於溝壑之中者，中國之人民也。媾和之權，虜實主之，而負擔數萬萬之賠款，脂膏以竭，筋力以盡，終不免於槁餓者，中國之人民也，結割地之條約。而吾民被轉賣於人；先人之墳墓，留以貽子孫之田廬，悉隨之以永辭其祖國；結不平等之條約，而吾民無所往而不受外人之蹴踏；結賣路賣礦之條約，而吾民之利權爲所斷送；辛苦憔悴，無以爲生。比年以來。使神州淪於悲風苦雨之境，人民旁皇而無所依着，孰非由虜之外交行動所致？至於今日，積重難返，猶迴瀾之未易挽。燎原之火之未易以撲滅也。虜知民怨於深，民心已去，乃爲君民同治之言以相誑。夫既曰君民同治矣，則外交之權亦當與民共之；虜苟回顧前此所躬自釀之

之毒害所貽於人民之痛苦，雖至無恥，猶必自愧獨攬外交之大權也。且人民所為俯首下心，以附和立憲之議者，固亦曰期於同心禦侮而已。然則於憲法上許人民代表以參與外交之權，殆為萬不容已之事，且求之君主立憲各國之憲法，固有其先例矣。普國君權，於歐洲君主立憲各國中號為獨重，而其憲法第四十八條云，『通商條約或加負擔於國家或科義務於人民之條約，以議會協贊生其效力，』虜之憲法，即不能倣效他國，獨不能倣效之君權獨重之普國乎？普國憲法猶有此條之規定，虜而吝之，則前此所躬自讓之之毒害，所貽於人民之痛苦，此時初無所愧悔，然則此後之仍其前轍，抑可知也！虜以割地事人，聞於天下久矣；觀於荷蘭憲法五十七條云，『割棄領土或交換領土之條約及關於法律之條約，無國會之同意，國王不得批准。』虜前此以專斷之故，而割棄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之領土，今於憲法不規定此條，其何以謝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之人民也？是欲使未割棄之領土胥為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之續也。今觀於虜所定憲法大綱，則以宣戰講和訂立條約為君主之大權，從而申明之曰，『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噫，此與專制時代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豈惟無所異而已，其為毒將甚

於專制。何也？專制時代，虜獨攬外交之權，而不容人民之干預。人民對之，猶或有怒其專斷，惡其無道，因忿激而起反動者。今後則依於憲法，以行其大權，視爲分所當爲，無稍不衷於典則，而人民對之，無復可以非議。其善於防民之口，以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偶語，巧拙相去不啻霄壤也。蓋嘗論之，專制之世，上與下皆無法之可守，故人民之於君主，惟能以道德相尚，有德則足以服人，無道則指爲殘賊。立憲之世則不然，君主與人民之權利義務，皆定於法。於是人民之於君主，無賢不肖之問題，但有違法與否之問題。是故欲知君主之能爲惡與否，亦視其於憲法之範圍內，自由行動之程度如何而已。（至於君主恃有實權，而以憲法爲具文者，則爲憲法不能實行之說。今之所欲言者，則爲虜卽實行其憲法，其爲害於民，已無紀極，更無須慮其不能實行也。）使憲法而出於限制君權之目的，則能使君主不能爲惡。夫君主依於憲法，雖欲爲惡而不能，以視專制之世，徒望君主以不爲惡者，固爲勝之。然使憲法而出於鞏固君權之目的，則君主之爲惡，視專制之時將益肆。蓋彼不必軼出於憲法之外，然後可以爲惡也。依於憲法，而其爲惡之自由固已充分矣。彼雖稔惡至於無以復加，而於憲法之條文，未嘗違背，人民既不復得以道德相

繩，又不能指為違法；是彼憲法者，直為君主拓藏身之地，而為之屏蔽，以避人民之指目者也。即以外交之事論，曩時人讀虜諭，見其中有云『外交之事，朝廷自有主持，豈容下民干預。』鮮有不忿然作色者，而憲法大綱所謂『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決者』，則於歡祝立憲聲中，而泰然宣布。夫是二語者，民賦之口吻，無毫厘之差，而受之者好惡之情，懸絕如是。然則虜之必假立憲之名，以行專制之實者，豈無故耶？循是以推，今後虜雖與某國締結割讓某地之條約，而天下之人，亦無敢有議其不法者。然則虜之立憲，其於人民為有利乎？抑無利乎？嗟夫，由外交所被於人民之疾苦，比年以來，固飽嘗其况味矣。其在昔日，為專制積威所劫，矚視虜之棄民割地，而莫敢與校。蚩蚩者方僥倖於立憲，以為可徐蘇其積困。而立憲之實際顧若是。試為約略以計豫備立憲時期內之外交，有若美禁華工，虜漠視不為之，所聞人民以不用美貨為報復，則命官吏以嚴行干涉。又若浙要借款問題，惡國人多言聒耳，且命姜桂題率兵南下，以為恫喝。至於最近清日交涉懸案之解決，輿論騷然，虜固付之不聞不見，而人民亦莫如之何。其摧殘民氣之手段如故，其喪權取辱之面目亦如故也。雖其間如粵漢鐵路問題等，外人以中國民氣之盛，而折衷於正義，可

為人民對外觀念之進步。然民氣者，必藉民權而後可以持久，虜方張君權以抑民權，若惟恐其萌孽，而摧折之務盡；民權既不可得，則民氣雖作，亦終歸於衰歇耳，由國際之現象以觀，昔之所患在於人方協以謀我，而我不知所以自救。今之所患，知自救矣，願有掣其肘而使不得動者。是故吾民苟一日潛伏於虜下，則不得不更嚙伏於外人之下，陵夷之極，或至間接以為外人之奴隸，斯則所不忍言者矣。

虜之外交手段，其被毒害於國內之人民者如此，至其所以對海外之人民者，直可一言以蔽之。前以為奸民，今則以為奇貨也。原人民所以流寓於國外者，或以國亡之際，不忍見中原之邱墟，衣冠之塗炭，遂大去其父母之邦也。或以與臺灣鄭氏相從海外；戮力於先復之業，遂為虜所仇視。鄭氏既覆，不得歸其故鄉，遂四散於海外也。或以困於苛政，生計艱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窮而餬其口於四方也。凡此莫非虜之窮凶極惡有以致之；而猶以為未饜，又假他人之手以為難獮。凡華僑以無所保護，而受人殘虐者，虜以得聞為快。由是僑民暹羅者，至不得不乞各國之保護；僑於安南及荷領羣島者，備受法人荷人之虐遇。西貢之旁有小島焉，其名曰昆侖，有數百人編管其

中，囚服而蓬首，皆廣州灣之民也，當虜舉廣州灣以贈法，鄉民不勝其忿，法兵來，則集衆持械，死與撐拒。法人憚其致死，檄虜帥發兵剿之。鄉民方悉力以禦法，見虜帥以兵至，不知所爲，敗而潰走，懷狐死正邱首之感，相率逃歸於父母之邦，虜命官吏悉掩執之，以付法人。法人盡流之於此海島，禁錮終其身。有憐而慰問之者，嗚咽之聲，人類所不忍聞也。此則安南之華僑所能知者也。八打威有紅河焉，至今人猶指而目之，卽虜乾隆時荷人縱兵殺華僑數萬之處也。事後，荷政府懼啓釁，遣使詣虜廷謝罪，虜報之曰『海外奸民朝廷向不過問。』於是荷人益肆其屠殺。華僑震恐，有斷髮易服，矯爲土人，以避偵邏者。又而種變，竟忘其籍貫姓氏，與土人同，不復能辨爲漢種。若此者，其數不勘。比則爪哇之華僑所能知者也。虜之甘置華僑於死地，殆與在內地之肆虐，同其殘忍。乃至近日而忽爲保護華僑之說，粉飾其痛惡之顏面以嚮人；虜不自作，他人亦將爲之顏汗。而其爲民怨府，乃尤甚於疇昔，何也？疇昔膜視僑民，觀其宛轉於他人鼎俎之中以爲快，用心雖毒，猶爲質直不欺者，今也不然，初不自省其豺虎之行，不齒於人，猥以爲稍假辭色，則人人引爲矜寵，而立消其平日之深仇大恨，此真與當日屠城已遍。而使人謝封刀之恩者，如出一

致。稍有血性者受之，未有不怫然怒者，而況其忽假辭色之故，由於中情發發，不勝其眩篋之欲，乃不得已以聲音笑貌爲之餌；以狼之貪，爲狐之媚，昔之可憤，猶不如今之可賤也，然而僑民遠在海外，爲虜之權力所不能及，既不能爲之禍，亦不能爲之福。故於虜之飾爲深情厚貌而至，喜則狎之，怒則拒之，漠然若無所關係，而虜之術，亦終不得售。豫備立憲時期內，所以慰海外之民者，固如此矣。嗟夫，僑民者，恃祖國爲存立，祖國之安危，僑民安危之所繫也，祖國之榮辱，僑民榮辱之所在也；而祖國既爲虜所據，於是僑民之生涯，遂漂泊而無依。往者虜斥爲奸民，不復過問，而僑民能於海外，自營其生者，雖曰恃其勤勞節儉忍耐之德，亦由其時歐人於美澳南非諸洲及南洋羣島，新闢殖民之地，墾闢之事，既不能望之土人；而白種人亦但知乘堅齒肥，爲長駕遠馭之策，而不能勞體力以爲工作，於是勤勞節儉忍耐之華工，乃至爲人所信賴；胼手胝足，以勞動爲生活。特以與歐人在殖民地之事業相較，則歐人以侵略着，華人以勞動着；歐人其握政治權爲着手，華人以治生產爲着手，歐人之於實業，爲吸收權利者；華人之於實業，爲生利者；則華人之價值與其位置，亦可見矣。然而飛鳥盡則良弓藏，狡兔死則走狗烹，華人既不能攬政治軍

事之權，又無祖國爲之庇翼，則榮辱去留，惟在於人，可招之使來，即可麾之使去。是故美澳南非諸洲，皆相繼限華人之足。美則禁止華工，而華人之入境者，皆受其苛待矣。澳則有白澳洲之說矣。南非則華人之商店，亦限於一定之區域，使居住遷轉不得自由，以憔悴其商業矣。海外之地雖廣，其得爲華人託足之所者，惟南洋羣島彈丸黑子之地耳，而美澳南非之事可鑒也，假令墾闢之事寢備，謀生之塗寢溢，白種人之至者寢衆，與羣居耦處，而種競以起。其始猶種族間不快之感而已，其繼則迫而爲生計之競爭，人情孰不祖其種族，華人之必爲逐客，可預決也。哀哉吾民！蟄居內地，則無以爲生；窮而遷於外，又無所往而不受人之攢斥。邇者馬來半島以錫價頓落，華人乏爲礦工者多失其業，歸國者踵相接；昔以不安於故鄉之困窮，而出亡於外，今以在外之困窮，且甚於故鄉，乃不得已而復歸焉。進退維谷，其狼狽之情可見，而虜之官吏，熟視不爲之所，則亦惟有轉於溝壑而已。鋌而走險，以爲盜賊。則官吏磨刀霍霍以相待，徒以血肉供其菹醢。虜之直接間接致吾民於死者，大率如是。以海外之人民與在內地者相較，其毒苦甯有遜耶？

如上所述，虜自宣言立憲以來，由內治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可以概

見。括而言之，虜之政策，強悍陰柔，相濟爲用。強悍政策，惟暴是尚；陰柔政策，惟詐是尚；暴所以虐民，詐所以欺民；非民無以濟其欲，非詐無以飾其惡；暴使民畏，詐使民愚。然而虜之行詐，或有識者始能知之。虜之爲暴，則凡身受者所能知之也。身受其暴，痛苦決於骨髓；虜之行詐，初不能減其痛苦。故虜於平民，無所用其詐，惟於平民之中，收其爲民望者，使附於己，然後其詐始售。而號稱爲民之望者，身處於平民之中，而意常存於虜之側，其初亦憚虜之暴戾無恩意，則陽附於平民；迨虜以詐來，彼卽以詐應，相尚以詐，協而欺民。夫所以協而欺其民者，其目的固在於協而虐其民也，於是昔爲民望者，今爲民蠹矣。故吾嘗謂今日之立憲，與昔日之開博學鴻詞科絕相類。當民之初亡也，遺臣逸老，所在多有，麥秀黍離之感，披髮左袵之戚，發爲謳吟，天下聞而悲之。虜患其心不已屬也，則開博學鴻詞科以爲網羅，貞介之士，固不爲動；然當時不少託逸民爲名高者，彼於宗國，初無思慕之誠；徒抱身世飄零之感，而託辭於俛仰興亡，其鳴其哀怨。夫自傷飄零，則其不能忘情於富貴可知；而又自負才望，不欲與庸庸者同其進退，則矯爲風節，以取重於當世。其實取重於當世，猶非其本懷，彼蓋欲以取重於當世者，取重於虜廷，其動人

之術，不以側媚，而以風節，其媚人乃尤擊。及虜以博學鴻詞科相待，則如磁石引針，膠附而不可分矣。雖然，彼昔日能當世之同情者，亦以與民同休戚故耳。一旦自遠於平民，而蛇行近虜，一人雖笑，天下之號咷自若也。虜以為收為民望者置之樊籠之中，則人人將壹其心志，曾不知其初固為民望，自為虜用，則轉為民蠹。彼既自棄於民，民亦因而棄之，而虜得之以濟其惡，民生疾苦，日以加甚。此所以反動之事，二百六十年來起而不絕也。今之立憲，託名雖殊，操術則同，惴惴於人心之思漢，而欲以是搖其心志，同也。自知凶殘之行，不容於人類，思其美名掩覆之，同也。昔以博學鴻詞科為號召，而天下之賤儒奔集焉，今以立憲為號召，而天下之政客奔集焉。昔之賤儒知人心未忘故國，則矯為逸民之節，以收人望；今之政客，見民權思潮一激千丈，則亦假愛國之說，以悅國民觀聽。至其深心，陽殖民望，陰諷虜引以為此，則古今人何遽不相及？此輩在一般人民中，為多言而躁。當其躍躍進取，竟與懷真理之熱誠者，同其奮發，而其不憚污下，纖首銳鑽，則又過之。故能於民衆之中，如錐處囊，脫穎而出；虜以為擷而取之，則蚩蚩者莫為之導，將如瞽之無相也。於是設憲政編查館於北京，設諮議局於各省，舉所為政客，納之彀中；豐其芻

秣，嚴其轡勒，使昔之爲我患者，今轉而爲我用。意謂天下之人將口籍而心死。噫，此亦可謂繩其祖武者矣！以視乃祖之開博學鴻詞科，賊智正復不讓。雖然，以效甯可觀耶？夫虜之汲汲於收民望者，欲得民心也，不知欲得民心，必先去民生之疾苦而後可。欲去民生之疾苦，又必先去其暴虐而後可。然而虜賊民以自養者也，不賊民無以自養，則其勢不能不爲暴；既不能不爲暴，則民生之疾苦，如之何其能去也？不能去民生之疾苦，則凡爲民望者，方致死於虜，以救其民，豈虜所能羅致？然則其所能羅致者，必陽殖民望，陰爲虜用之小人可知也。夫此羣小人者，日蒙面具，以溷跡民黨，其爲民黨之辱已甚。今悍然以其真面目揭示於天下，所謂橋踰淮而爲枳，爵入水而爲蛤，正足爲平民深幸，而虜願欲藉此羣小人之謳歌，以掩天下呻吟之聲，甯非至愚？試觀虜自豫備立憲以來，羣小人拜颺於朝，酣歌於市，對人必矯爲感激涕零之狀，發爲文章；又不憚苟賤，務爲犬馬戀主之辭。乳臭之溥儀，含哺而啼，則驚爲仁孝；攀鞍而嬉，又頌其神武；而於陰險狠鷲之載灃，其心術與手段之殘酷于天下以共見者，猶復頌爲賢明，歌舞不絕。此昔日稍有氣骨之奴才所不肯爲者，亦公然爲之而無所忤。其以死力爲擁護，可謂至矣！然而回顧平民，則於所謂

豫備立憲之詔書，與仁孝神武賢明之君德，固熟視而無睹；所能知者，刑罰重而生命危，稅斂繁而生計盡，胡兒貴而漢兒賤，外人橫而華人懦；凡此皆痛苦及於其身，不待深思而後覺。四百兆人所受既同，則所感亦同，怨戾愁慘之氣，凝而為一，以集於虜，威力且不能劫，何有於行詐。噫，作僞心勞日拙，非虜之謂耶？

吾人於此，得二義焉：一則以民生疾苦之故，而愈不得不致力於革命也。夫吾人所以致力於革命者，其目的在自立，非第欲免疾苦而已。人不自立，而仰賴他人之恩覆，已足以長惰而忘恥，況夫其所仰賴者，乃為鈐制我束縛我之仇讎，則與受其恩，甯受其虐也。蓋我不幸而受其束縛鈐制，力雖偶屈，心則未降，此未死之心，即恢復自由之種子；若因其噢咻，拊循而感之，則是心為之屈，而自由終無恢復之日也。主人之遇其奴婢也，什九暴戾，然亦有撫以恩意者；無論施者為恩為暴，而受者之為奴婢則同。人而至於以人為奴，則其身已為自由之敵，即使遇奴有恩，亦無能稍寬其戾，而為之奴者，但知恥為奴而已。施之以暴，固宜知恥，施之以恩，尤宜知恥。今之憚滿洲專制而欲易以立憲者，猶奴婢之乞恩於主人。苟賤已甚，吾黨恥之，而以自立為目的。則為

自立之敵者，在所必除，初不問其爲恩爲暴。今茲顧以民生疾苦爲言者，固亦未渝此旨，第以爲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感情。人未有坐視同類之陵夷，而漠然不動其心者，正以社會之內，執業萬殊，人各困於所處，而殊其休戚；所處愈卑者，其戚亦愈甚。一國之內，負責之重，莫乎民若，所處之卑，亦莫乎民若，平民猶地也，盡人所不能離，亦盡人得而踐踏之矣。然使有人心者，苟設身處地，以平民之休戚爲休戚，則平民所受之疾苦，若躬自受之，度未有不愴然而起者也。嗟夫！人往往困於執業之殊，而移其情，卽有志民生者，或亦不能免；使能常以平民之疾苦爲念，則雖耳目所不及，自能長繫於其心而不能去。念民生之疾苦，未嘗須臾離，則革命之志，亦不須臾離矣。二則民生疾苦如其甚，革命之勢，必進行而不已也。夫壓力愈重，則抵抗之力愈強；此人類心理所同然。且政治學者常言，中國人有民主之特質，蓋其人民對於君主，但有政治的觀念，無宗教的觀念，以爲君主無道，則人民起而革命，爲理之自然。故無論如何之暴君，祇能摧殘民命於一時，而一時之摧殘，適爲後日反動之果。其潛勢力蓄之愈久，則當其爆發也，愈磅礴而不可遏；雖有時爲政府之暴力所抑，表面上若歸於沈寂，而潛勢力之蔓延如故也。此無他，革命之原因

不去，則革命之勢力，無所往而不存在。二百六十餘年來，人民反抗之事實，不絕於書。雖情勢各有不同，而其所以發生之原因，則無不同，依此原因，輾聯而下，其必有瓜熟蒂落之一日，可決言也。尤有進者，前此人民惟知弗忍於疾苦，而不知所以免此疾苦之方法，激而不抗。卽今遂其志，亦毋過以暴易暴而已。今則不然，因於革命主義之普及，所以免此疾苦之方法，既已知之詳且盡矣。夫惟知疾苦之可以免，則於目前之疾苦，愈躊躇而不能安，而其激進也以後有所迫；前有所期，乃孟晉而不能已，其進步之驟，決非前此之比也。夫革命之不可以已如彼，而其進行之大勢又如此，則自奮於一般人民之中，而負革命之責任者，其於人民疾苦，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儻濡忍徘徊，使人民之疾苦遲遲而不得脫，斯則言革命者之責也。

豈惟言革命者而已，卽今之立憲黨人，其初亦平民之一分子，於平民所受之疾苦，甯不知之？知之而猶以立憲相唱和，是誠不知其何心也？若謂有所愛於虜，而必爲之盡忠，則立憲黨人聞之，亦當聽然而笑。此等人平日不憚以蝙蝠名士自居，充然無廉恥之色，謂其能爲虜守蹇蹇之節，彼所弗承也。旣自

棄於漢，而又非傾心於虜，則其所以言立憲之故，毋過曰爲一己利祿計。誠如是，則罪與虜等，惟有使之與虜同盡而已。雖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立憲黨人中或有百之一二，以立憲爲有利於人民，因而甘之如飴者。然使一爲省察立憲豫備以來，所及於人民之疾苦，當必翻然而悔；知向者之爲虜所愚，而無以對於人民也。卽向者之爲虜所愚，而無以對於人民，而思有以補其過；則其所處之地位，固足以助革命之進行者。請爲言之於左：

夫其人之初心，以立憲爲有利於人民，則其初心必不願得鞏固君權之憲法明矣。蓋以專制爲有害於人民，然後惡而去之。今以鞏固君權爲憲法之本旨，則其爲人民之害，將有甚於專制；然初心所不願，而今竟屈而從之者何也？意者於憲法大綱發布之時，未嘗不色然而駭。旋以理欲交戰，利民之心，終不敵其利己之心，故醜顏以爲附和歟？誠如是也，則一旦復其初心之際，不可不自矢以此身爲人民利益之犧牲。如是昔所屈而從之者，今必決然而爲反抗。天下自命爲政黨者，豈其於政府之所爲，惟順從之爲務，而不敢以一言爲反抗？其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耳。使能出於反抗，虜未必卽惡其不順，指爲革命黨，取而加以刑戮也。卽使加以刑戮，而以其身爲目的之犧牲，以無負其初心，爲樂不

已多乎？使立憲黨人而能有樂於此，則反抗之方法，不可勝用也。夫偽立憲常激成大革命之風潮，歷史所明示矣。推原其故，正以其時立憲黨人，意專於爲民，而不屑阿附政府之權勢，其用心之所存，在將護民權，使其發達之機得以暢遂，無所阻關。設政府以爲不便，而欲摧遏之者，甯舍其命，不爲讓步也。由是與一般人民，呼吸相通；而政府爲保其假面目之故，不得不有所容忍。雖有時誘之以利，劫之以勢，然目的已定，百折而不易其趨向，無所屈撓，無所遷就。其對於所抱之目的，而盡鞠躬盡瘁之誠如此，故能使其目的炳然著於天下，而得天下人之同意。洵乎民氣日以疏達，民力日以養成，進而貫徹其所主張，欲於國法上以民權爲基礎，至是而政府無可容忍，不得不揭其面具，而悍然以強權相脅矣。然而強權之所及，不能使人民抑而爲之下，反使人民憤疾之氣，抵抗之力，驟高其度，如爆藥鬱積，猝受壓力，訇然一發，所向崩圻，而大革命於是乎起。嗚呼，中國人之憲黨於立者，宜觀於此矣。虜布鞏固君權之憲法大綱，而立憲黨人不以爲非，此卽其自絕於國民之證也。果其中有初心不昧，而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則當利用其所處之地位，於有形無形中，激起革命之風潮。其爲此初非甚難也，但使不由妾婦之道，斯已足矣。例如虜以立

憲豫備爲口實，而發布束縛人民自由之法令，立憲黨人必當相率叩頭流血而力爭之；爭之而聽，則人民得少寬其束縛，其爲事實之活動當較易；爭之而不聽，而此法令之爲民害，已騰於人口，使人民益自覺其束縛之苦，而亟思所以自脫。凡此皆有助於革命之進步者也。惟如是必不免失驩於虜，顧虜與平民利害相反，無容蝙蝠名士之餘地，設爲虜所不容，有下堂而求去耳。且今日猶非下堂求去之時乎？夙聞立憲黨人之言曰：『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不使國會由憲法而生。』是則鞏固君權之憲法，固非其初意。然吾有一言以曉之曰，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必不使國會由政府而生而後可。若國會由政府而生，而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其可得乎？其可得乎？今者憲法由政府而生，國會由憲法而生，已爲定案，是則立憲黨人對於政府心灰望絕之時也。若謂政治上之希望已絕，而私利上之希望未絕，故遲徊不能決，是則於個人禍福，尚未勘破，而欲其勘破生死，抑更難矣。宜其爲虜所羈縻，久久而不脫。不然者，一念及人民之疾苦，未有不奮然投袂而起者也。

吾之論於是終。以上所言，鑒於人民之疾苦，以爲吾黨之士勗。於立憲黨人之稍有人心者，猶不能無望焉。雖然，虜亦人類也，不可無一言以詔之。爾

欲免革命之禍者，宜率其族人歸於長白山下；不然，而還中國之主權於中國之人，以歸化之民自處，當亦國人之所許也。

民族的國民（其一）

嗚呼，滿洲入寇中國二百餘年，與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近者同化問題，日益發生，此真我民族禍福所關，不容默爾。故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凡文字必嚴著述之辨，著者自發其思，成一家言，故有所徵引，必詳所出。述者本諸舊聞，連綴成辭，大概分譯述講述二種，未嘗自居己作，故所徵引，可略所出，亦以難於毛舉也。於此不辨，而常剿說，則是以士君子而為盜賊之行，故附識於此。）次論滿族之果能與吾同化否，以告我民族。

民族云者，人種學上之用語也，其定義甚繁。今舉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氣類之繼續的人類團體也。茲析其義於左：

（一）同氣類之人類團體也。茲所云氣類，其條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減其例。）二同語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

域。(一)四同習慣，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減其例。)(六)同精神體質。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

(二)繼續的人類團體也。民族之結合，必非偶然，其歷史上有相沿之共通關係，因而成不可破之共同團體，故能為永久的結合，偶然之聚散，非民族也。

國民云者，法學上之用語也，自事實論以言，則國民者構成國家之分子也。蓋國家者團體也，而國民為其團體之單位，故曰國家之構成分子。自法理論言，則國民者有國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箇人的方面觀之，則獨立自由，無所服從。自其對於國家的方面觀之，則以一部對於全部，而有權利義務，此國民之真諦也。此惟立憲國之國民惟然。專制國則其國民奴隸而已，以其無國法上之人格也。

準是，則民族者自族類的方面言，國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有一共通之問題焉，則『同一之民族，果必為同一之國民否？同一之國民，果必為同一之民族否？』是也。

解決此問題有二大例：

(一)以一民族爲一國民。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覺，具同一之知覺，既相親比以謀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爲政治上之生活。故富於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國家之主義。此之主義，名民族主義，蓋民族的國家，其特質有二：一曰平等，自有人類，卽有戰爭，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牛馬畜之，不齒人類。古之希臘，所征服者，悉以爲奴隸，是其例也。若一民族，則所比肩者皆兄弟也，是爲天然之平等。二曰自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必束縛壓抑之，不聊其生而死其心，以求必逞。若一民族，則艱難締造，同瘁心力，故自由之分配必均。以是之故，民族主義爲人性所固有。卽或民族中更變亂，爲強所弱，四分五裂，不能自存，而民族主義淬而愈厲，困苦百折，卒達其目的而後已。舉例以言，羅馬帝國瓦解後，民族主義代世界主義而興。英吉利之亨利八世，及大僧正威爾此之事業，法蘭西之路易十一世之事業，大僧正里些流之事業，及亨利四世之事業，皆貫徹此主義者也。十九世紀之初，日耳曼民族分屬聯邦，無統一之觀念，遭法西蘭蹂躪，憬然思變，實行民族主義，卒合二十五聯邦而成德意志帝國。意大利民族自帝國破滅後，邦分離析，受輓制於奧大利，惟能實行民族主義，卒合十一邦

而成意大利帝國，此其學學大者也。其他諸國受此思潮，理想丕變，此主義遂磅礴全歐，其結果也進步而為民族帝國主義。

(二) 民族不同同為國民。其類至繁，先大別為二種：

(甲) 以不同一之民族不加以變化而為同一之國民者。其中復有二小別：

(一) 諸民族之語言習慣，各仍其舊，惟求政治上之一統，如瑞士是。此必諸民族勢力同等然後可行，否則有一跳梁，全體立散矣。(二) 征服民族對於被征服民族。既以威力抑勒之，使不得脫國權之範圍，又予以劣等生活，俾不得與己族伍。如古者埃及之於猶太，今者俄之於芬蘭波蘭是也。然使被征服民族而有能力，必能奮而獨立，以張民族主義，如比利時之離荷蘭，希臘之離土耳其是。

(乙) 合不同一之民族使同化為一民族以為一國民者。今欲問此為民族之善現象乎？抑惡現象乎？社會學者，嘗言凡民族必嚴種界，使常清而不雜者，其種將日弱而馴致於不足自存。廣進異種者，其社會將日即於盛強，而種界因之日泯。希臘邑社之制，即以嚴種界而衰微。羅馬肇立，亦以嚴種界而幾淪亡，其顯例也。是故民族之同化也，極遷變翕闢之一致，而其所由之軌，有

可尋者：歸納得同化公例凡四：

第一例，以勢力同等之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

第二例，多數征服者吸收少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三例，少數征服者以非常勢力，吸收多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四例，少數征服者為多數被征服者所同化。

以上四例，通於今古。至於同化之方法，不外使生共通之關係。社會的生活之共政治社會的生活之共通，或由於誘引，或由於強迫，皆足納之於同化之域者也。上之所述，皆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所標之公例也，以下將涉於鄙論。

吾今為一言以告我民族曰：凡關於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諸公例。公例者演繹歸納以獲原理，立之標準，以告往知來者也。為變雖繁，必由其軌者也。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

嗚呼，吾言及此，而不能不有感於嚴幾道也。夫幾道，明哲之士也。其所譯社會通論有云：『宗法社會，始以羸族為厲禁。若今日之社會，則以廣土眾民為鵠，而種界則視為無足致嚴。』此其言誠當也。然幾道案語言外之意，則

有至可詫者。觀其言曰，『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故其言治也，亦以種不以國。（中略）是以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合。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中略）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矣。』幾道此言。遂若民族主義為不比重，而滿為不必排者，此可云信公例矣，而未可云能審我民族公例上之位置也。以上同化四公例言之，其第一例，重勢力同等。是故彼之合同，平等之合同也，自由之合同也。盎格魯撒遜民族峨特民族特條列民族，羣居美洲，以共同生活之既久，遂成為亞美利加民族，是其例也。蓋其合同也，諸民族實皆居主人之地位，以相交互，故能相安而無尤。其他三例，則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關係也。此其合同，非出於雙方之自由意思甚明。夫兩者相持，勢力優者，權必獨伸，而政治上之勢力軍事上之勢力，其最著也。是之勢力，必握於征服者之手，由是挾其雷霆萬鈞之力，所當必碎。被征服者，乃不得不踐踐然歸化之。是其一立於征服者之地位，一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釐然分明也，更端言之，則一立於主人之地位，一立於奴隸之地位也，夫民誰其堪奴隸者？果其能力荏弱，則不聊其生而漸歸於盡；而非然者，則將百折不撓，以求遂民族主義之目

的。而方其未遂也，叩心飲泣，醜然以爲人奴。而彼之征服者狎之既久，則食其毛，踐其土，薰其文化，樂而忘其故，自形式觀之，固同化矣；自精神觀之，則不共天日之仇讎，而強相安於衽席之上也。於是而指摘被征服者曰汝其與之同化，汝胡不安？汝胡不安嗚呼！是真欲其長處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已！嗚呼，是曰知公例而不知公例上之位置！

今欲知吾民族於同化之例上之位置，則謂言自黃帝以來，以至有明之末，民族變化之歷史，然欲語其詳，有專史在，今述其概略而已：

黃帝時代與苗族競，九黎之君曰蚩尤，苗族之至強者也，黃帝破而滅之，遷其類之善者於鄒屠之鄉，其不善者以木械之，命之曰民，己之族則曰百姓。三代以來，百姓與民之別泯矣，是爲彼折而同化於我。觀夫春秋有荆越山戎諸戎北狄長狄鮮虞諸族，或猾諸夏，以主齊盟，然至於秦，則凡此名詞，僅留於歷史上而已，是亦折而同化於我。漢初患匈奴，逮乎孝武，以兵攘之，命張騫通西域，命唐蒙通西南夷，其卒閩粵滇黔皆折而同化於我。降乎典午，吾族不武，五胡亂華。前趙，則匈奴也；成，則巴氐也；後趙，則羯也；前燕，後燕，南燕，西秦，南涼，皆鮮卑也；前秦，後涼，皆氐也；後秦，羌也；北

涼，大夏，亦匈奴也，以次夷滅天下，中分南北。北朝始於拓跋氏，其後高氏宇文氏復中分。自晉至隋，我民族之陵遲極矣。諸虜得志，多效漢俗，幾如第四例所云，少數征服者爲多數被征服所同化。然劉裕創之於前，隋文護之於後，諸族中更屠殺，其子遺者悉折而同化於我。我民族雖暫屈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終復居征服者之地位。唐初，突厥肆虐，太宗滅之，其後回紇吐蕃，雖屢爲梗，無大患也。五季沙陀契丹，相繼猖獗，至於有宋，我民族復甯焉。宋末，隕於女真，亡於蒙古，元胡之辱我民族也尤酷，謂契丹爲漢人，謂我民族爲南人，階級至卑，此大垢也。有明奮興，北虜窮蹙，歸其巢穴，未同化於我，而我民族光復故物，復居於征服者之地位。是則四千年來我民族實如第二例所云，多數民族吸收少數民族而使之同化；我民族初本單純，後乃繁雜，然實以吾族處主人之位，殊方異類，悉被卵翼，相安既久，遂同化爲一，而成四萬萬之大民族。

嗚呼，今竟何如？自明亡以來，我民族已失第二例之位置，而至於今，則將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滿州與我，族類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滿人，亦不醜然自附，觀其開國方略云：『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之東；

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生一男，及長命，以愛新覺羅為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云云。』是則滿族與我，真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無他之問題，可以發生。彼其長白山下，甯古塔邊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孳乳蕃庶，乃奮其牙角，奔蹕噬咋，先取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繼兼有朝鮮，又繼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用兵次第，亦因之為先後。（語本魏源聖武記）然金之與彼，實同族類，開國方略，曾詳言之。天女之說，其神話耳。彼其東胡賤族，（西方謂之通古斯種），方以類聚，故訴合至易。遼及蒙古，視之有間矣。至於朝鮮，則尤疎遠，然彼未嘗誕之，特以近在肘腋，劫以威力，使勿生變耳。『天命』以來，所處心積慮以圖之者，厥惟中國，終乃乘明之亡，疾驅入關，遂盜九鼎。自是而後，與我民族相接益密。夫以滿族與我民族相比較，以云土地，彼所據者長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則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擁者葭爾之毳裘，而我則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則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彼既薦食不仰給於我，且無以為生，

使其絕對的不同化於我，必不足以營衛明矣。使其絕對的同化於我，則一二世後將如螟蛉失其故形而別有所天，是自殲其族也。彼中梟酋，處此問題，苦心焦慮，匪伊朝夕，卒乃得之所以自保而制人者，為術有二：一曰勿為我民族所同化，二曰欲使我民族與之同化。如是則彼族可以長處主人之位，以宰制萬類，其計彌工，其心彌毒。順康雍乾以來，妙用此術，未嘗少變。今鈞考歷史，刺取其真證實據，類列於左，以供參考：

(一) 欲不為我民族所同化。夫兩民族相遇，其性格相近而優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速，其性格相異而優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遲，其優劣之差遠者，其同化作用速，此通例也。(語本日本小野塚博士政治學)滿族與我，文野相殊，不能以道里計，蓋適合乎第三例者。當同化進行時，滔滔然莫之能禦，勢將舉其語言文字居處飲食，而一同於我，此固當日之所不能免者也。彼大酋思障其流，首嚴通婚之禁，(多爾袞入關，下令滿漢得通婚姻，其後撤回此令，通婚者罪不赦，見蔣良騏東華錄。)夫滿之與我，不同血族，復絕婚姻，故二百年來精神體質未嘗少淆。彼族所恃以自存者在此。不然，以五百萬之民族與四萬萬之民族相伴合，在我民族固蒙其惡質，而不及百年彼族將無一

存者，可決言也。彼既自閑其族系，乃復保守其所固有者，以自別於我，利用其所擅長者以凌制我，其手段可別為二種：

(甲) 保守其習慣。習慣為民族之一要素，習慣存則民族之精神存。其顯然表見者，常有以自異於他民族，滿人而知禱此，其計之巧者也。雖然，若語滿人之習慣，必將有狂妄絕氣者，微特吾人不知所云，即彼族亦報言之。舉其一二例：生而以石壓首，作圓扁形，彼懸諸太廟之太祖太宗，圖形於紫光閣之世臣，皆作此狀。即最誇能保守滿洲舊族之弘歷，亦言之若有餘羞者也。此其習慣之一。崇奉堂子，凡有戰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無知之者。其祭獻之禮絕詭秘，或曰其大首自裸以為犧牲，然無信據也，此其習慣之二。自作文字，先以蒙古字合滿語，聯綴成句，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其拙劣儻野，不足以載道甚明。(如譯壬戌為黑狗之類。)此其習慣之三。夫其習慣之不足言如此，而彼兢兢然保持之者非以為美也，以之自別於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觀念也。此其心事，彼固明言之。王先謙東華錄，內載『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諭：閱太宗實錄內載崇德元年，讀金世祖本紀諭衆云：熙宗合剌及完顏亮，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惟恐子孫仍

效漢俗，豫爲禁約，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慣騎射以備武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肅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正爲萬世子孫計也云云。（以上太宗語乾隆引之。）我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守，循而弗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僕，行圍較獵，時以學習國語，練習騎射，操練技勇，諄切訓誨。此欲率由舊章，以傳奕禩，永繇福祚。』嗚呼，此語情見乎辭矣！其爲萬世子孫計，真不可謂不周矣。彼旣累世相傳，堅守此旨，故於滿洲舊俗，雖至微細，必監督之。乾隆八年，歎滿洲舊俗日卽廢弛，責宗室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舊俗。十五年六月癸未諭：『前因宗室等，及滿洲部院大臣，俱各偷安坐轎，竟不騎馬，曾降諭禁止，此欲令伊等勤習武藝，不至有失滿洲舊規。今聞有坐車者，與坐轎何異？嗣後祇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坐轎，其餘概令騎馬。』二十年五月諭：『滿洲本性朴實，不務虛名。近日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并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者，尤屬惡習。不知其所學者，未造漢人之堂奧，反爲漢人所竊笑，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戒。嗣後八旗，總以清語騎射爲務，卽翰林等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其謹小慎微，思患豫防，至於如此。然其

中尚有宜注意之點，彼一則曰『學習國語，』再則曰『以清語騎射為務。』夫以滿洲人操滿洲語，此真天然之事，何待強迫督率之為？則以彼虜自入關以來，悉操北京語，久已忘其固有之語言故也。彼知語言文字為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試滿洲文，然醜劣寡用，微特漢人唾棄之，即滿人亦不以為意，特為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至於騎射，則關係重要，後將論之，其他習慣，亦多關於強悍之俗。彼之主張保守，非無故也。夫北魏孝文帝自惡虜俗，刻意模範漢人風化，遷都洛陽，粉飾漢制，其結果，胡虜悉同化於我民族。迨乎隋唐，吟哇悉泯無他，忘故我之觀念，而與他族相混於無形也。滿人之保守其習慣也，是欲永保其固有之民族以翹乎我民族之上，不可忽也。

(乙)發皇其所長。滿俗無所長，其所長惟騎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咋而來，故曰謀實有而精進之；觀上所述諸論可證也。而彼惟利用所長，故得鈐制我民族，使無生氣。因之於吾歷史上留萬年之大紀念曰：『滿洲自入寇以來，凡兵權悉萃於彼族，而我民族無與焉。』嗚呼，吾不能不歎滿人設計之工也！夫以兵權悉擇於彼族之手，則生殺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數之民族制多

數民族而有餘。彼於一方則利我民族之文弱，務求柔其骨而蓄其神者，既以科舉愚之矣，又開博學鴻詞科，求天下圖書儲之四庫，使儒臣從事校勘，使之益近於文柔。至於武事，則不復齒之。乾隆之於漢臣，口吻尤刻。於陳宏謀之轉糧不力也，則曰彼係漢人，不必責以有勇知方。於陳世倌之言兵事也，則曰彼漢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見東華錄）其侮弄如此。於一方則重滿人之兵權，凡國家之軍政組織全部屬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蓋兩民族相遇，一尚文柔，一尚強武，此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無待言者。而強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爲如是，則不獨有以自異於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馴伏我民族而有餘也。故其兵制，則重駐防，重禁旅，而不重綠營。魏源聖武記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兵六萬，并蒙古漢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尾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甯古塔東者，其兵軍亦無遠在山海關以內者。若夫駐防之兵，則卽八旗佐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定額，散處遼河東西諸城，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驅甲冑。故天命十一年，攻甯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蹂燕薊，近摧甯錦，必捷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而入關以後，以之內衛京師，外馭九服四夷。』

觀此，其兵制可略見矣。是以入關以來，凡有戰役，皆以禁旅駐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綠營之強也。實且利綠營之弱，卽間有一二征伐，資綠營之力者，然終不以爲正師也。惟康熙三藩之役，有小例外。蓋其時爲滿族與我民族交戰，彼滿人者既深忌我，復深畏我，懼其悉趨於三藩，而并力以敵己也，故謀有以離間而利用之。爲手諭以詔綠營諸將曰：「從古漢人叛亂，祇用漢兵勦平，豈有滿兵助戰？」於是一時趙良棟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諸民族爭刈同種，以媚異族，而三藩遂戡。此其間出之政策也。至於典兵之臣，則幾滿族所專有，其初皆以親王爲統帥，睿禮鄭豫蕭勤等是也。康熙時尚仍此制，三藩之役則安康簡等也。西北用兵，亦屢以皇子將之。至雍正而後，始不盡然。漢人之司軍柄者，惟年羹堯岳鍾琪二人，然年旋被戮，岳亦謗言盈篋，以其手摺曾靜以興大獄，始幸而苟全。其他如康熙準噶爾之役，則費揚古也。雍正西南夷之役，則鄂爾泰也。乾隆準部之役，則班第永常兆惠等也。回疆之役，則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則傅恆也。小金川之役，則阿桂也。緬甸之役，則傅恆也。廓爾喀之役，則福康安也。嘉慶川湖陝之役，則額勒登保德楞泰也。此犖犖之大役，皆以滿人掌兵，而漢人則不欲其與聞軍事，卽爲偏裨，亦欲限制之。雍正六

年，滿珠等奏京營武弁等員參將以下不宜用滿人爲之，得旨『朕滿漢一體，從無岐視（中略）滿洲人數本少，今止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已足，若參將已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不敷，勢必員缺。』（見蔣氏東華錄）夫於『滿漢一體』之下，忽著此語，一何可笑至此？亦可云情見乎辭矣！總之，專制國以政府有非常之兵力爲第一要義，使爲異族政府，則更所急。察滿洲軍事的組織，乃欲以一民族爲一軍隊，營衛京師而駐防各省，長駕遠馭，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計。至於其不予我民族以兵權，則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所應有之手段，英之於印度，法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彼之不願與我民族同化者在此，彼之遂能不與我民族同化者亦在此。

（二）欲迫我民族爲所同化。彼之不欲爲我民族所同化，既如上述。然不同民族而同爲國民，應我民族之不安其生，而將有變也。則求所以同化我者，其目的在使我民族剷除民族思想，而爲馴伏之奴隸。彼又慮欲達此目的，非用威逼之手段不可，故不以柔道行之，而惟以蠻力行之，其手段可分二種：

（甲）關於物質上者。其最重要者，莫如雜髮易服一事，而雜髮尤切膚之痛也。夫民族之表見於外者，爲特有之徽識。圖騰社會，（此從嚴譯社會通詮

日本譯為徽章社會）視此最重。至於今世，亦莫能廢。民族之徽識，常與民族之精神相維繫，望之而民族觀念油然而生。彼滿族之與我民族徽識大殊，使各仍其俗歟？則民族觀念，永無能合也。使其悉效我民族之所為歟？是使人滅絕滿洲民族之觀念也。使其強我民族悉效彼之所為歟？是使人滅絕我民族之觀念也。故彼旁皇久之，卒厲行此政策。蔣氏東華錄順治五年諭禮部：『向來薙髮之制，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籌之至熟，若不歸一，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今佈告以後，京城外內直隸各省，限旬日內盡行薙完，若巧避髮，藉詞爭辯，決不寬貸。該地方官，若有為此事瀆上奏章，欲將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嗚呼，此一紙之薙髮令，彼實掬其野心，以示天下者也。悍然曰，『若不歸一，不幾為異國之人。』質直自白，無遁辭焉。猶復飾言明制，彼甯不知此非有明一代之制，而我民族相沿之制耶？不過欲我民族變形鹿豕，喪盡種族觀念，戢戢然歸化之而已。然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自薙髮令宣告後，吳楚江浙，接踵起義，伏尸百億，流血萬里，以殉其飾。遺臣逸老，爭祝髮為僧，或着道士服。而王夫之氏且竄身榛峒，終其身不復出。此猶曰忠節之士也。一般國民屈於毒餌，不得自由，然風

氣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說。女子之不易服，猶曰非其所嚴禁。至於殞殮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於不瞑，而有以見先人於地下，其節彌苦，其情尤慘矣。此猶曰普通之人心也，污賤如陳同夏，猶知昌言於朝，謂蓋髮正衣冠，然後天下太平。毒戾如吳三桂，猶知以薙髮易服爲恥，號召天下，以謀一洗之。此輩狗彘不若，而贊同輿論猶若此，此猶曰爲時尚邇也。洪楊崛起，兵力所及，漢官威儀，一復其舊，東南羣省，翕然應之，幾覆滿祚。嗚呼，怨氣所聚，鬱而必洩，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終無倖存之理也。彼雖慮心積慮，以謀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乙）關於精神上者。我民族有自尊之性質，自以神明之胄，不當與夷狄齒，故對於他民族無平等之觀念。至於用夏變夷，尤非所堪。此種思想，爲滿人所大不利，彼以犬羊賤種，入據九鼎。假使我民族日懷猶夏之痛，死灰必燃，終爲彼患。蓋社會心理，常爲事實之母；果其民族精神團結不解，則雖隸於威力，爲形式上之服從，一旦暴發，若潰江河。決非彼所能禦也。彼故日謀所以使我民族死心盡氣者，日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飾之以淫辭，行之以威力。莊廷鑑之獄，戴南山之獄，查嗣庭之獄，陸生稱之獄，曾靜呂留良之獄，

錢名世之獄，胡中藻之獄，皆以一二私人，痛心種淪，時發微歎，遂被蹤跡，而及於難。直接使一二人受其痛苦，而間接使我民族籍口結舌，胥相忘於公義。由是視異類兄弟，戴仇讎為父母，剝喪廉恥，世為人奴。嗚呼，賤胡操術若是工耶！今舉當時詔書，其心事之最明白顯露者如下：雍正七年九月癸未諭有云：『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生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為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又云：『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文之，非以其為夷狄而外之也。』其所根據者，為以君臣之大義，破種族之思想，以為既成君臣，不當復問種族也。而當時有排滿思想者，亦實不免以政治上之革命，與種族上之革命混而同觀。故後所持之說，轉若鏗然有聲。至今日則知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踣一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剋一種族，謂之滅種。彼滿洲者，對於明朝，則為易姓。而對於中國，對於我民族，則實為亡國滅種之寇讎，誓當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與有！噫嘻，五洲之族類

繁矣，苟其不問種族，惟強是從，前則生番野獠黑蠻紅夷皆將可爲吾君，而奚止汝滿奴者？彼其利用儒術，撻拾一二專君親上之語，欲以推陷廓清華夷之大防，以蕪我民族死心歸化，罔敢有越志，故雖一字之微，亦所不忽。觀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諭：『朕覽本朝刊刻書籍，凡遇夷狄胡虜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之類，揣其意蓋爲本朝忌諱而避之。不知此固悖理犯義不敬之甚。此後臨文作字，刊發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見東華錄雍正八年）夫蕞爾民族，屢遭淫威，防觸忌諱，百方避之。彼以爲此之避我，乃遠我也，不使我遠，而反我親，然後相安馴致相忘，故其監諱之法，細微不至。嗚呼，斧鑕所及，不止形體，而深入於心術，不其酷哉！賊智相傳，其于私歷乃復跨灶，取我四千年歷史而點竄之。凡夷夏之閒，悉被掃抹。夫歷史爲民族精神所寄，我民族於此有深自表見者，司馬光之作通鑑也，晉亡之後，繼以宋齊梁陳，未嘗使索虜纂統也。王世貞之作鋼鑑也，宋帝禹飄零海上，猶不著其失位。明祖義師一起，卽以紀元，所以惡元之篡我也。凡此皆民族精義所存，彼纂御批通鑑輯覽，概刪改之，且齟齬致辨焉。凡此皆謬託學術，以行其鬼域之技，狐蠱之智，欲我民

族帖然歸化，自安順民而已。然民族大義，中更磨礱，益發光瑩，今日我民族思想更進一步：不復如前者之自尊而卑人，而知以保種競存為無上義。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終無倖存之理也，彼雖處心積慮以謀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準是以言，彼之不欲同化於我也若此，而強我民族歸化於彼而卒無效也。又若彼，是以三百年滿漢之界，昭然分明。他日我民族崛起奮飛，舉彼賤胡，悉莫能逃吾斧鑕，芟蕪所餘，僅存遺孽。以公理論，固宜以人類視之；而以政策論，則狼性難馴，野心叵測，宜使受特別之法律，若國藉法之於外人之歸化者可也。如此則彼有能力，自當同化於我，否則與美洲之紅夷同歸於盡而已。如此則我民族，自被征服者之地位，一躍而立於征服者之地位，復民族同化公例上第二例之位置。

然則吾前言我民族之在今日，將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者何也？則以滿人自咸同以來，其狀況已大異疇昔故，以云保有習慣，則賤胡忘本，已自失其故吾。迄今日屬內滿人能為滿洲語言文字者，已無多人，他可知矣。以云專擅武事，則八旗窳朽，自嘉慶川湖陝之役，已情見勢絀。道光鴉片煙之役，林則徐

守兩廣，邊防屹然，其僨事者皆滿洲渠帥也。英法聯軍之役，僧格林沁率滿蒙精騎，以為洋鎗隊之的，其軍遂殲，而天津條約以成。洪楊之役，賽高阿輩工於潰敗，文官則直曾胡之傀儡耳。人才既衰，軍到尤腐壞不可方物。胡林翼疏論兵事，謂凡與賊遇，宜使兵勇臨前敵，而吉林精騎尾其後，如勝，可使逐利，即敗亦不至多所損失。（見胡文忠遺集）其輕侮之若此。是故湘淮諸軍，勢力瀰滿天下，而捻回諸役，皆以漢人專征。逮乎今日，各省練兵以防家賊，不復恃禁旅駐防。雖近者練兵處側重滿人，已有顯象，要之其不能回復已失之勢力可決也。是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於我者，已無復存。而庚子之役，俄軍藉口以占奉天，彼曹失其首邱，有孤立之懼，屈意交驩於我，下滿漢通婚之詔以冀同化，凡此皆與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者也。雖然，使若是則是少數征服者同化於多數被征服者，同化公例之第四者耳，何至如第三例所云耶？即應之曰，滿首之在今日，又別有新術在。大抵民族不同，而同為國民者，其所爭者莫大於政治上之勢力；政治上之勢力優，則其民族之勢力亦獨優。滿州自入關以來，一切程度，悉劣於我萬倍，而能久榮者，以獨占政治上之勢力故也。今者欲鞏固其民族，仍不外乎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由是而有立憲之說。

夫立憲，一般志士所鼓吹者也，一般國民所希望者也。使吾遽狀其醜惡，則必有怫然不欲聞者。吾今先想像一至美盡善之憲法，而語其效果曰，此之憲法，於民族上之運動，有二效果：一曰使滿漢平等，曩者雖同為國民，而權利義務各不平等，今則自由之分配已均。二曰使滿漢和睦，曩者陰實相仇，怨莫能釋，今則同棲息於一國法之下，可以耦俱無猜，如是當亦一般志士一般國民所喜出望外而心滿意足者也。雖然，吾敢下一斷語曰：從此滿族遂永立於征服者之地位，我民族遂永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之第三例，乃為我民族特設之位置也。請不復語深遠，為設淺近之喻以明之；今有大盜入主人家，據其室廬，繫其人口，而盡奪其所有，既乃自居戶主，釋所繫俘，稍予恩賜，使同德壹衷，以奉事己，如是則故主人者，遂欣然願事之乎？抑引不共天日之仇讎乎？我民族之願奉滿洲政府以立憲也，胡不思此？况乎憲法者，國民之公意也，決非政府所能代定。蓋憲法之本旨，在伸張國民之權利，以監督政府之行為。彼政府烏有立法以自縛者？即在立憲君主國，其憲法或由政府所規定，然實際仍受國民之指揮。今國民已有指揮政府之權力乎？而敢醜然言立憲乎？况今之政府，異族之政府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懼其族之孤，而虞吾之

逼，乃為是以牢籠我，乃遽信之乎？希臘之受制於土耳其也，知求獨立而已，不知求土耳其政府之立憲也。比利時之受制於荷蘭也，知求獨立而已，不知求荷蘭政府之立憲也。匈牙利之受制於奧大利也，知求獨立而已，而奧大利卒與之立憲為雙立君主國，匈雖絀於力，暫屈從之，然至於今日猶謀反動。蓋民族不同，而因征服之關係同為國民者，征服者則恆居於優勢之地位，而牽制被征服者，俾不得脫其羈絆；而被征服者即甚無恥，亦未有乞丐其沾溉者。非惟勢所不能為，亦義所不當為也。則知滿洲政府之立憲說，乃使我民族誠心歸化之一妙用，而勿墮其術中也。

深觀乎國民之所以歡迎立憲說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則國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皆幼稚而交相錯也。夫國民主義，從政治上之觀念而發生，民族主義，從種族上之觀念而發生。二者固相密接，而決非同物。設如今之政府為同族之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對之祇有唯一之國民主義，踣厥政體，而目的達矣。然今之政府，為異族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制，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乃國民夢不之覺，日言排滿，一聞滿政府欲立

憲，則驟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剋滅種族思想也。豈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償，而徒以種族供人魚肉耶？嗚呼，種此禍者誰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為梁啓超之妖言惑衆也！

康有為之辯革命書，一生抱負，在滿漢不分，君民同體，以為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種族之別，則尤無須乎爾。此其巨謬極矣，餘杭章君炳麟已辭而闢之，公理顯然，無待贅矣！然康之所說，其根據全在雍正關於曾靜呂留良之獄所著之大義覺迷錄，不為揭而出之，恐天下猶有不知其心，而誤信其言者。茲刺取大義覺迷錄中，康氏原書抄襲之語，比較互列於下，大義覺迷錄有云：『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康氏原書亦云，『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入主中國，古今稱之。』又云，『所謂滿漢，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此其抄襲者一。大義覺迷錄有云，『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康氏原書有云：『孔子春秋之義，中國而為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國之。』其抄襲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丘左傳為僞傳今為辯護滿洲計。則并引其語矣。）大義覺迷錄有云，『中國一統之

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同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獫狁，卽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此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並蒙古極邊諸海，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之分論乎？」康氏原着亦云，『中國昔經晉時，氏羌鮮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大姓，其子孫徧布中土，多以千億。又大江以南，五溪蠻及駱越閩廣，皆中夏之人與諸蠻相雜，今無可辨。』又云，『國朝之開滿洲蒙古回疆青海藏衛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漢唐，而軼宋明。』其抄襲三。嗚呼，彼其心豈不以爲此我世立憲皇帝之聖著，爲小臣者所宜稱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僅云：『我朝旣爲中外臣民之主不當以華夷而有殊視』而已，未嘗自認與吾同種族也。康氏原書，乃引史記稱匈奴爲禹後，遂倡言曰：『滿洲種族出於夏禹。』嗚呼，非有腦病，誰爲斯言！夫匈奴卽與我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無社會的共同生活，卽不能自附同族。至於滿洲，則更與匈奴不同族類。匈奴爲北狄，族彼爲東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詳言之。大抵華人蒙古人滿洲人皆無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爲竟以無端之牽

合，而造出滿洲之種族出於夏禹一語，非有腦病，誰能爲此言？至於稱頌滿政府聖德，謂爲『唐虞至明之所無，天地萬國所未有，』此雖在滿洲人猶將愧駭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筆之於書以告天下。嗚呼，彼真人妖，願我民族共被除之，毋爲戾氣所染！梁啓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國魂也，中有句云：『張之洞非漢人耶？吾恨之若仇讎也。今上非滿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頭腦可想。本此思想以爲伯倫知理之學說，（見壬寅新民叢報三十七三八號）於民族主義，極力排斥。其第一疑問，謂『漢人果已有新立國之資格否？』夫梁氏之意，豈不以我民族歷史上未嘗有民權之習慣，故必無實行之之能力乎？其所譯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辭卽在此也。然歷史者進步的也，改良的也，國民於一方係歷史之舊習慣，於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兩相衝突，必相調和，故其進也以漸而不以驟，烏有專恃歷史以爲國基者。至於所云，『愛國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滿爲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國爲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爲過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真我所謂種族思想與政治思想混而爲一者也。則請語之曰：以排滿爲達民族主義之目的，以立國爲達國民主義之目的，此兩目的普以死達，無所謂以此爲目的，而以彼爲手段也。其第二問

曰：『排滿者，以其為滿人而排之乎？抑以其為惡政府而排之乎？』則請語之曰：『以其為滿人而排之，由民族主義故；以其為惡政府而排之，由國民主義故；兩者俱達者也。夫使為國民者，對於政府，但有政治觀念；而無種族觀念，而有異種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為君，此真賤種之所為也。滿洲未入關以前；與我國不同，種不同，猶今日之鄰國也。乘亂入寇二百餘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而猶不以為非，則聯軍入京，比戶皆樹順民族，亦將推為達時勢之君子乎？其第三問曰：『必難滿族然後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則請語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背之於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則必非我民族所當出也。彼之言曰：『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我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此其言有類夢囈，夫國內他族同化於我久矣，尚何本屬部之與有？今當執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既夷，蒙古隨而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謂滿人已化成於漢民俗，』而不悟滿之對我其陰謀詭計為何如？容可謂之知言乎？故吾之言排滿

也，非『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也。勸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也。梁氏而無以難也，則請塞爾口，無取乎取民族主義而詆毀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義，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讀波倫哈克之國家論，即顛聲長號曰，「共和共和吾與汝長別矣，嘻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請語之曰，子毋恐，子欲知國法學，宜先知家數。日本有賀長雄氏言英國憲法學者，採求王權割讓之事實，法國憲法學者，講究國家新造之理論，德國憲法學者用力於成文憲法之解釋，皆非偶然，說通論也。故德國學者什九排斥共和政體，而美國學者巴爾斯且斥曰，歐洲公法學者，無知國家與政府之別者。梁氏見之又當震驚如何？學不知家數，而但震於一二人私說，以自驚自怪，徒自苦耳！）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一民族為一國民！

嗚呼，吾願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民族的國民（其二）

吾前著論民族的國民，其所言者，種族之方面爲多，於政治之方面，未及詳也。今茲就於政治方面，而欲一言：

考之吾國之歷史，六千年來之政治，可名曰君權專制政治；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名曰貴族政治。

請先言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貴族政治，世界各國必歷之階級也。觀乎歐洲，貴族政治，綿互千年。至十七八世紀以來，摧陷震盪，靡有孑遺。其國法上皆以國民平等爲原則。其中雖猶有留貴族之位置者，然特歷史上未削除之除孽耳。反觀吾國，三代以前，猶有貴族之性質，至戰國則已破之。秦宋既踣，元胡篡統而貴族政治遂興，以蒙古人爲第一級，以契丹人爲第二級，而我民族乃居第三級。嗚呼，此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辱也。三代以上之貴族政治，於同民族中分階級，若元胡時代之貴族政治，則因民族不同；而戰勝民族，鄙夷戰敗民族，斥爲賤種，不與爲伍，此其慘戾，甯有人道？有明奮興，蕩此惡垢，復吾舊觀。而何意僅三百餘年，我民族再降列賤種，與元代若同一轍耶？夫貴族政治，不平等之政治也。自來學者有辯護專制政治者，而決無辯護貴族政治者，蓋人類當一切平等，乃於其中橫生階級，貴者不得降躋，賤者不得仰

歧，權利義務，相去懸絕，此其逆天悖人道而不容有於人間世；凡有血氣，皆不同認？故國法學者論次國家，於貴族國體，多鄙不欲道，以爲是已絕迹於十九世紀之天壤也。乃不謂二十世紀中，四萬萬之民族，二百萬方里之領土，巍然爲東亞一大國者，其政治猶爲貴族之政治。

嗚呼，吾今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若鯁在喉，慘不欲吐，然有骨我寤我，使我不能不言者。則以世之論者，有曰清之待我，視元爲寬。噫，是狗彘不食之言也！夫欲斷吾國之爲貴族政治與否，祇當論其有無，不能辨其程度。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與元代爲比例，而決不能與漢唐宋明爲比例；然則吾國民以何理由而敢覷然曰，今非貴族政治。且卽以程度之深淺而論，清之肆虐，遜於元胡者，非其政之果寬，乃其力之未逮也。惟時與勢，固有陰驅潛率，使彼不得不交驩於我者，而其政治，則固純然貴族之政治，而不能誣者也。嗚呼，我國民而安於貴族政治乎？則吾甯蹈東海而死，不敢爲一言；如其否也，則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滿洲之入寇也，首嚴旗人漢人之別，而旗人之中，以滿洲人爲第一級，以蒙古人爲第二級，以漢軍爲第三級，於是則我民族乃在第四級，此名義上則然也。至其實際，則蒙古職爲外藩，非其所親，

漢軍本為降卒，非其所貴，其所嚴者，厥惟滿漢。試覽大清會典，其中舉凡禮樂兵刑典章文物。滿入漢人之地位，莫不釐然各殊焉。其賤視漢人，列為最下級者，惟乾隆三十一年之詔，可恍然矣。詔云：『向來八旗有流徒罪名，均以枷責發落；嗣因旗有染人漢習，竟有不顧顏面，甘為敗類者，曾降旨令將旗人流徒案件，滿洲則察其情罪輕重，分別問遣折抵。漢軍則均斥為民，照所犯定例發遣。（中略）至包衣漢軍，則皆係內務府世僕，向無貶斥出旗為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下略）（見皇朝通典卷四）噫，我民族尚自詡神明之胄耶？試觀人之待我者何如！其在滿洲人，雖犯重罪，終不與我等夷也。其在漢軍，則犯罪之後，貶斥為民，始與吾曹為耦罪矣。是其視我民族，直與臺皂隸之不若！蓋兩族相戰，其敗北者，悉為俘虜，命曰囚，是固當，是固不能責其不怨。第顧我民族自思之耳，彼滿人者，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而我黃帝之苗裔，乃為奴虜供役使耶？嗟夫嗟夫！吾儕亡國賤種耳，奚嗟嗟為！滿洲之辨貴賤明等級也既若此，故首清種界。順治二年，嚴漢人雜處旗下之禁；三年，嚴漢人濫投旗下之禁，又嚴民人犯罪投旗之禁，嚴旗人收容漢人投充為奴之禁。（皆見皇朝通典卷八十）蓋如是則貴者自貴，賤者自賤，等級劃然，

永不少清。其所謂『雜處』『濫投』者範圍尤廣，作用尤大。世界各國，凡欲舉行貴族政治之實者，罔不由此道也。今欲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則將舉滿族漢族其權利義務之不相同者，類次而論之，強分二項：一公權之平等，二私權之不平。公權云者，以構成國家機關之資格而獲之權利也。私權云者，以箇人之資格而護之權利也。人民於一方為構成國家之分子，於他方有自由獨立之人格。其權利義務，悉規定於國法，以公理言，宜皆平等，無參歧也。然中遭同種相戕，或異種相競，優勝劣敗之結果，而疆界分。一切生活，異其程度，而於公權，尤側重焉。蓋非是則終於相鬪，而優勝之地位，不可永保。彼滿族者，既薦食上國，其大願在以其本族全握政權；然以叢爾毳裘，而欲星羅棋布於禹域，固有限之使不能者，於是遂不能不分其權於漢人。而又慮其啓戒心也，故權之不可分者，則全握之。權之不能不分者，則務占優勢。且於其間行鈐制之術焉，行偵覷之術焉。故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幾無一非貴族政治，其機關之組織與構成機關之分子，顯有軒輊，使之然也。至於私權，其重要遜於公權遠甚，第以己為貴族，宜享高等生活，而劣等生活，則以予戰敗民族而已。今將先述公權之不平：

一公權之不平等復別為二種：

(甲) 政權之不平等。政權為國家之大元素，在民族的國家政治之權，常分配於國民。若異族羸處，則互相傾軋，必不能無所偏頗，其結果恆戰勝民族常占優勢，而程度之深淺，則隨其所演而異。使戰勝民族，其政治組織，廣大完備，足以含孕被征服者而有餘，則對於被征服者，直如主人之家，新購奴婢，使之戰戰服家範而已，無取乎使之與聞家事也。若英之待印度，法之待安南，俄之待芬蘭猶太，日本之待臺灣，是也。蓋其文化遠超乎所征服者，而無取乎效法。其顯愚者，則可決其不能窺我堂奧也，其聰睿者，則恐其實逼處此也。故參政之權，決無可以予之之理。若夫戰勝民族，顯豪華昧，其固有之文化，不足以涵濡被征服者，則不能不師資被征服者之文化以自治而治人。蓋不如此，則其政治組織，必無絲完美。豈惟不能長駕遠馭，且己之所蟠踞，亦將不能安也。故遂不能不師其習，因師其習，遂不能不用其人。然則其肯以參政之權分諸他族者，非其本願，度德量力，不能不若是也。然使遽與平等，則將失戰勝民族特別之位置，而不能銜勒被征服者，使就我範圍，故其結果，政權所在不能不畸輕畸重，而貴族政治以成。觀夫晉末，五胡僭竊，其國政一師漢

制，其參政者胡漢人雜用，其先例矣。然五胡之臣服於中國也已久，其後乘間竊發，所割據者中國之片土，所役治者中國之臣民，其政治組織折衷于我，勢使然也。至若金元，則皆各以本族建成國家，而後并吞中國，其固有之政治組織既具，特并吞之後，竊於治術，不能不用漢人治漢土。為治漢土之故，而不能不用漢人。為用漢人之故，而不能不駕馭漢人。於是遂以本族居最上級，握最大權。故金元時代，實為以貴族政治行於中國，蓋為壓制亡國賤種計，不得不如是也。今舉元史以為例：鐵木真起自朔土，統有其眾，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域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忽必烈即位，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東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體統既立。其次，者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所謂漢人，契丹人也。所謂南人，宋人也。

以此爲蒙古人之貳，則可由草昧以導之於文明，而以蒙古人爲之長，則足以鈐制而監督之，無憂其反側；此元代之政權不平等也。滿清之崛起也，與五胡殊，而適與金元爲正比例，而其爲政治組織，則有大同小異。此有二原因焉：一曰文化之度視之爲劣，二曰駕馭之術視之爲精。元之爲治，官府之文書，專用蒙古文字，不用漢文，蓋其文字尚足以達意也。若滿洲文，竊效蒙古，而劣陋倍徙之，不能以登於公牘，非不欲也，勢不可也。卽此一端，其文化已遠劣於蒙古，故倚賴漢人，不能不視蒙古爲尤篤。皇太極之護洪承疇也，待以殊禮，諸虜咸慍。皇太極曰：吾欲取中原，然如瞽者之不識途，今得承疇，猶水母之有蝦也，此其實情矣。故其未入關以前，所恃以爲政治組織者，范文程也。既入關之初，所恃以爲政治組織者，金之俊也。漢人之得政權，非偶然矣。迨諸虜漸習漢事，乃謀馭駕之術，釐定官制，首分滿缺漢缺，滿漢並用缺。滿缺專以處滿蒙人者也，漢缺專以處漢人者也。至漢軍，國初定制，皆用漢缺，惟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雍正中，盡汰其額，併入漢缺中。乾隆時，漢軍有破格用滿缺者，後以爲例。（見嘯亭雜錄卷七一）其所以爲此區分者何也？以彼爲貴族，當享政治上之優先權故也。且彼以少數人而欲臨馭大多數人

尤不能不用此術。况諸缺之中，有宜專用滿人者，有宜與漢人分權者，其他無此關係者，則滿漢並用。是故滿洲人數，得漢族八十分之一。而其官缺。則占三分之二。政權之不平，未有過此者也。今先論其與漢人分權者，京官，則大學士尚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內閣學士，則滿缺六，漢缺四；侍讀學士，滿缺六，漢缺二；侍讀，滿缺十二，漢缺二中書，滿缺九十四，漢缺三十六。部則郎中員外主事，滿缺四百名，漢缺一百六十二名。他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等，滿漢缺數，皆不相等。（詳見大清會典）若是者何也？蓋京官執天下之政樞，宰制各省，以其權重，故以滿人處優勢；以其政繁，故不能不用許衡劉秉忠之流，以資贊助。然魁柄所在，終為滿人，若漢人不過供趨走被役使而已。由崇德以至順治，范文程金之俊輩雖得志，然皆依託滿王大臣，以為城社。康熙時，握權者鼇拜明珠索額圖等，若李光地輩，一弄臣耳。雍正時，握權者鄂爾泰，張延玉一弄臣耳。乾隆時，握權者阿桂傳恆和坤，若陳世倌，汪由敦輩，一弄臣耳。嘉慶以降，權雖漸移，然所移者，主眷而已，官制如故也。二百六十年來，漢人政治上之生活，憔悴困窘，豈偶然耶？次論其專用滿人者，則關於軍事外交之要職是也。

軍事後將論之，今專言外交。大抵政府苟欲馴柔其民，莫善於遏絕其外交思想，而異族政府，則尤所急，懼其聯與國之歡，而宵以謀我，一也。慮其以交通之故，而相形見絀，二也。是故國初之制，理藩院用蒙古尚書一人，漢院判，滿蒙郎中員外主事，漢知事。至康熙中，而盡裁漢缺。（見嘯亭雜錄）則以漢人與蒙古人漸相親故也。滿之初得志也，忌漢人，兼忌蒙古，既用全力以撲滅之矣，復變其宗教以柔其志。而尤虞漢人與之相習，同為亡國之民，相與感觸憤慨，非彼之利也。故理藩院之裁漢缺也，即由滿人所建議，肺腑如見矣。餘若回疆之辦事大臣，西藏之駐藏大臣，皆以滿人爲之，康熙時，與俄羅斯盟聘，其使爲索額圖，亦滿人也。咸同以後，與歐美交際，乃滿漢雜用，而總理衙門，猶必以親王領班，以握全權。蓋其時兵權適由滿人之手而移之漢人，同時而外交權亦然。滿奴之狼狽失計，雖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次論其滿漢並用者，督撫其最重者也。順康之間，皆以滿人爲之，漢人寥若晨星。滿漢並用，虛有其名而已，道咸以降，其比例亦猶兵權之漸移也，至親民之官，其制有至不平等者，滿人可爲漢族之親民官，而漢人不能爲滿族之親民官。各省駐防旗民，別設理事府以聽民事，不受轄於府縣也。理事廳同知爲滿缺，而府縣

缺則滿漢並用。嘻，彼設駐防，以制家賊。而必不肯使之受制於家賊。誠當也。不知吾民觀此怪現象，其亦有惡感情否？尤甚者，滿首狼子野心，嘗欲盡殺天下府縣之漢缺，而專任滿人，以死吾民。弘歷嘗與劉統勳謀，謂州縣漢缺，皆宜盡廢，而以筆帖式外放。統勳未敢猝答，次日進言曰；州縣親民之官也，宜以民自爲之。事乃寢。（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未詳其所本也）夫弘歷之獨居深念，而忽爲此謀也，以親民之官，與民有直接之關係，欲泰其民，宜先從此着手也。而其計之不果也，懼以扞格而激變非有所愛於民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羯胡無賴，一至于此！嗚呼，觀上所遺滿請一代之官制，其駕馭之衆，遠過元胡，貴族政治，較之遠且長，曷足怪耶！

（乙）兵權之不平等。滿洲自入關以來，兵權悉萃於彼族，前論已詳之矣。然尚有宜注意者，滿之於我，兵權之不平等，以視政權，蓋爲尤甚。何則？政治必淵源於文化，彼不能不與我共之者也。兵權則彼族所自矜擅長，而務獨攬之者。吐棄所餘，有若雞肋，始以之處綠營。故其軍事組織，未嘗有所恃於綠營，且謀所以制其死命焉。其毒謀狡計，舍前論所述外，尚有至不平等者！八旗將弁，可任綠營之缺，而綠營將弁，必不能補八旗之缺。此在國初，

尚分涇渭。滿洲人員，不必簡放綠營將佐。（見皇朝通典卷二十一）其後乃汰斯制。康熙八年，兵部奏各省提鎮，所關甚重。以後提鎮缺出應，將八旗佐領先行補用。（見同上）雖至不足輕重之綠營，獨蹂躪之若此。我民族尚得謂有兵事的生活耶？咸同之際，湘軍淮軍，號為恢復兵缺，然此乃我民族所當深自悲自悔而不當以之自豪者。蓋二百六十年來拳拳諸大戰役，舍康熙三藩嘉慶湖湖陝之役外，皆與異種相戰。如與蒙古戰，（康熙之親征準噶爾雍正兩征厄魯特乾隆蕩平準部皆是）與回回戰，（乾隆回疆之戰道光軍定回疆之役皆是）與苗搖戰，（雍正西南夷改土為流之役乾隆大金州小金川及川貴征苗諸役嘉慶湖貴征苗之役道光湖粵平搖之役是）與緬甸安南戰，（皆在乾隆時）皆以武功震鑠國外，此歷史上之光榮也。而諸役皆滿人專任之。至於洪楊之役，則為同種相戰。其始也，我民族崛起以謀恢復，彼滿族力不能勝，則指麾我民族，使自相戕；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皆我民族自相殺而已，於滿人無與也。悲夫！悲夫！吾嘗謂咸同之役，視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為尤慘。何則？彼為異族入寇，吾族不武，為其所弱，有憤恥而已。至於湘淮諸軍與太平天國戰，則自相戕殺，尤可哀痛。其結果固滿人之地位，而予四鄰以間隙，神

州陸沈，實由於此。乃觀近人有著中國秘史者，於湘淮諸軍之得志，沾沾自喜，以爲此乃我民族恢復兵缺之機運，噫嘻，何來此鷄聲耶！

（丙）爵賞刑威之不平。爵賞由政事軍事之建樹而來，政權兵權既不平，則爵賞亦烏得而平等？嘯亭雜錄卷六云：『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敍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敍一雲騎尉，較之八旗功牌，相去天壤矣。』觀彼滿人之自言，厚自欣幸之餘，對於漢人，猶含愧意，情見乎辭矣。尤甚者，嘉慶川湖陝之役，專恃鄉兵以集事。然功成之後，棄置不復道，稍怨望反側，卽草薙禽糲之。無他，方事之殷，則依以爲重，事定，慮其逼處，則去之耳。湘軍解散之後，而哥老會熾，其原因亦猶是也。此爵賞之不平也。至於刑律之平等，則尤令人髮指。夫清律之不進化，源於漢律唐律明律，非其專咎也。然清律中，凡酷刑苛律，皆專爲我民族而設。而五刑之中，其不適用於滿人者凡四：無他，以我爲賤族，當待以殊刑。而彼族雖身犯不韙，猶不與我同其制裁，以示等威也。試觀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五刑，一曰笞刑，二曰杖刑，三曰徒刑，（註云，徒者奴也，

蓋奴辱之。四曰流刑，五曰死刑。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絲違，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總徒准徒亦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近邊者七十五日，邊遠沿海邊外者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噫嘻，一部大清律例，僅死刑爲滿漢所同適用，而復多設條例，於滿人特爲寬假；其他四刑，則皆於滿人無與者也。同犯一罪，漢人充軍於極邊煙瘴者，滿人枷號九十日而已。然則滿人何所憚而不蹂躪漢人？漢人何所恃而敢對抗滿人？彼不過失旬日之自由，而此則亡身破家以殉之。觀夫各省駐防，仇視我族，備加凌折，而莫敢與較，二百六十年如一日，何怪其然也？尤可恨者，乾隆以前，旗人犯盜劫案者，刑部於題奏時，夾籤聲明，情有可原者，輒減免之。則於乾隆，則故靳而不與，然其所據之理由則曰：『民人犯法，可云愚氓無知。若我滿洲，身居貴顯，素風淳樸，忽觀此等下流敗類，實爲愧憤難釋，不可不痛加懲創以息澆風。』（見東華錄）其賤視我民族若此。悲夫，刑罰之不平等，其原因全生於貴族政治，此真清律之特色。而我民族自有刑法史以來，未蒙之奇辱也！

二私權之不平。私人之生活，無與國事，此與民族勢力消長之大源，無關餘者。然彼滿人既行貴族政治矣，則自必為其本族謀特別之位置，於是私權遂有種種之不平。其最大者，為強佔土地所有權。皇朝通典卷二云：『國初以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百姓帶地投充之田，設立莊屯，自王以下及官員兵丁，皆授以上田，俾世為恆產，嗣後生齒日繁，凡盛京古北口外，新闢之壤咸隸焉。其官莊有三，一宗室莊田，一八旗官兵莊田，一駐防官兵莊田。』夫所謂『無主荒田』，蓋藉口於亂後難散，不可稽考。然稽諸碑史，則強奪力佔之慘象，蓋不忍言。滿奴入關以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雖在民人，尚有被迫脅投充為奴者，況乎莊田？謂曰無主，誠無主矣。人且為奴，田安有主？試稽戶部簿籍，官莊之在近京各州縣者，凡數百萬頃，此皆吸人之血，敲人之骨，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自肥其族者也。至於各省駐防莊田，則尤類肆掠。卷三云：『直隸江蘇浙江陝西山西河南所設駐防官兵，均量給莊地。』『順治四年給江甯西安駐防旗員園地，江甯人六十畝至百八十畝不等，西安人二百十有五畝至二百四十畝不等。』『六年外省駐防官員初任未經撥給園地者，撥給；應給地六十畝以下，戶部撥給；六十畝以上者，奏請撥給。』此其

爲虐，且肆於各行省。譬若大盜，入主人家，飽掠贓物，則分諸儕偶，所謂富貴毋相忘者也。然滿奴不肖，拙於營生，曾不數年，典賣殆盡，於是又剝掠漢人所有以肥之。東華錄乾隆五年詔：『我朝定鼎之初，將近京地畝，圈給旗人，在當日爲八旗生計，有不得不然之勢。其時旗人所得地畝，原足以資養贍。嗣因生齒日繁。恆產漸少，又或因事急需，將地畝漸次典與民家爲業，閱年久遠，輟轉相授，已成民產。今須將從前典出旗地，陸續贖回。』於是定民典旗地，減價取贖之令。凡地不論契載年限，以十年爲率。在十年之內者，照原價。十年以外，減價十分之一，每十年以次遞減。至五十年外者，半價取贖。』夫以國帑爲旗人贖地，此國帑何自來？仍取諸吾民而已。且典賣之初，出於雙方之契約，今則挾國力以臨之，強其必從。又定爲減價取贖，以重苦吾民，瘠漢以肥滿，莫此爲甚。凡此皆所以裕八旗之生計也。然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况彼本獸種耶？百年以來，養生無術，日以憔悴，有由然矣。至其禁旗人不得爲商業，本出於貴農賤商之意，以爲貴旗不當觀賤業也。且彼之深意，固尚有在。彼欲其族專從事於政事上軍事上之生活，而不以他業分其心理，故科舉亦非所重，不獨商業爲然矣。要而論之，彼於旗人之私權，

獨優予之，以爲所以肥之也。不悟其流極因坐食而致匱乏，至今日尚爲一難解決之問題，美疢之喻。其信然乎！

如上所述，滿清之貴族政治，可見一斑矣。今欲破此貴族政治，別無他道，唯恃民族主義而已。夫民族主義，由種族觀念而生者也。設有他族來盜吾國，而殘吾種，則必達驅除之目的而後已，即使其屈意交驩，博施仁政，亦決不恕。必如是然後不爲子義煦仁所浸淫，而搖惑失志。是故我民族之在今日，當困心橫慮，以求民族主義之能達。民族主義充達之日，即貴族政治顛覆之日。蓋民族主義之目的，不僅在於顛覆貴族政治。然本實既撥，枝葉必盡，我民族而能實行此主義乎？可以決胡運之終窮也。

若夫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則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鑠者。雖二六十年來，專制政治，益以進化，此由演而愈進，非滿人之專咎也。故建民族主義，可以顛覆貴族政治，而決不能顛覆君權專制政治。使我民族而僅知民族主義也，即目的既達，而君權專制政治，曾不足損其毫末，亦猶明之取元而代之，於種族界生變動，而未於政治界生變動也。蓋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實承六千年君權專制政治之舊，而於其中，更加以貴族政治。譬如因人之平地，

而建樓臺於其上，以峻崇其階級。民族主義，平此階級者也。若夫基址，則非民族主義所能動搖，是故欲顛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當建民族主義；欲顛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當建國民主義。國民者何？構成國家之分子也，以自由平等博愛相結合，本此精神，以爲國法。法者，國民之總意也；政府者，國法所委任者也。故曰法治國，故曰立憲政體。由之而政治根本，與專制大異。自國家機關觀之，專制則以一機關用事，而無他之機關與之分權；立憲則其機關爲統一的分科，立於分功之地位，而非立於越俎之地位者也，立於關係之地位，而非立於鈐制之地位者也。自個人權利觀之，專制必不認人民之自由，故國家對於個人，祇有權利，而無義務；個人對於國家，祇有義務，而無權利。若立憲，則國家與個人皆有其權利，有其義務者也。此其相去，何啻逕庭？而立憲政體，有君權立憲民權立憲二種。語君權立憲之由來，大抵其政體本爲君權專制，迨國民主義日發達，政府人民互相反抗，而求相調和乃立憲法。是故立憲君權國之憲法，其中根據事實而不合法理之污點，皆國民所未嘗以血滌而去之者也。我民族而持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以向於吾國之前途也，則其結果，必爲民權立憲政體，可預決也。

雖然，有至難解之問題焉，民權非能驟然發生者也，其發生也有由來。而其進也以漸。觀乎歐洲，古代為國家專制時代，（古代非無主張民權者，然與近世民權學說，不可謂同。日本法學博士寬彥所著法學發達史云：「古代個人主義之發達，雖有遙勝於近世之初期中期者，然其箇人主義，非能如近世之伴自覺之人格之觀念，此其根本的之相異。」此語最精。）降乎中世，則為寺院專制時代。迨近世，因古文復興與宗教改革之結果，而箇人之自由發達，趨於積極。至十八世紀，而泰革命之功。至十九世紀，而食民權之果，其間遞演遞進，皆有階級途徑之可尋。今吾中國以六千年之習慣，而欲其於旦暮之間，遽翻前轍，而別開一新紀元，毋乃求治太急，而不慮其躐等而蹶乎？雖然，為斯論者，慮則甚遠，而見有未至也。夫國民所恃以為國者有二：一曰歷史，二曰愛情。因歷史而生愛情，復以愛情而造歷史。蓋國民固有歷史之遺傳性，然必其所際遇，與古人同，然後樂於因循。若其遺值者，世局人心，均開前古所未有，而外然之感觸，有以濬發其愛情，則因比較心而生取舍心，因取舍心而生模倣心，其變至繁，其進必烈。中國與西洋相交際，視日本為先，而其革新，後於日本，坐地廣人衆，未易普及耳。循是以往，危亡則已，否則必變，無可

疑也。是惟當濟國民之愛情，以新國民之歷史，求所以瀆其愛情者，自心理以言，則為教育，自事實以言，則為革命。願教育為衆所咸聽，而革命則有遲懷不敢領者；以謂革命之際，國民心理，自由觸發，不成則為恐怖時代，即成矣，而其結果，莫當不如所斡，且有與所斡相違者，求共和而復歸專制，何樂而為此耶？此其言誠當於理勢，下流者有見於此，則姑求一日之富貴，有志者有見於此，則旁皇憂慮，而無復之，民氣之不振，此說為之也。願以余所聞諸孫逸仙先生者，則足以破此懷問，請以轉語我民族。（先生今去東京文成不獲往質有誤會否不敢知也）先生之言曰，革命以民權為目的，而其結果不逮所斡者，非必本願，勢使然也。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二者常相抵觸者也。使其抑兵權毀？則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權歟？則正軍政府所優為者，宰制一切，無所掣肘，於軍事甚便，而民權為所掩抑，不可復伸。天下大定，欲軍政府解兵權以讓民權，不可能之事也。是故華盛頓與拿破崙，易地則皆然。美之獨立，華盛頓被命專征，而民政府輒持短長，不能行其志。其後民政府為英軍所掃蕩，華盛頓乃得發舒。及乎功成，一軍皆思擁戴，華盛頓持不可。蓋民政之國，必不容有帝制，非惟心所不欲，而

亦勢所不許也。拿破崙生大革命之後，寧不知民權之大義，然不掌兵權，不能秉政權，不秉政權，不能伸民權，彼既藉兵權之力，取政府之權力，以為已有矣，則其不能解之於民者，騎虎之勢也。而當其將即位也，下令國中，民主與帝制惟所擇，主張帝制者十人而九。是故使華盛頓處法蘭西，則不能不為拿破崙；使拿破崙處美利堅，則不能不為華盛頓；君權政權之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二人所能為也。中國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之流，一邱之貉，不尋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專制，後之革命者，雖有高尚之目的，而其結果將不免仍蹈前轍，此宜早為計者也。察君權民權之轉換，其樞機所在，為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而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定此關係，厥為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復秉政權。譬如既定一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學學大者悉規定之。軍政府發命令組織地方行政官廳，遣吏治之，而人民組織地方議會，其議會非遽若今共和國之議會也。第監視軍政府之

果循約法與否，是其重職。他日既定乙縣，則甲縣與之相聯，而共守約法。復定丙縣，則甲乙縣又與丙縣相聯，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國民而背約法，則軍政府可以強制。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咸相聯合，不負當履行之義務，而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氣至強，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成功，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後，軍政府即欲專擅，其道無繇。而發難以來，國民瘁力於地方自治，其繕性擇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為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磐石之安，無漂搖之慮矣。先生之言，大略如是。嗟夫，自今以往，無真正之革命軍則已，苟其有之，其必由斯道，以達國民主義之目的。我國民當沈毅用壯，以向於將來，毋自餒也！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顛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國民主義，以顛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

申論革命決不致召瓜分之禍

近日憂時之士，怵于國力之弱，外侮之烈，惴惴然相驚以瓜分，而不知所

以救之。則以爲中國無內變則已，內變一作，適足爲外侮之媒，於是咸以革命必召瓜分爲慮，此不獨反對黨常言之，卽深明民族民權之大義者，亦往往以對外圍難之故，咨嗟却顧，而不敢遽贊同革命之業。故僕嘗于民報第六期，著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舉當世之說，謂革命軍起卽召瓜分之禍者，與謂革命軍起，雖不遽召瓜分之禍，而舉動不如法，則終致於被干涉者，一一辨而解之，誠不致謂是非不謬於賢者，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固對於國民之責也。抑吾思之，革命與瓜分，本無關係，誠可不待煩言而後解，蓋使滿洲政府而爲強有力者，則各國雖欲取之，而無其隙，勢必乘其內亂，而侵入焉，始可以一當，於是而有持內變足致外侮之說者，爲猶當於理也。然今之滿洲政府則不然，陸軍之力，尚不足以自守，遑足言戰；海軍則自甲午一役以後，并海軍衙門亦復裁撤，蕭條至今，始創復與海軍之議，而猶未着手，其所謂海軍之菁華，則楊士琦舊歲所率以炫耀南洋之兩小艦，是其代表矣。是則中國今日之海陸軍力，其衰弱真無以復加，而不足當各國之一碎。使各國有瓜分中國之心也，則何時不可動兵，何必待其有內亂，而始敢從事哉，此至顯之理，人人所能解，然則各國之不遽爲瓜分者，固必各有所其原因，而非坐待中國之有內變，亦至明矣。

是故驚心外患，而至於不敢望國內有事者，誠不深審宇內之事變者也，故吾茲於前說之外，更舉所見，以申論之，凡前說所已陳者，則不復及，讀者儘能合前說而觀之則幸甚。本論凡分三段：第一段論凡事當先計是非，而後計利害，故議革命者，須先研究革命之合於公理與否，苟革命而合於公理也，則徒執瓜分之說以沮人者，惟祇計利害，不計是非，其說已不能自立，況乎其所計之利害，又大謬不然也。第二段論數十年來革命軍未起以前，瓜分之禍，已見於中國，革命黨因懼瓜分而起革命，非起革命以召瓜分也。第三段論中國今日不自立，則瓜分中國之禍一日不息，故各國瓜分之策，今猶進行，此後十餘年內，中國之能復為漢人所有，抑竟為各國所有，則全視我國民之能革命與否而已！

第一 段

夫革命黨之宗旨，欲恢復中國人之中國，而建立民主立憲之制也；而論者徒以瓜分沮之，是不答其理之不可行，而惟咎其勢之不能行也，是直以利害之見，窒其是非之心也。無論其所陳之利害，為無當於事實，即使當於事實矣，仍無足以服人，蓋人之恆情，是非之心，常勝於利害之見，其天性然也。譬之盜殺主人，而據其室，主人之子，日磨刃而尋仇焉，有告之曰，鄰右有剽賊，

方伺汝隙，而欲行劫，汝宜釋仇，且託仇以自庇，則主人之子，非甚無恥，必力斥而不聽，何者？仇復出於是非之心，而防劫則計校利害之見耳，世有明於公義者，不必置是非而重利害也。是故古今之革命黨，實行其志，百折不撓，決無震於利害，而拋棄其生平之主義者？試觀其對於本國偽政府之狀態而可知矣。夫以民黨之勢力，則偽政府之勢力相比較，不止一與百之差也，偽政府雖曰篡奪之賊，然其盤踞之久，已歷二百六十餘年，制四百兆之人民而爲之奴隸，據十八省以爲己有，其勢非不龐然大也。民黨手無寸柯，又無一席之地以爲進退，而能蹶然奮起，以與之抗，何恃者何？亦曰以正義與人道，爲國民之精神，抱持之正，感召之速，終非惟恃蠻力者所能敵耳，對於本國偽政府既如此，對於各國政府亦何莫不然，國民自適己事，而行革命。既不擾人，人亦毋強預我事，斯理之至正也，脫有橫逆，亦復毅然當之，無所餒却。蓋觀法蘭西之大革命乎，方法民之窘其王路易第十六也，其王則乞援於各國，各國則大起同盟軍，以援王室，剿民黨，法民黨不因之而罷革命之計劃也，且大起國民軍以應之，且宣言於各國曰，各國之人民，有求自由者，我其助之。又曰，我其推行共和之制於全歐！嗚呼！法民黨之對待外國干涉，其舉動俊偉如此，世烏

有自由之民黨，而甘屈於強暴者乎？日本民黨之覆暮也，法蘭西皇帝拿破崙第一密告於日本幕府曰，大將軍苟有意借法兵平內亂者，我法當能為力。此語一傳，非惟民黨倍其激昂之氣，即向之中立者，亦趨而附於民黨，不甯惟是，即幕府之參謀者，亦隱然為民黨助，而大將軍勢益孤，終不得不乞降於民黨，日本民黨之對待外國干涉者，其舉動俊偉又如此。瓜分云云，詎足沮革命黨進取之心，而燻其氣耶？此無他，人惟有不甘服從強暴之心，始奮然自投於九死一生之民黨，不知者願以強暴來相恐嚇，噫！此無恥之言，非還向無恥者語之，毋污我正直純潔之民黨也。

以上所言，以論者往往不計是非，祇計利害，惟知執瓜分之說，以恐嚇革命黨，故為此言以破之，以明人苟欲伸公理，則雖有強暴加我，亦無所憚也。雖然，以今日中國與各國之關係觀之，則知革命者，決不致召瓜分之禍，而道以杜絕瓜分之禍者也，其理由於次段詳之，

第 二 段

夫憂瓜分之禍，而思有以救之者。則不可不先詳審各國所以瓜分中國之原因，知原因之所在，抉而去之，則瓜分之禍，庶可以息。瓜分之原因安在乎？

一言以蔽之曰，滿洲之賣國而已矣。交通以來，瓜分屬國，瓜分海軍港，約定瓜分各省，何一非由滿洲之手以賣於外國？嗚呼！瓜分之歷史，實即賣國之歷史也！蓋中國本非其所有，故無辛勤愛惜之念，猶彼盜賊，於其攻剽所得之贓物，恣意揮霍，曾不少吝，蓋人之對於劫來之物，其恆情往往若此。論者不察，願謂各國挾其帝國主義而來，又其國力富強，為所欲為，以積弱之中國當之，勢不能不有所退讓，即使非滿洲政府，亦不能免有割地辱國之事。嗚呼！為此言者，外貌近似，而實謬也。使滿洲政府而有愛惜中國土地之心，則一度失敗，當必戒慎恐懼，創深痛鉅，發憤為雄，何故因循苟且，失敗頻仍，而不知恤耶？昔人之詩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臺，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蔓抱歸。外國之於中國土地，不止三摘四摘矣，而滿洲政府，熟視而不為之動，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其證一也。使滿洲政府而有愛惜中國土地之心，則其失地也，必至國勢極蹙，苟非割讓無以圖存之時，然後不得已而為之。如是，則天下猶或曲諒其心，乃觀其失地之歷史則不然：以土地為餌，既陰許甲國矣，又明授乙國，利用各國之嫉忌心，以擾亂世界之平和，卒之不能不更以其他之土地補償甲國，於是丙丁諸

國，亦從而生心，割地不已，馴致於亡，非滿洲以土地爲餌之咎而誰咎？其證亦也。使滿洲政府而有愛惜中國土地之心，則其於失地也，必計窮力盡，計無所出，而後隱忍以退讓。乃滿洲政府，於各國之請求割地也，不論是非，不校利害，率其媚外之性，慨然贈與，曾無吝色，謂非慷他人之慨而何？其證三也。失地之原因，厥有三種：一曰割讓，二曰租借，三曰設定勢力範圍；乃有於三者之外不動聲色，而喪地數千里者，非割讓，非租借，非設定勢力範圍，無可指名，第於互訂條約之中，慨然擲其領土主權於不顧，如咸豐八年以來，與俄國所訂之條約，其尤著者也。縱曰不知外交，不識地理，亦何致豪舉若此，猶曰是非浪擲，誰其信之，其證四也。以兵敗而割地者，事之無可如何者也，亦有不折一矢，而舉其領土授之他人者，問其致此之由，則王公大臣，以受賄賂而賣其國土也，其最著者，如膠洲灣之役是。嗚呼！賣官鬻爵，猶駭人聽聞，乃有公然賣國者；左傳謂：戎狄貴貨賤土，土可沽焉，信不誣矣，其證五也。使滿洲政府而果有滿漢一體心也，則於漢人之土地，與滿人原有之土地，當同一視之，何故日俄戰爭以後，見日本用全力以經營東三省，則秘密乞哀，願以福建換回，噫！此真司馬昭之心，路人共見者也。東三省爲其祖宗

發祥之地，原有之物也，福建，則漢人聚族於斯，非其所顧惜，乃甘心賣盡福建之土地，福建之人民，以換取之。質直坦白如此，而猶有謂滿洲政府無偏袒其族之心者，漢奸之口，真不擇言，其證六也。具此六證。則知滿洲之盜賣中國，其罪實無可逃，吾人苟欲撲滅瓜分之原因，當先顛覆此賣國之罪虜，此誠不得不然之手段，亦唯一之手段也。今略述滿洲盜賣中國之歷史如下，俾讀者瞭然於瓜分之原因，於療治之方法焉。

方今國際團體中，最以富強著者，為英法德美俄日本六國。滿洲篡奪中國以來，與各國開國際交涉，以俄羅斯為最早。道咸之際，英法殖民於海外，因遂與中國有交涉。日本與德美皆後起，故交涉亦較遲，此各國與中國交涉之先後也。然俄國與中國，雖有康熙二十八年之尼布楚條約。（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八月廿七日）雍正五年九月七日之恰克圖條約，（一千七百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之恰克圖條約追加條款，（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十月十八日）然不能得其志。英法與中國締結條約，雖後於俄，然因鴉片之役，而有道光廿二年七月廿四日之江甯條約；（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廿九日），因英法聯軍之役，而有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之天津條約，（一千八百五

十八年六月廿六日）據此條約，英法兩國，殖民政策，商業政策，皆得達其目的。其視俄之所得，遠勝之矣。然俄施其狡詐之外交政策，遂得締結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之愛蕩條約，（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及咸豐十年十月二日之北京條約。（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據此條約，而俄遂大得志於北方，侵吞中國之政策，因以確定，世界自此多事矣！蓋江甯條約天津條約之性質，與愛蕩條約北京條約之性質，大不相同。前者為商業之性質，而後者為侵略之性質，今略舉各條約主要之內容而觀之：江甯條約之結果，割香港於英也，開福州廈門甯波廣州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也；天津條約之結果，開牛莊登州臺灣汕頭海南五處為通商口岸也，凡此皆伸商業政策之目的者也。愛蕩條約之結果，俄國全獲黑龍江以北之地，由烏蘇里江至於海之地，為清俄之共有地，而併獲得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之通航權，至是而俄始得由西伯利亞以進窺滿洲矣。北京條約之結果，俄國舉昔日與清國共有之烏蘇里江，與凱湖白稜河，瑚布圖河，潭春河，圖們江以東之地，而獨占之，南并朝鮮及日本沿海數千吉羅米達之廣野，且得海參威以為海軍港，至是而俄國南下之勢已成，遠非他國所可頡頏矣，凡此皆伸侵略政策之目的者也。嗚呼！讀者諸君，其詳

審之！

自此條約締結後，而瓜分中國之端，於是乎作矣。此其原因有二焉？其一，俄欲南下，而適得此形勝，遂得藉為根據之地，以大肆并兼之略，而中國之北部，遂若可直攫之於掌中。其二，歐美各國，方新與中國相交涉，若一旦中國為俄人所獨有，非但東鄰之日本將隨以淪亡也，俄得中國，則大帝國之勢力，歐美諸國莫之能抗，亦將相繼以就淪亡。故各國憂之，起而力與為敵，以為俄若得中國一尺之地，他國亦將略取一尺之地以相抵，必使在中國之勢力與俄平均，然後俄人不得以肆其志，此在各國之自為計，固當如是也。第為中國計之，則中國為各國所分有，與為俄國所獨有，其亡國均耳。然欲使中國不為各國所分有，必先使中國勿為俄國所獨有而後可。誠以最先發起侵略之野心者為俄國，則最宜視為仇敵而力抵之者，亦為俄國也。無如滿洲政府，則偏視俄國為獨一無二之親友，甯盡舉其所有以媚之，遂以挑撥各國之嫉妬心，而橫生各國之爭奪，自舉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之地贈之，俄國於是日本皇皇然謀吸收朝鮮，以爭衡於滿洲，於是法國汲汲殖勢力於安南，於是英國汲汲殖勢力於西藏緬甸，此為瓜分屬國。自舉海參威以贈俄，又陰以膠州灣許之，既而復

以贈德，遂不得不更以旅順大連灣贈俄。於是英不得不取威海衛，法不得不取廣州灣，英又不得不取九龍，此為瓜分海軍港。自與俄國立密約，許其力征經營於東北，於是英不得不要求長江沿岸各省不割讓，日本不得不要求福建不割讓，法國不得不要求兩廣雲南及海南島不割讓，此為設定勢力範圍，即為約定瓜分各省也。然則中國所以至有瓜分之禍者，雖曰作俑於俄，而為賣國之主人翁者，則滿洲政府也。滿洲政府所以樂於賣我中國者，其理由具於前述之六端。今詳舉其事實，以見所證之不誣，滿洲政府對於俄國，為如是之厚贈，誠足令天下之人愕然不知其所由。據愛渾條約及南京條約，清國喪失領土，凡數千里，夫喪失領土者，國家窮恥極辱之事也，非至國家危急存亡，非犧牲一部之土地，則不能保全國命之時，則必不出此。願當清國與俄國締結此條約之時，兩國交際無有衝突，亦無有不和及過失事足以令人藉口者，而徒以立約勘界，遂於揖讓俎豆之間，喪失數千里之領土，此甯非絕怪可駭之事耶？今考其原因，則締結愛渾條約之年，清廷適與英國失和，干戈已動，俄國乘其擾攘之際，請求清廷，相與遣使勘定境界，清廷以黑龍江將軍宗室弁山為使，與俄使定約。弁山者，貪黷無恥，惟利是視，俄探知之，乃厚其賄賂，以飽其欲，遂

定此約。俄使初意欲北以黑龍江爲界，東以烏蘇里河爲界，弁山懼招物議，乃以黑龍江以北之地贈之俄，而自烏蘇里河至於海之地，則與俄國共有之。而賣國之事，遂成於立約勘界之中矣。（上文所舉第四第五諸證，卽指此事。）至於締結北京條約之原因，則尤奇幻，咸豐十年八月英法同盟軍大舉攻擊天津，進破北京，僞帝狼狽，奔至熱河，諸大奴從之，同盟軍欲媾和，而清廷君臣逃避一空，竟成無政府之態，失談判之對手。其時太平天王已卽位於南京，於是英國公使持議廢清帝，以太平天王代之，俄國公使利用此機，一面婉阻英國公使之議，一面密告清首恭親王，使出而議和。恭首怯，不敢出，俄使甘言慰撫，力任保議，恭首始敢與英法公使會見議和，以定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之北京續約。（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此皆俄公使之賜，故清廷君臣感謝不已，俄公使乘之，而與締結北京條約，於是俄國積年之希望，一朝得達，從容談笑，而攫烏蘇里河至於海之地矣。以吾觀之，當時英法同盟軍之目的，不過於打破清廷鎖國主義之迷夢，初無利其土地之心，故同盟進擊之中，請和於清廷者，前後凡四次，雖履其京都，而無占領之意，惟急於議和之善後，使清廷而明於外交，則出而議和，固同盟軍之所希望也。乃清廷君臣，始則如烏

獸散，繼則如稚子畏見嚴父，深匿不敢出，俄公使洞悉兩方之情意，乃出而調停，以市恩於清廷，而清廷君臣遂如孤子之依慈母矣。彼其心以為身已垂死，俄公使生死人而肉白骨，故得以保此餘生，而不知議和之意，實出于英法，而俄使特假此以致其殷勤也。由是苦避通商主義之英法，而睚眦侵略主義之俄羅斯。蓋至是俄國乃弄清廷君臣於股掌之上，試觀清廷以戰敗之結果，乞和於英法，而北京續約中，其所損失者：（一）以廣東九龍之一部，讓于英國；（二）償金八百萬兩，（三）開天津為通商口岸。以視北京條約舉數千吉羅米達之地奉之俄國者，其大小多寡；相去抑何遠耶？英法同盟軍戰勝之所得，遠不如俄使之一言；俄之外交，誠操勝算，獨怪清廷其厚贈和事人之禮物，乃遠過于戰敗之賠償，非別有肺腸，必不由此。（上文所舉第三第四諸證，即指此事。）

然而宇宙之大變，與中國北方之巨患，於是乎始矣。吾之所以縷述愛輝條約及北京條約之原因如是其詳者，正以此條約實啓瓜分中國之局，蓋此後之瓜分屬國，瓜分海軍港，約定瓜分各省，皆以此條約為之倡，而不可不知者也。夫俄得志於北方，其為中國患，不待言矣，然同時尚有一國，亦懷懷然有滅亡之懼者，則日本者是也，日本與朝鮮為鄰，而朝鮮與東三省接壤，俄苟占領東三省

爲根據地，則朝鮮將不旋踵而爲所并吞。朝鮮亡則日本隨之，故日本視俄國之經略東三省，實無異對於己國而肆攻擊也。次於日本而抱隱憂者，則爲英國。昔者制土耳其海峽，使俄人不得南下者，非英國乎？今俄不得志於西，乃遽逞於東，而支那大陸則正英國所有新與通商以發展經濟政策者也。俄苟肆其鯨吞之毒，則與英國之利益將有大衝突，此英國之所顧慮躊躇者也，（當時法方經營安南；德未起，美尚守門羅主義，故利害關係尚淺。）日本感之而求自強，謀爲政於朝鮮，進取滿洲，以扼俄國南下之勢。遂以甲午之歲，（清光緒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與清國交戰，戰勝之結果，使朝鮮獨立，并使清廷割讓遼東半島，與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媾和條約）所以使朝鮮獨立者，欲使脫清國之屏藩，轉而爲日本之屏藩，所以割據遼東半島者，欲杜絕俄國之覬覦也，故此條約對於俄國南下之政策，實爲一大阻力，強橫之俄羅斯，斷不能坐視，而清廷之外交手段，則又專以挑撥列國之嫉妬心爲目的者也。聞日本有割據遼東半島之意，乃密告於俄國而乞其干涉，此適如俄之意旨，遂有俄德法同盟干涉日本交還遼東之事，日本新起，自願其力不足以相抗，則隱忍屈從，還遼東半島於清國。（光緒二十一年九月

二十二日之奉天半島交還條約（當時俄國所以出此干涉之舉動，其理由上文已詳言之，至法國之所以贊同俄國者，則以自戰敗於德以來，久與俄國有密切之關係，為同一之行動，又自願在中國南方之勢力，遠不及英，則亦與俄國同取侵略之主義，今茲與俄國協力，無足異也。德國新起，欲伸勢力於中國而苦無其機。今干涉日本還遼，自信為發展雄略之端緒，且側目於俄法同盟者已久，今亦樂與之協力以和其感情，要之其無所愛於中國，則三國均也。自三國干涉還遼之後，清廷益感俄之恩惠，引為同盟，與之締結密約，其後生無窮之變，（下詳）蓋其嫉俄干涉，本近於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而其與俄同盟，則尤所謂引虎自衛者。而觀其於割遼東半島，則多方設計，以求苟免。而割讓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則漠然視之，曾不少有爭執，其意向之顯有輕重，人所共見。蓋遼東半島，近其祖宗發祥之地，故以死力爭之。而臺灣澎湖，則忍於默然視其土地及人民轉鬻於他國，嗚呼！臺灣澎湖之土地人民，一亡之後，今再亡矣，追懷鄭成功之遺事，令人不知涕之何從也！（上所舉第三證第六諸證。即指此事。）

日本懷侵略朝鮮及滿洲之志，實因清俄所締愛璦北京諸條約所逼而然，前

文已詳之矣。惟三國干涉還遼之結果，日本非惟不得經營滿洲之志遂，即欲殖勢力於朝鮮，亦為俄所嫉妬，相與爭衡，而不能決；而其時適有逼各國不能不瓜分中國者，則清廷之親俄是也。光緒二十二年八月與俄締結條約：（一）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得通過愛琿，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渾春等處，以接續於海參威。而於鐵路之附近得屯駐俄之軍隊。（二）租借膠洲灣於俄國，以十五年為期。（三）若遇戰爭事，許俄國集兵於旅順及大連灣。（四）旅順大連灣不得割讓於他國。（條約內容甚多，茲舉最重要者。）據此條約，則滿洲已在俄國勢力範圍之內。彼惟以俄為可依，託以重寶，而不知已納身於虎狼之吻也，此餘約實清廷使李鴻章與俄公使喀希尼秘密締結於北京，復以賀俄帝戴寇式為名，命李鴻章攜此密約草案，以使於俄，與俄財政大臣域堤相會莫斯科，而定此約，其不使外務大臣與之相會者，所以避各國之嫌疑也。約已定，齎歸北京，朝野譁然，俄公使喀尼希廣行賄賂於親王及太監李蓮英等，以厚結於虜太后，遂得批准，處受賄而賣國，誠清政府之特色。俄偵知其情，遂無發而中，然俄之目的在取旅順大連，今舍此不取，而願租借膠州灣者，非其本意，特愚弄清政府之詭言耳。自定此約後，俄陰嗾德國使占領膠州灣，德國遂以山

東毅二教士爲名，于光緒二十四年正月發兵至膠州灣據之，國際法學者名之曰海賊的舉動，當斯時，使清廷稍有知識，當能力爭此事。縱曰力不足敵，然苟以此提議，要請各國之判斷，度必有能持正義者，蓋當時除侵略主義之俄法外，其他各國無有以此舉爲合理者也。德國亦知久延時日，必將滋各國之異議，乃以八十萬金，行賄賂于總理衙門大臣，遂於二月十四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二月六日）與德國立租借膠州灣條約，至是而俄羅斯有責言矣。清廷初租借膠州灣於俄，今忽舉以贈德，亦自知其背約，乃不得不更以旅順大連灣租借於俄，以爲之代，當時英國極力提出抗議，一面忠告清廷曰：必毋以旅順大連灣許俄，以召分裂之禍。一面對於俄政府而抗議曰：俄苟以軍事上之理由而占領旅順，則英國之通商，蒙其危害，北京政府受極重之壓力，中國瓜分之端，將啓於此，英國斷不承認。當時英國爲此強硬之反對，清廷大可藉以却俄國之要求，而不患無辭。乃清廷悠悠置之，遽於三月初三日，與俄國定租借旅順大連灣之條約。英國聞之，遂直要求租借威海衛，其理由則以爲東方政策上，當與俄國平均勢力，今俄國已占領旅順，英國不得不占領威海衛，以牽制之，不如是，則均勢將不可保。清廷拒之，英公使曰：貴國能使俄國不占旅

順，則英國自不占領威海衛，清廷無辭，遂於五月十三日，與英國立租借威海衛條約。於是法國遂以五月念七日，要求租借廣州灣矣，於是英國又於六月初六日，要求擴張九龍租借區域矣。數月之間，中國海軍港瓜分殆盡，分裂之禍，未有烈於此時者也。而尋其瓜分之原因，誠足令人氣塞，始則以媚外之故而誤國，繼則以貪贓之故而賣國。對於內則掠賣中國之人民；對於外則破壞世界之均勢；至是而瓜分之禍，迫于眉睫矣。當時俄國據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之條約，事實上已置滿洲于勢力範圍之內。德國膠州灣租借條約，（該條約之內容，不止租借膠州灣，山東省之利權讓與，亦有規定。）亦畫勢力範圍于山東。而英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二月，（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要求長江沿岸不得割讓與他國，法國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要求兩廣雲南及海南島不得割讓與他國，日本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要求福建不得割讓與他國。所謂不得割讓于他國者，即設定勢力範圍之謂也。所有設定勢力範圍者，謂對於其地不容他國之干與，而其結果，將使其地漸變爲己之領土之謂也。然則設定勢力範圍者，瓜分之預備也，各國將欲瓜分中國之領土，而慮以紛爭之故，互起衝突，故先各畫定其勢力範圍者，庶瓜分便於着手。是故直謂之約定瓜分，亦無

不可。凡此瓜分海軍港，約定瓜分各省，皆成於光緒二十四年，此誠為韃虜以中國土地分贈友邦之絕大紀念日，而我國民所旦夕不忘者也！（上文所舉第二證，第三證，第五證，即指此等事。）

綜觀以上瓜分之歷史，則知野心勃勃為瓜分之主動者，莫如俄國，而德法附和之。英國以商業政策為目的，瓜分之事，非其所欲，然在中國之內，其已有之勢力與利益，必保守而謀其進步，設有一國，起而割據中國一部分之領土，則大勢驟易，欲維持所有之勢力與利益，必不可不與彼國保其均衡，所以列中國除侵略主義者外，其處心積慮，皆以為中國如能保全則可安之。若其不能，而至於為一國侵略其土地，則己國亦必割取相當之土地以保均等之勢力。蓋為國家者，皆以自己之國家為本位，而無所愛於他國也。日本與中國相鄰，其易受俄羅斯之侵迫，與中國同，故殷憂內結，極力自強，又深審中國雖利害相同，而清廷積弱疲玩，無唇齒相依之資格。遂奮然有制馭朝鮮割據遼東半島之舉，其意欲藉以為自國之屏蔽，迨受三國同盟之壓迫，非惟不得遂其志，反使俄國得假手以市恩於清廷，而從容以攫滿洲，即於朝鮮，亦常與俄爭勢力之消長。東亞之危，不絕如髮，日本國民憂之，竭一國之力，以修戰備，謀與俄

羅斯決生死，爭勝負，舉國一致，真有臥薪嘗膽之風，此實當時各國之情狀也。反觀清廷，際危難之時，日見侵略主義之國，霍霍磨刃相向，而漠然不動其心，旁觀日本之忍辱圖強，亦不知所感發。其昧昧然於是非利害，無足道矣，尤可駭者，率其戎狄賤土之常性，受賄賣國之事，不絕於書。使侵略主義之國，無所往而不得饜其欲。冒頓有云：地者國之寶也，奈何予人？清廷之智，其冒頓之不如乎？重以爲異族政府之故，不關心於中國之土地與人民，日實行其甯贈朋友勿與家奴之政策，其結果非但使侵略主義之國，得乘隙以進，卽其他諸國，亦以破壞均衡之故，不得不相率而趨於割據之一途。試計光緒二十四年，一年之內，所喪失領土主權者共幾何，則可知以賣國之罪坐之清廷，謂之爲招致瓜分之罪魁禍首，固百喙不容辭也。而於此時，中國有志之士，外鑑各國兼并之略，內察虜廷賣國之實，深維根本之計，知非除賣國之渠魁，率國民以發憤爲雄，必無以弭瓜分之禍。於是始有革命黨之組織，革命軍之發起，讀者諸君當憶孫君起義於廣州之年，適爲乙未，正清廷戰敗於日本之後一年也。自時厥後，長江兩廣，革命思想，已漸普及，皆由內憂外患逼迫而來。可知革命黨之興，實懼瓜分之禍將作，而謀有以救之。而漢奸者流，乃

反其辭，以爲革命一起，必召瓜分之禍，吾今臚舉事實以證之，歷史不汝欺，當有以塞其口也。

以上所論列，欲使人知瓜分之禍之所從來，至於中國所以未至瓜分之禍，與革命所以能杜絕瓜分之禍者，其理由安在，將於次段詳之。

第三段

本段內容甚繁，今舉其要目有八：一曰，中國未至於瓜分，以各國維持勢力平均之故。二曰，各國欲維持勢力平均，故用開放門戶保全領土政策。三曰，各國既定此政策，故雖有義和拳之亂，尚不至於瓜分。四曰，俄國強行侵略政策，遂有日俄之戰。五曰，維持勢力平均及保全領土云者，不過中國乘時自立之機會，而非可恃以爲長治久安。六曰，各國以協約解決均勢問題，故協約卽爲他日實行瓜分之本。七曰，吾人當於各國未能實行瓜分之時，速使中國自強獨立於世界。八曰，非革命無以達自強獨立之目的。今順述於下：

前段所述，中國瓜分之禍，至光緒二十四年而最亟，其勢岌岌然不可終日，然所以遲遲至今，吾國人猶得苟安偷活於漩渦之中者，何也？謂滿洲政府有斡旋之能力耶？則其時滿洲政府已如傀儡，隨人轉移，有促中國之亡耳，安

能有所裨於中國。謂民間無暴亂之事耶？則義和拳之肆擾，為古今未有之奇變，各國果欲以內亂為藉口者，又安患無辭。然則光緒二十四年來，各國分途競進，着着進行，而忽相約斂手者，其必別有故矣。一言蔽之，則以各國之勢力尚未平均也。蓋當時各國殖勢力於中國，北部以俄為最盛，南部以英為最盛，德法自願勢力決不能與英爭雄於南部，則贊同俄之侵略政策，蓋所得既歡，則以侵略為快，此亦人之恆情矣。英在中國，其商業經濟實冠於各國，其不欲中國之破裂，固無待言。且果使瓜分，英國據長江沿岸之地，而俄據東三省，德據山東，以雄視其北；法據兩廣雲貴，以逼處其南；固未可安枕而臥也。至於日本，為其國之存立計，勢不能任俄之據滿洲，利害衝突，至為激烈，使各國果從事於瓜分，則其所與為敵者，不獨有中國人之抵抗而已。各國爭奪，先不免於相戕，此則常人所能知者也。俄德法自審其力不足以制英日，故不敢輕於發難，然英國自以在中國之商業，有第一之位置，若倡言保全中國，徒招他國之猜忌。而日本新勝，割取臺灣，欲望已饜，則尤不能以倡導和平自居。於是美國於此時而起，主張開放門戶之說：美國者，守門羅主義，當各國爭殖勢力於中國之際，美國獨超然於利害關係之外，然自開國以來，農工

諸業，日以發達，國力充實，漸着手於世界商業，雖在中國其時貿易之額，尚遠不及英日，然此大陸之足以爲角逐之場：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儻坐視各國扼要占領各港口，有貿易上特別之權利，而他國不能均霑，則非其國商業政策之利明矣。若夫瓜分之無益於美國，則尤不待言。故美國鑒於此，奮然以中國開放門戶之議，提出於各國，其所主張者，謂各國之於中國，其以勢力範圍，或租借之名義，而得特別之權利者，固無所妨，然於其權域內之各港，當使各國得通商上之均等利益。蓋依此政策，將使中國爲世界交通之公共市場，而排除國際紛爭之危險原因，故開放門戶政策，實爲瓜分土地政策之反對，夫持侵略主義者，在於均分土地，持開放主義者，在於均分財產，使中國不自立，則開放主義亦不足以維持其生存。然均分土地，舍死戰外，無他對付之政策，至於開放門戶，則中國苟能自強，以爲經濟競爭，未嘗不足保世界和平之局，斯不得謂非中國之利也。此提議在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光緒二十五年。）由九月以至於十二月下旬，得英日俄法德奧意七國之同情，而開放門戶政策，遂爲各國所同認矣。

各國承認門戶開放政策之翌年，而中國有義和拳之亂。義和拳者，起於中

國北部之會黨，其秘密結社有年，勢力滋偉，感於外國侵迫，仇外仇教之觀念，日以熾盛，不逞者從而附和之，勢乃益熾。山東巡撫毓賢，素富於排外思想，見義和拳之盛，思利用之，密奏於清廷，虜太后端親王剛毅榮祿裕祿等皆大喜，以爲義和拳者，有神術，能避槍砲，各國不難一戰而定也。今揭扶清滅洋之幟以起，而以官兵助之，殺外國人，焚教堂屋宇，發掘墳墓，戮外人之屍，通飭各省視義和拳爲義民。命官兵與之合力，務令中國之內，絕外國人之迹，內廷傳旨，發官兵，與拳匪連合，圍攻各國公使館，且命官兵殺德國公使於途，復邀日本公使館書記生殺之，京師及直隸山東山西之間已成一片之戰場，於是英法俄德美日本比利時西班牙奧大利意大利荷蘭十一國，連兵以進，攻陷京師，虜太后母子狼狽出奔，諸王大臣亦鳥獸散。是役也，虜太后及親王親貴躬爲拳匪之魁首，以與各國爲敵。其唯一之目的，在盡殺外國人而已。是無異揭其野蠻之情實，以宣示於天下，而各國所不容者也。北京既破，君臣俱逃，又成無政府之狀態，使各國因而取之，其事至易。蓋此次之亂，由於滅洋，有可以爲藉口，一也，首都既覆，天下喪其元首，人心瓦解，二也。北部諸省，當時已爲各國鐵騎所縱橫，由北而南，因利乘便，三也。情勢若此，各

國甯不知之，然北京甫破，美國卽移文各國，以保全中國領土爲約，而各國皆諾之，北京陷後十日，而俄國已提北京撤兵之議於各國，越兩月，英德協商，對於中國，確定開放門戶保全領土之政策，而得各國之承諾，於是中國將亡而復存，將絕而復續，天下之人，見此事變之亟如彼，而底定之易復如此，多有駭然不知其所由者，嗚呼！是不明瞭於世界之大勢者也！夫憂心於瓜分之禍者，不當問中國之能被瓜分與否，而當問各國之能行瓜分與否，蓋以中國之弱卽無義和拳之變，各國苟欲取之，可決清政府必無抵抗之能力，故其能被瓜分與否，不成問題也，惟各國苟欲瓜分中國，則於中國之內必惹起各國之大爭奪，勢必至於不能相容，則是以勢力不平均之故，而不能遽然瓜分中國之原因也。此原因不以義和拳之事而有所變易，故雖十一國聯軍占領北京，而仍無一國提起瓜分之禍者，美國素以保全中國爲政策，慮列國有乘此次事變而逞其野心者，故首以保全領土之議，要求各國之同情，各國審度情實知瓜分之未遽能實行，因亦相率允肯。俄國素持侵略主義者也，然既知各國之內情如是，則不如先提出北京撤兵問題，以市恩於清政府，冀得厚酬於將來，此誠俄國慣用之手段也。（當時各國已窺破此意，故美英德日均以爲時尚早，拒其請。）

至於英德協商，則不惟決定兩國之方針，且同時使世界之輿論，歸於一致，而對於懷抱野心之國，實無異示以抵抗之意。蓋當時英國遣錫摩將軍督師至長江。長江者，英國所設定勢力範圍者也。德國見之，疑英將變勢力範圍為領土，而遣德大將華德西率重兵屯於北方，英國亦疑有蠶食之志，乃互相約束，以制其野心。且英俄對抗勢力於中國，今者俄國大得志於東北，乘義和拳之亂，出重兵於滿洲，以英國之獨立而干涉之，未見其必有利。德國者，素與俄法為同一之行動，今若與德協商，則殊足殺俄國之勢，兩國同意，他國必無有生異議者，此英與德協商之本意也。德國欲專有山東省之利益者，然以比之長江沿岸，則其範圍之廣狹，與利益之厚薄，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此德國所舍嫉者也，且德商務日盛，船舶銜接於長江，其貿易頗雖遠不如英，而德亦非無望者，與其以長江流域之利益歸英國所專有，毋甯從開放門戶之政策，以與英分其利之為得也。况可藉此以與英國結其親交耶，此德與英協商之本意也。故一千九百年十月十六日，而協商成立。日美俄法奧意皆承諾之，各國政策既已決定，故議和之事得以迅速告其成功。於是震撼天地之風潮，一時歸於平息，而中國之人，痛深創鉅，轉瞬已忘，文恬武嬉，復還故態矣；吾嘗論之，

義和拳之扶清滅洋，不過召各國干涉而已，而清政府之外交政策，實足惹各國之瓜分。夫義和拳之舉動，誠為各國之公敵，而各國對付之政策，亦惟出兵以平靖之而已。紛擾既定和平旋復，於各國平均勢力政策無所妨也。惟清政府之外交政策則不然，無與強國聯盟之資格，而顧乞憐於其鄰，使一國獨沾其厚利，此為破壞各國之均勢。故授一利權於甲，而乙丙丁戊皆不得不起而求相當之利權，以為之償，遂以啓瓜分中國之局，其為害烈於義和拳十倍！故光緒廿四年內，割地之事，不絕於書。而義和拳之役，則講和談判，易於決定，其故皆由於此。夫義和拳雖曰內亂，實無異於對外而宣戰，而以其無傷於各國之均勢，雖被干涉，猶不至於召瓜分，況夫革命軍起。堂堂正正，以破壞世仇民賊之政府為目的，而對於外國，一切照國際法以行，并無干涉之原因，更何致有召瓜分之結果。事實具在，來者難誣，世之以瓜分恐嚇革命黨者，宜知所返矣！

義和拳之變，各國因維持均勢之故，終執開放門戶保全領土之政策已如上所述。此之政策實各國審勢度力所不得不然者。設有一國，起而反對此政策，則妨害於各國之安甯，而必至為各國所不容。愈以知均勢世界，一國獨逞野心

之難也。觀於日俄之戰事，愈足以證前所言各國苟欲強行瓜分之事，則必先啓各國之大爭奪者，爲至當而不易矣。俄國因義和拳之亂，駐重兵滿洲，雖因各國定保全領土之政策，不能顯然以行其志，然滿洲撤兵之議，遲之又久，遲延不決，又要脅清政府締結密約，使讓與滿洲之實權，實隱示各國以久占領滿洲之意，英日憂之，以一千九百〇二年一月三十日，締結英日同盟條約，自結此條約，日本與俄之交涉，益以強硬，明治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提議於俄政府曰，俄國苟欲永久占領滿洲，不惟破壞機會均等主義，卽清國之領土保全，亦爲之破壞，而於日本，則利害關係尤爲重大。蓋俄國而雄據滿洲，以瞰乎朝鮮之側，則朝鮮之獨立，蒙其所迫，而俄國伸張勢力於朝鮮，有加無已，夫朝鮮者於日本防護線爲至要不可缺之前哨。故朝鮮之獨立，有關於日本之安甯，而日本在朝鮮所有政治上及工商業上之利益與勢力，實不可不殊於他國，爲日本計，決不能讓之他國，且不能與他國分有之者也。故觀俄國之行動，實使日本不能坐視云云。（以上節譯日本外務大臣小村氏令駐俄公使栗野氏抗議於俄政府之語。）而俄政府對於日本之協商，惟以遷延推宕爲事，日本要求協商之條件，其最要者有三：一曰尊重清韓之獨立及領土保全，二曰調和日俄在朝鮮

之勢力衝突，三曰調和日俄在滿洲之勢力衝突。而俄國初答以尊重朝鮮之獨立及領土保全無異議，日俄對於朝鮮之問題亦可互相參酌，至於清國獨立及領土保全，與滿洲事件，則付之不議不論之列，且告日本曰，俄國與清國之交涉，不願有第三國出而與聞。亦不容其干涉。日本再三促之，則承認日本在朝鮮有優勢之利益，而滿洲問題仍不置答。此為俄國之狡計，蓋姑聽日本之得志於朝鮮，而已則充拓勢力於滿洲，迨滿洲已定，則朝鮮可不勞而下也。日本亦知其意，以為滿洲問題不解決則朝鮮問題亦無由解決，相持不下，談判遷延，亘於半年，終至破裂。遂以一千九百零四年二月日本與俄羅斯開戰，世之昧者謂俄不過侵略滿洲，於日本有何關係，不願傾全國之兵，以交戰於滿洲之野，有苦於不解其意者。又有謂日本為義而戰，以保全中國者，是皆不審當時之情勢者也。俄占領滿洲，不獨中國受其害，即日本亦不免於危亡，蓋日本以朝鮮為屏蔽，而朝鮮以滿洲為屏蔽，無滿洲是無朝鮮也。生朝鮮是無日本也。故日本苟救其國之危亡，勢不能不與俄決勝負於滿洲之野，此為自衛其國，非為中國而戰也，讀者觀於此，而知各國均勢之故矣。頗有人疑各國苟欲瓜分中國之土地，甯不能各盡其所欲取者而取之。何必同爭一著者。不知各國依於其國勢，

必不能不趨於同爭一著，例如俄欲南下，不能不取滿洲。日本欲固其國之藩屏，亦不能不取滿洲。此所謂同爭一著者也。又如日俄勢力衝突於朝鮮，當提議於朝鮮領土在北緯三十九度以北之部分，視為中立地帶，日俄均不得引兵入之，以避彼此之衝突。（名曰緩衝地帶，言設此地帶使彼此之衝突為之弛緩也。）此則於同爭一著之中，而巧設方法，以避相爭者矣，然仍不見效，終不能不解決于兵力。由是知兩國勢力未均而強行瓜分者，必至惹起兩國之大爭奪，日俄戰爭之事，誠其先例矣。自日俄戰事一起，而瓜分問題，歐美國際社會間罕有提及者，此誠清政府所得而偷安苟活之時代也。

然則以各國維持均勢之故，而中國門戶開放領土保全，遂可以長治久安矣乎？是則不然，中國乘各國未能遽行昧分之際，急起而謀自立，以雄飛於世界，則誠千載一時之機會，若以此為可以永保無虞，而委心任運，聽其自然，即必亡之道也。今述其義如下：

（一）保全領土之真解如何？就表面觀之，保全領土，固極平和之語也。就反面觀之，中國領土，不能自保全，而願待人之保全乎？是則中國雖有領土主權之空名，而已失其實力矣。且保全與否，其權在人，各國能保全中國之領

土，反言之，則亦能不保全中國之領土，是保全在人，則分割亦在人也。法國能保護安南，則亦能宰割安南。日本能保護朝鮮，則亦能宰割朝鮮。各國言保全中國，其保全之字義，雖與保護不同，然其無獨立之能力，而至於藉他國之力以保全，則一也，故中國若不能脫除受外國保全領土之名，則不可以一獨立於世界。

(二)維持勢力平均之真解如何？所謂維持勢力平均者，言不使一國在中國得特殊之利益也。各國爭勢力於中國，若有一國所得獨多，則不均矣。欲求均勢，有積極消極兩方法：消極方法曰，不使有一國所得獨多。積極方法曰，如有一國所得獨多，則其他各國，亦各起而取之，以求相當。例如光緒二十四年內，德國一取膠州灣，而各國羣起競取，此積極方法也。此後相約以保全領土，俄國欲起而強取，則力制之，使無所得，此消極方法也。此皆從各國關係着想。而非從中國着想。其不至於瓜分者，以有同一之地域，而為兩國同欲，既不能獨取，又不能分取，遂相約以彼此皆不得有所取耳，如一旦各國思得新法，以解決此難題，則行積極方法，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復相制，而瓜分之禍成矣。

由是以言，所謂保存領土平均勢力云者，中國決不可恃以為安，亦至明矣。吾以為中國處此時會，正如人方受縊，其繩忽鬆，正乘機脫難之時，若以其弛緩而安之，延頸以嬉，若忘繩之猶環其頸者，則其人不至於纒首不止，此真至愚之夫也。吾觀清政府在日俄戰爭時期中，侈然安枕，如醉如夢，而歎其心之已死。彼以為各國以維持平均勢力之政，而保全中國之領土，此誠太平無事之時矣，曾不知各國獨無方法以處此乎？

試觀日俄之戰，以勢力衝突而戰也，及其戰罷，而遂有日俄之協約。蓋既以勢力衝突而開戰爭，則其事後，必求所以免勢力之衝突者。於是乎以均勢之目的而發生協約，日俄之關係定，則其對於中國之關係亦定。其協約第一條云：「兩締約國與清國所訂現在實行條約，兩國所已得之權利，應互相尊重。」其所以規定此條者，何也？日俄戰爭以前，兩國爭勢力於朝鮮滿洲，今日本以戰勝之結果，而得優越之勢力，然野心之俄羅斯，固非因是而絕望於東方侵略者，則改其方針。用全力於外蒙古，然滿洲蒙古地相接近，兩國恐又以此而生衝突，故為互相尊重其權利之約。依此約文，日本在滿洲之行動，俄當尊重之，俄在蒙古之行動，日本亦當尊重之，兩不干涉。所謂爾無我詐我無爾虞

者，如是始可免第二次之戰爭也。其第二條云：「兩締約國當任清國之自主，及其帝國土地之均一，以及各國工商業之平均，並設種種方法，務求和平。」所謂任中國之自主者，與上文所述保全領土之意義，同一解釋，可不複及。然彼日俄固尚有深意存乎其間者，蓋當斯時日本用全力於朝鮮及滿洲。俄用全力於蒙古，經營未竟，勢尚不能更進一步以蠶食於內地，此國勢所使然也。蠶食未及於內地，而懼兩國有一中國獨逞其野心者，則均勢之局，又將破壞，故豫為規定，而有「土地均一」之約。淺言之，則曰以朝鮮滿洲及蒙古之經營，全功未竟，故內地暫置為後圖也。深言之：則曰於未竟滿洲朝鮮及蒙古之功以前，已豫為後日侵略內地之計畫也。日俄協約締結以前，日本先與法蘭西協約云：「保全清國獨立及其領土，並保護各國在支那之商業，清帝國諸地有接近於日法締結國所有主權保護及占有權之領域者，亦必保持其秩序。」日法所以為此協約者，則以安南之地，為法所踞，日本久已垂涎。日本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為臺灣總督時，曾著論日本取安南之法，法人為之驚心動目，近者日本大得志於朝鮮，為俄人所隱恨，法與俄同盟之因也；日本懼其協以謀我，故為此協約。其目的可以一言蔽之，日本不干涉法國在安南之行動，法國不干涉日本

在朝鮮之行動而已。其約中保護清國云云，前已述其義。所謂主權領域者，日本之台灣，法國之安南西貢也。所謂保護權者，日本之朝鮮，法國之安南東京等處也。所謂占有權者，日本之關東，法國之廣洲灣也。所謂清帝國諸地有與之接近者，如朝鮮接近於滿洲，台灣接近於福建，廣州灣接近於兩廣海南，安南接近於兩廣雲南皆是也。就此約文觀之，日法兩締約國所有主權保護權及占有之領域，互相尊重其權利，而不相干涉不待言矣。即清國諸地有與之接近者，亦相與保持其秩序。所謂保持秩序云者，亦以其地為現在之勢力所未及，故置為後圖，而豫相約束。是故日本用全力於權力所及之地，（朝鮮等）而法不出而干涉之。法用全力於權力所及之地，（安南等）而日本不出而干涉之。正與日俄協約同一精神，而為善避勢力衝突之良法也。

日俄協約締結後，英俄亦有協約，其關於波斯阿富汗者，可勿論。關於西藏者，則云「兩國政府協約，承認清國政府對於西藏之宗主權。」夫英俄之均勢力於西藏也久矣，今舉而還之清國者，則以兩不相下，與其一國力取，一國力爭，毋甯兩不取之為愈也。然清國之能保有宗主權與否，則視清國之能力如何？無能力而強言有宗主權，我終見為朝鮮之續而已矣！（此協約關係較

輕，故不詳論。）

日法日俄英俄三協約，皆成於一千九百零七年四五月之際，蓋在日俄戰爭之後，各國鑑於均勢之世界，決非一國所能強起而破之，果如是，不獨無以達其目的，徒以貽國家無窮之戚，故戡其獨利之野心，而爲此兩利之方法，此協約所以爲應於均勢政策，而不得不發生者也，至於協約之關係於中國，可不言而喻。然前此各國雖有要求某某省不割讓之事，而皆與清國交涉，以其地爲清帝國之領土也。今日法協約中有「清國諸地與之接近者，亦必保持其秩序」云云。此爲有關涉於清國之領土權，爲清國所當與聞者，然日法兩國，直相與締結，未嘗一商之於清國，此外外交上罕見之事也。必求其似，則如甲午戰役以前，日本初與朝鮮交涉，承認朝鮮之獨立，其後又與清國締結種種有關於朝鮮之條約，而皆不待朝鮮之承認。夫日本既認朝鮮爲獨立國矣，則其與清國締結有關朝鮮之條約，斷無不待朝鮮承認之理，而日本願乃若此，是視朝鮮如無物也。故自清日戰爭俄日戰爭以後，而朝鮮遂爲其被保護國。今日法協約中有關於清國之規定，而竟不待清國之承認，直情徑行，舉動如此，吾人爲將來計，安得不長慮却願也！

粗觀協約原文，似日本所經營者在朝鮮，俄國所經營者在蒙古，法國所經營者在安南，於中國國土，尚無關係，可勿爲杞憂者，雖然，讀者請君亦念及包圍之狀乎？由外而內，漸逼漸緊，前進一步却即深入一步。吾願諸君當日本經營朝鮮之時，勿忘福建之危急也。當俄國經營蒙古之時，勿忘北方諸省之危急也。當法國經營安南之時，勿忘兩廣雲南之危急也。讀者諸君思之，俄國侵略滿洲之時，未嘗有一彈丸及於日本三島也，而日本已動兵於滿洲，與之決戰，誠以待其定滿洲，略朝鮮，進窺日本時，而後言戰，則已戰無可戰，故不如即於此時決戰之爲愈。謀國如此，可謂能見遠者矣！然則吾國人當日法日俄兩協約締結後，若以與無關於內地，而漠然置之，豈必待其深入內地時始爲之備乎？若然，是直欲爲台灣海參威廣州灣之續也，豈不哀哉！

夫能知日俄法於底定朝鮮蒙古安南後其前進之方向如何？則不可不於其未能前進之時，起而止之，而能遏止之與否，則視我國民之能力如何爲斷。遠則決之於二十年以內，近則決之於十年以內，使此二十年或十年中，我國民之自立程度，日進一步，則外國之侵入程度，日退一步。如是，則中國終必至獨立於世界。不然，則外國之侵入，將無已時，及勢之既成，雖有智者？莫之能

挽，此誠中國存亡之問題也。

外象之危急，既如此矣，反觀乎內，則更有令吾人不能一日安者，蓋外國之侵迫由外而至。彼清政府其初固亦由外而至，而今則盤踞於內，視爲己有。是則外國之侵奪，尚有將來，而清政府則固於既往及現在，有侵奪中國之實者也。嗚呼！吾中國可以爲大清之順民，卽可以爲大法國之順民，大日本之順民，大俄國之順民，不觀臺灣人之日本德政碑乎，前之稱頌大清深仁厚澤者，今稱頌大日本深仁厚澤矣！不觀海參威人之大俄聖德頌乎，前之以撫有六合頌大清者，今觀以頌大俄矣！又不觀庚子聯軍入北京乎，昨猶馴伏於大清之下者，今則改稱各國順民矣！吾國民何以若此，則以清與日俄等皆外國，故惟強是從也，然則欲吾民不爲外國之順民，必自不爲清國之順民始。

況乎中國所以有瓜分之禍者，如第二段所述，何莫非清政府所致，是則清政府不特奪中國爲己有，且更以斷送於他人也。是一亡而再亡之也。故吾人得一言斷之曰：欲消除瓜分之原因，當先撲滅滿洲之政府，是謂革命以杜絕瓜分之禍。

最適於爲中國革命之事者，其在今日乎！乘日俄法三國方有事於朝鮮蒙古

安南，而於中國內地勢力，猶未平均之際，急起直追，使中國由亡而存，由弱而強，由危而安，誰能禁之。不此之務，而優游玩忽，日復一日，坐使各國之勢力關係日就調協，分配均洽，則何難更立一協約，以分取內地者。至此時而始起革命，則緩不及事，有相率以為強權者之魚肉而已矣。或問曰：外交之失敗，滿政府實尸其咎，誠如子所言矣。今日舍改造政府，實無他策，而改造政府：固有二方法，以激烈方法而得之者，革命是也。以平和方法而得之者，要求立憲開國會是也。誠能達要求之目的，亦足以救亡，不愈於革命之勞而後獲耶？應之曰，為斯言者，有三不可：吾輩在今日，宜使國民皆知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苟無此觀念，則自甘為亡國之民而已。二百六十年前，清之為外國，與今者俄法日本之為外國同也，清以外國，入據中國，吾國民勢窮力屈，不得已而抑伏其下，斯固無可如何耳。若與之言立憲，是表其忠順之意。而置恢復大計於不顧也，是忘中國人之中國也。如是則他日俄法日本起而代之以施行憲政於中國，吾國民其亦安之乎，此一不可也。

今日之言立憲者，其意欲調和滿漢兩民族之感情，此所謂倒因為果者也。夫民族調和而後可立憲，非一立憲而民族即可調和。奧地利非立憲國乎？何以

立憲之後，諸民族仍爭競不已，而國會政治歸於無效也，瑞典挪威非立憲國乎？何以立憲之後，仍以民族不同之故，而至於分離也。然則民族不調和，決無能立憲之理，即使粉飾觀聽，布憲法，開國會，適成爲死文徒法而已，此徵之歷史而可知者也。滿漢兩民族相水火於中國，滿洲人以少數而居征服者之地位，漢人以大多數而居被征服者之地位。正剛毅所云：漢人強滿人亡，漢人疲滿人肥，固絕對無相容之理也，此二不可也。

即使如希望立憲者所言：民族終可以調和，然此事固非可以易言者，考之歷史，兩民族相遇，雖素無惡感，猶必相安既久，始能漸以同化。蓋其精神體質，本不相同，故融合之難如此。況兩民族之有世讎者乎！今漢人之於滿人，結九世之仇讎，互二百六十餘年之積怨蓄憤。兩民族之間，若有巨浸橫斷之，使不得相合，以言調和，期之遠者，吾不得而知之，然欲如希望立憲者所言，三年之內，可開國會。或言七年，或言十年，或言二十年，吾則可斷言其無效。何者？既往之歷史，已固結於人心，而目前之情實，更令人不能一日安，而欲其消融於短期之中，固必無之事也。夫欲救中國之再亡，不可不於最短期之內而解決之，此前所已言者也。然於短時期之內，決不能得滿人之同

意，以救中國之亡，事實明白如此，然居今之世，而猶汲汲然言融和滿漢者，果何心也？譬之人家，猝遇火災，當其呼救時，必望其鄰里親戚朋友之相救，而無有望仇人之相救者。蓋鄰里利害相關，而親戚朋友休戚相共。故望其相救，爲人情所宜然。至於仇人，則固無望其有矜憐之意，向之乞救，未見其能許諾也。即使乞救之言，足以動聽，亦必不能如鄰里親朋之易諾，再三以求之。恐未得其諾，而家已燼矣；況夫縱火以焚其家者，卽爲仇人，而願望此仇人之來救，此真非天下至愚者，必不出此。今憂中國之垂危而思救之，其救之不容緩，無異見家之被焚而呼救也。提倡民族主義，欲合同胞以救中國，無異呼鄰里親戚朋友以救火也。滿洲既亡我中國，又將舉中國而授之外人，乃反望其立憲，無異呼縱火之仇而使照舊之救火也。

吾今欲問反對者一語曰：外國侵入之勢。危迫如此，我等將於此最短期內謀解決之方法，此當恃漢人爲之乎？抑當恃滿人爲之乎？如曰欲恃滿人爲之，則吾將更問之曰，於此最短期內，能得滿人之同意歟？知必不能得其同意，而願妄冀其或然，坐使外患日深一日，至於莫救，則亡中國者，必此人也。夫滿洲政府之不足與言，歷史固有證矣。例如康有爲之徒，專以乞求清政府

爲事者也，甲午乙未以來，設保皇會，乞求歸政而不應。丙午丁未以來，設帝國憲政會，乞求立憲，至今而終不應，雖其間清政府震於革命黨之進取，有預備立憲之僞說，而其頑固之實際，仍如故也。夫康有爲之徒，享乞求之生涯者，十有餘年，而無效若此，然則再期以十年之久，何能有濟，徒欲導一國之人民，放棄責任，惟以乞求爲事，今日乞求而不得，更俟明日，今年乞求而不得，更俟明年，當吾民搖尾乞憐之時，卽外國鼓刀競進之時；蹉跎荏苒，以待瓜分，及瓜分之時機已至，則對於清政府之乞求，庶幾可息，又將以乞求之故態，對於外國矣。是則謂乞求立憲者，實助成瓜分之禍，無不可也！

或者又曰：外國侵入之大勢，其例如此，於此時而起革命，或外國乘機以來干涉，或清政府情急而請求外國之干涉，皆意中事，然則革命不更足以促瓜分之禍乎？應之曰：外國以維持勢力平均之故，而旦夕不致起瓜分之禍，此前所已言者也。未能解決均勢問題，則中國雖有內變，亦不致以啓干涉，此證據義和拳之事而可知也。若猶以爲未足，則請更引最近革命之行動，與其對外關係以證之：去年以來，革命軍一起於欽州，再起於鎮南關，三起於河口，是皆廣東廣西雲南之邊境，而與法屬安南接壤者也。河口之役，革命軍不獨與安南

之老街擊柝相聞，且舉滇越鐵路而為軍隊權力之所及。法國者，素與俄國同抱侵略主義，為人所駭視，今得此機會，宜有以藉口，以肆其兼井，乃不惟嚴守中立而已，清政府與之借兵，且固拒而不從，然則吾前謂各國非能瓜分中國，實清政府召其瓜分，此得以為證矣。至於清政府請求瓜分而猶不應，則吾前謂苟無破壞均勢之局，雖有內變。亦必不至於干涉，又得以為證矣。使非雲南之清兵妄殺法國士官及其軍人，則並法國之要求賠償，而亦無之。試觀自欽州起事以來，以迄河口之役，凡互一年有餘，法國曾無何等之要索，則知此次因殺士官而生交涉，實清政府所自取，而不可以之責人，此為理之不容逃者。論者咎法國要求之鉅，妄謂革命軍有以致之。曾亦思清廷為此蠻暴之行為者，果革命軍嗾使之乎？抑革命軍有能禁止之權力乎？且清廷以乞求法國干涉革命軍之故，至不惜犧牲利權，以為報酬，則其無愛惜國內利權之心。已不啻與人以共見。政府而無愛惜利權之心，則利權之斷送，等於唾棄，視土地鐵路礦山之價值，曾不如革命黨數人之頭顱。得罪國民，莫此為甚。乃論者徒傷心於利權之喪失，而不追究斷送利權之政府，更不推考此政府用心之所存。吾觀於此，而嘆所以亡國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者，良非無故也！故觀於政府輕擲利權之事，

而吾前謂清政府無愛惜中國土地之心，又得以爲證矣。

或者又曰：日本俄法諸國協約以謀中國，無論如何之政府，皆不能以力相抗，非獨清政府爲然。今謂非革命不能杜絕瓜分之禍，豈知雖革命亦不能免瓜介之禍乎？應之曰：當今之世，一強國必不能與數強國相抗，如德法英日俄美六國並立，設五國同攻日本，則日本必亡。設五國同攻俄羅斯，則俄羅斯亦亡。然勢不出此者，何也？凡一國立於世界，必與他國有利害關係，其利害相反者，則常存仇敵之心。其利害相同者，則嘗存聯結之心，此各國所不能免者。故日本則與英國同盟，俄國則與法國同盟。此無他，一國不能孤立於世界，必連合利害相同之國，然後能制人而不爲人所制，此各國之自爲計，有不能不出於此者。願清國獨不能得他國同盟者何也？其始賤外，其繼仇外，其終媚外。賤外仇外時代，無與他國同盟之心，他國亦無有與爲同盟之意。至於媚外，則雖欲與人同盟，而人亦不屑與爲伍，蓋天下未有媚人而能助人者；國之所以求同盟，欲其相助也。媚人者已無自立之能力，何能助人，人亦何樂乎其爲助。故前雖與俄國同盟，實無異爲其傀儡，以其不能自立也。以是之故，各國中雖有與清國利害相同者，而迄不能成輔車唇齒之勢。於是各國與清國之關

條，惟各國自定之，或協謀以定之，而清國不能苟參末議。保全在人，分割亦在人矣。今列國對於清國之方針，可分兩派。一曰保全派，二曰侵略派。就日本而言，此二派均有勢力。保全派之言曰：日本國小而強，既為歐美所嫉妬，慮小敵大，寡敵衆，終不足以持久，將欲立弘遠之規模，則不可不與亞東之小國相提攜，以並立於世界，故中國之保全，實日本之大利也。設如侵略派所言，與各國協謀，以實行瓜分之策，縱令得割據一二省之地，然各國近在肘腋之下，關係密切，利害衝突，無異投本國於漩渦之中，非謀國者所宜出也。侵略派之言曰：清國不能自立，故各國競起而取之，中國亡而日本孤立於東亞，此日本之大患也。清國既無能力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日本為自固其國計，不得不掌握東亞之霸權，以日本之勢力與形勝，出而經路東亞，決非他國所能及，設日本亦因循坐視，則他國將先起而為之，斯時東亞之霸權，將屬於他國，而日本不免於受其侵迫，所謂當取不取，必受其咎者也。於二派者，所見各異，自欲問何派得以實行，則純視中國之現狀如何以為斷。使中國而能自立，則保全派必勝，此非有所愛於中國，日本固以此為得計也。使中國而不能自立，則侵略派必勝，此非有所惡於中國。日本固以此為得計也。例如日俄戰爭以前，

侵伸張勢力於東亞，則日本起而爭之，及戰勝之後，日本遂奪俄之勢力以爲己有，且變本加厲焉，此則侵略派所當先他國而取之者也。夫知中國不能自立，則必不免於侵略，然則中國若能自立，其不致於無以解侵略之憂，亦至明矣。彼之斤斤焉以各國侵略爲慮者，正由未知各國侵略之原因，故聞有謂革命可以杜絕瓜分之禍者，而不能遽解耳。是故國民革命是一事，外國瓜分又是一事。兩者初無關係，然苟不革命，無異於坐待瓜分，外國苟至於可以瓜分之時，無有不實行其侵略。今若乘其未能實行侵略之際，亟起革命，力致中國於富強，卽不獨中國之長治久安，必由於此，卽世界和平之局，亦必由於此，二者惟國民擇之而已。

吾之論於是終，全篇所言，引證事實，陳述所見，無有杜撰，亦無違心之語，甚望海內君子，進而教之，若反對黨以爲不然，更相與詰難，以明真理之所在，亦吾之以樂受也！

國民革命的意義

（民國十四年九月六日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典禮演說詞）

本校自從蔣校長廖黨代表奉總理命創立以來，爲時不過年餘，第一期的畢業學生，已經隨着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黨軍，於今年東江之戰，廣州附近之戰，掃除反革命的勢力，最近又在廣州市鎮壓反革命派，解除反革命軍隊的武裝，成績燦然。第二期的學生，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參加上述各項工作，於今已畢業，此後研究，時代告一段落，擔負責任時代，於焉開始，且日漸加重，必能繼續上述各項工作，而使之擴大。兄弟對於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的前途，實在馨香以祝！

目前應該繼續的工作，第一是統一廣東。黨軍的目的，在全國而不在一省，但依工作的次序，非先將廣東統一，決不能着手於統一全國。證之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伐軍深入江西，連戰皆捷，而反革命派在廣州蠢動，爲北伐軍後顧之憂，以致功敗垂成，可見廣東若不統一，是不能輕易進取的。以黨軍前此的成績而論，深信統一廣東的事業，必能由黨軍做成，而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參加此項事業，也必能和第一期畢業學生諸君一樣的勝任愉快，此可爲諸君預賀的。

剛纔我們同在一起，恭聽總理的遺囑，遺囑的頭一句話，是國民革命。現

在軍事委員會制定各軍統一的名稱，也是國民革命。兄弟想今日說些泛常的話，不如將國民革命四字，提出來討論一下，作為贈言，較為有益。

國民革命，是整個的名詞，他的定義，總理在遺囑中，已解釋說明白了。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何以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為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誰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加于中國呢？是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的唯一目標，便是帝國主義，明白明白，無有疑義。帝國主義不倒，中國的平等自由，無從恢復。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建設，都無從說起。所以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實在是卑無高論，凡是有覺悟的國民，都能做得到的。然而以前國民革命的時候，往往於一二重要條件，有所忽略，以致留為後日的大患。例如十八世紀時候，歐洲各國，紛起革命，而其結果，將革命所得的幸福，歸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甚至取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樣的國民革命，不止於世界有損，即於自己的國家，也未見有益。試看歐洲各國，最近社會革命的現象，及歐洲大戰時代的殺戮破壞，便可以明白。所以今日的國民革命，應該應於現在時代的趨勢，有一種特色，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因為有三民主義為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擔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就部份來說，是中國的，就全體來說，是世界。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有此二特色，所以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應於現在時代的趨勢，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以上二特色，凡讀過總理三民主義的，都可以領略得到，而總理在遺囑上，更有簡單明瞭的說明。所謂『喚起民衆』便是第一特色的存在。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第二特色的存在。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此目的的方法，在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什麼叫做喚起民衆呢？民衆的最大部份，是農民工人，在未喚起的時候，農民工人，絕不知道國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喚起以後，則農民工人必成為國民

革命的最大勢力。因為農民工人的本身利益，與帝國主義是絕對衝突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帝國主義之要殖民地，其最大目的，無非掠奪農民血汗得來的農產物以為原料，掠奪工人血汗得來的製造品，以為商品，所以有了農民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至於商人，普通看來，似乎與農民工人利益相反。其實在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商人，除買辦階級外，其本身利益。也和農民工人一樣，與帝國主義，絕對衝突，絕對不能妥協。因為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商人獨能解除，而且商人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商人獨能解除，而且商人所受不平等條約束縛的痛苦，較一般人民，更為深切。帝國主義資本的壓迫，如金融操縱等等，政治勢力的壓迫，如關稅協定等等，都是使商人永無獨立發展的希望，故商人於喚起以後，必能和農民工人一樣，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知識階級，他們所受經濟的壓迫，沒有農民工人商人這樣痛切，那就全仗他的良心的壓迫了。國民革命時代，最要緊的，是集合全民衆的勢力，向着一個目的而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這個本是自然的，因為他們所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們的需要也相同，不過不經喚起，便不能集合，所以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是國民革命最要的方法。俄國大

革命的當初，托爾茲基一派，專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運動，列甯則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農民運動，則農民必與工人階級分離，使革命的勢力，為之薄弱，所以他注意農民運動，引他們參加革命，遂做成俄國大革命絕對大多數的勢力，使革命的基礎堅固不可動搖，這樣的革命辦法，是我們所當取法的，以上理論，可歸著為三點：

(一) 革命本是為民衆的；(二) 喚起民衆為民衆自己利益而革命；(三) 革命得到民衆的利益。

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兩種：(一) 是和我們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近如安南高麗，遠如印度，他們求自由平等的需要迫切，和我們相同。他們的敵人，也和我們相同。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工作，我們和他們聯合，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二) 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現在已能用國民的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的。例如蘇俄，他已使本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更進一步，要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如列甯所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二

萬萬五千萬人。革命的目的，是為求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故此革命的義務，是要為人類大多數的利益而奮鬥。於這一個目的之下，聯合起來，同盡義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是十五萬萬，中國人數四萬萬，在全世界人數中，占了四分之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主義。

總理的遺囑，如日中天，應該讓人人去體認，不應該由一個人去解釋。兄弟如今將自己一個人的體認，敘述出來，與諸君的體認，互相印證，可以曉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如此緊要，如此偉大，總理所付托於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我們得了總理的指示的一條光明的大路，使我們生出無窮的興奮。我們想着我們所負的責任，使我們生出無窮的勇氣。

諸君啊，諸君於今開始負着這責任了，向着那一條光明的大路開始前進了，世界終是光明的，中國的國民革命，終是成功的，只看我們的努力。

一個人的理想，是無窮的，而生命是有限的，兄弟前天在廖黨代表追悼大會曾經稱述陳英士先生以至廖仲凱先生為黨犧牲的事實，以陳英士先生之精明

強幹，只看到帝制洪憲摧敗，便一瞑不視。以廖仲凱先生的至誠無息，只做到楊劉掃滅，便一瞑不視。兩位先生的思想，至少也周於全世界，而其生命只限於一部份事業的成就。我們此後的生命，最多不過幾十年，少者幾年，最少者幾月，皆未可定。只要在世的時候，為國民革命，盡心盡力，做過一些工作，那末，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不枉為人一世了。諸君啊，在諸君今日畢業的時候，兄弟敢以至誠為諸君祝：

繼續總理遺志！

繼續廖黨代表工作！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自由平等萬歲！

世界上一切民族自由平等萬歲

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三月十日 至十五日，各界開紀念總理週年大會，我曾有演說，

原想將迭次演說，都筆記出來，不幸病了，如今還在病中，只得將緊要的話，綜合過來，做這一篇。民國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總理的病，去年一月二十六日，始告絕望。二月二十四日，定了遺囑的稿，三月十一日簽字。十二日他去世了。在二十四日，我們請求總理給我們幾句遺囑的時候，總理說道：『我死之後敵人便來軟化你們了，你們如此強硬，是有危險的。』這幾句話，也由兄弟筆記下來，在場諸人，都有簽字，因為不是遺囑的正文，所以沒有請總理簽字在上頭。

各位同志想想，總理為什麼說這些話呢？

總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總理是於乙酉中法戰敗之年，決心要『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的，至乙丑年而去世，整整是四十年。顛覆清廷，是民族主義。創建民國，是民權主義。乙未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亡命海外，看見歐美經了民族民權的革命，一般人民依然得不到真正幸福，逼着來要做一回民生的革命，由此便研究民生主義。乙巳中國同盟會成立，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同顛覆清廷一樣，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同創建民國一樣，是民權主義。

至於『平均地權，』却是民生主義。總理的三民主義，至此方纔明明白白宣佈出來。而中國革命，亦至此方纔有明明白白根據着三民主義而成立的革命黨。

辛亥之後，總理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當時便有些同志對總理說：『如今民族民權主義都達到了，民生主義，外招列強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還是慢些說的好。』總理聽了，怫然說道：『我如果不講民生主義，我便不必革命。』然而這些同志，終於不聽總理的話。民國元年，公然在北京牽扯了無數野雞政客，硬將中國同盟會改做國民黨。哼，這是何等勾當呢？表面說來一是如今革命已成功了，我們不用做革命黨了，去做政黨罷；二是我們從前的夥計裏頭達官不多，大紳不多，是一件沒面子的事情，如今乘着機會，將達官大紳，一把拉來，以張聲勢。因為這樣，纔不恤把一個有二十餘年歷史的黨，硬拆了台，去拿大頭一班人合夥，另掛招牌，開張生意。哼，這已足夠肉麻的了！然而這還是表面的話，骨子裏頭，依然語不離宗，是取消民生主義，只看國民黨的政綱裏，輕描淡寫的，將平均地權抹去，便是一個絕大的表徵。

他們在北京做這勾當，總理卻也沒奈何他們，然而總理實行三民主義的

意思，不但不因此挫折，反而益加堅強。在這時候，總理的民生主義，除了以平均地權為骨幹之外，還加上以節制資本為骨幹，這是總理的民生主義之形成，看當時總理所發的言論，便可明白。

民國二年以後，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了，總理卻於此時，成立中華革命黨。須知道中華革命黨不是國民黨之後繼，是中國同盟會之復活。他的最大表現，一是回復革命黨的性質，二是確確實實將實行三民主義著於誓約。

中華革命黨到了民國九年，改為中國國民黨，名稱雖改，實質還是一樣。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提出宣言，對於三民主義，與以極詳明極嚴正的解釋。同時還根據三民主義定出最少限度的政綱。又於建國大綱中，詳細規定革命進行的順序。從此之後，三民主義自然大放光明了。然而道高魔高，第一次代表大會裏，已發見了不少反動分子的形跡。閉會之後，反動的形跡，更一日一日的擴大起來。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誨之諄諄，他們終於聽之藐藐。十三年冬間，總理在天津，臥病在床，他們已憑着安福系做媒妁，賣身給段琪瑞，做了走狗，去組織什麼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了。總理臨去世的時候，慘淡的顏色，動不了他們的惻隱，微弱的聲

音，喚不起他們的良心。總理死了不過幾日，他們已一心一意的，去做段琪瑞的偵探，來破壞中國國民黨。及至十四年冬間，公然有所謂西山會議。他們這般營營擾擾的爲什麼呢？原來他們和民國元年那班人一樣，是要取消民生主義。

綜觀前前後後所舉出來的事實，便可明白總理那一句話『敵人來軟化你們』的用意了。總理所不放心的，不是敵人來打擊我們，却是敵人來軟化我們。誠然誠然，軟化比打擊利害何止十倍！敵人的打擊不但不能使我們離散，反而令我們團結。我們有時候或者會被敵人打敗，然而這般的失敗，在我們不過偶然蹉跌，再接再厲，我們仍然可得着勝利。我再強硬說一句，敵人的打擊，是不能離散我們的，敵人如果聰明，也決不用打擊的方法，而用軟化的方法。古人說過攻心爲上。我們如被軟化，我們方纔可以稱得起無疾而終，我們方纔可以配饗籌安會問君子呢！敵人也不望軟化我們全部，只要能軟化我們一部，敵人便可袖着手，冷着眼，看我們自相殘殺了，這軟化的方法，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他都容易，總理不放心的，便在於此。

只是我們何以會被敵人軟化呢？我們如今所要追求的，便是會被敵人軟化

的病根在那裏。上頭說過，民國元年，已經有些同志，顧慮着民生主義，會招列強之嫉視，惹社會之疑忌了。啐，可見得民生主義已會招惹出事來，不必待什麼『赤化』了。這些顧慮，似乎可以說是軟化的病根。然而這還是公的意見不是私的意見，我們可以慢慢的解釋明白。解釋的方法，可以分做兩面。其一，我們祇是民族民權主義，已經足夠列強之嫉視惹社會之疑忌的了。民族主義之目的，在造成自由獨立的國家，那不和帝國主義要將中國來做他的殖民地，是正對頭麼？民權主義之目的，是要保障全國人民之生命自由等等，那不和軍閥官僚買辦土豪要魚肉人民以自肥，是正對頭麼？我們要他們不嫉視不疑忌，除非馴馴伏伏的永遠做他的奴隸。不然，他們總是放不過我們的，又何在乎民生主義呢？其二，我們如果不要民生主義，那麼，民族民權主義，都成爲無意義。人類因爲要生存，纔要有經濟權來養活，因爲要有經濟權，纔要有政權來做保障，所以民權主義，是要來做民生主義之保障的。而民生主義，是要來達民族主義之目的。還不要民生主義，要政治權做什麼，民權主義可是白講了。不要民生主義，人類何以生存，民族主義也是白講了。所以三民主義，看起來，是三個的，其實只是整個的，如何可以拆開呢？以上兩面的解釋，如

果出於公的意見的人，必然可以明白的，所以這一層，還不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

近日西山會議的人，比較民國元年那班人，似聰明些。他們說，他們並不反對民生主義，他們要孫文的民生主義，他們不要馬克斯的民生主義，他們如此說法，自以為聰明，而不知他們的糊塗，比較起來，還要利害。人人知道民權主義至盧梭孟德斯鳩而大成，民生主義至馬克斯而大成。總理生於盧梭孟德斯鳩馬克思之後，對於他們的學說，自然有所斟酌取舍。在民生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如臨大敵，和在民權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盧梭孟德斯鳩主義，如臨大敵，同一無聊。最奇怪的，他們口口聲聲的說道：『孫文的民生主義，是全民革命，馬克思的民生主義，是階級鬥爭。』他們又在民生主義裏尋出一個證據說道：『總理說馬克思是社會的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哼，達爾文說明生存競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達爾文出，然後生物始會生存競爭，馬克思說明階級鬥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馬克思出然後人類始會階級鬥爭，這是何等的顛倒！總理說馬克思是社會的病理學家，正因為馬克思看得出社會階級鬥爭的病理。如今照他們所說，社會階級鬥爭，是馬克斯製造出來

的，那麼，馬克思不是病理學家，竟是病的微生蟲了，這是何等可氣可笑的見解呢！總理憑着馬克思的學說，看出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鬥爭之現象，必日趨於劇烈，苦心孤詣，想出種種防微杜絕的方法，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等。綜其要旨，無非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以平和的方法，處理經濟，以除去階級鬥爭之病根，而謀社會經濟狀況之安全發展。這正是對於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而下對症的藥，並不是說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好好的，原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不須去理會他。然則總理的民生主義，和馬克思的民生主義，有何衝突呢？照他們所說，豈不是衛生學家和醫學家要勢不兩立麼？以上所說，雖然覺得他們無理取鬧。然而仍是出於公的意見，可以解釋明白的，所以這一層也不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

然則會被敵人軟化病根在什麼地方呢？我以為不是出於公的意思方面而出於私心方面。簡單一句話，便是他們的特殊地位思想。這種思想，說來話長，絕非一朝一夕之故，遠從人類未有歷史以前，沿襲下來的。本來人類有兩種欲望，一是生存欲，一是支配欲。所謂生存欲，是要滿足自己生存之欲望，如衣食住行之安樂自由等皆是，所謂支配欲，是超於生存欲之上的，如以強凌弱以

貴凌賤以富凌貧等皆是。生存欲是人人所當滿足的，一切的民生主義，無非想出種種方法，來解決怎樣滿足人人的生存欲。所以總理的民生主義講義裏，於人生之衣食住行，極爲注意。至於支配欲呢，却是人類相斫之原因。古語說『以天下奉一人』試想想一個人的生存，何至要以天下來奉呢？如今所謂大資本家若將他所擁的金錢，鎔化爲水，讓他和他的妻子一口一口的飲下去，一生也飲不盡，可見得這都不是他們生存上的必需品了。然而他們却偏要千方百計的弄來，死死的不肯放去，這全是由於他們要施逞其支配欲的緣故。因爲這樣，人生存上的必需品，都做了他們奢侈品的犧牲。甚至於連奢侈品也說不上，正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起來真是傷心！一切的民生主義，便是要對於這般人的支配欲，加以抑制。不但民生主義如此，不過自有民生主義方纔更爲徹底普遍了。人類的支配欲，從前發揮在貴字上頭，所謂貴然後富。自從十七八世紀，歐洲幾番革命，將君主貴族剷除了不少，却是同時，將私人資本制度，培植起來，革命的結果，民權落在大資本家的手裏，大多數人，還是落空，於是資本家做了君主貴族的繼承者，人類的支配欲，發揮在富字上頭，和從前恰恰相反，所謂富然後貴。中國革命的時候，有些守舊

派，還抱着貴然後富的思想，所以聽見人將『老爺』稱呼改做『先生』就把鬚子豎得壁直，寧可留辮子做遺老，躲在家裏，仍然要人叫他做老爺，至於那些維新派呢，卻時髦得狠，看破了而今已是富然後貴的世界，任憑將老爺改做先生，全沒要緊，橫豎是一樣的值錢東西。這種道理，惟有留學生，看得最清楚，而今中國以內，第一是帝國主義者，其次是軍閥，其次是官僚買辦土豪，這些都是富而後貴的出色人物，一般時髦，一方面要討這些特殊地位者的歡喜，一方面要鑽入特殊地位者的裏頭去，一聽見民生主義，是要將私人資本制度根本打破，要將民權普及於一般民衆，不容少數資本家獨享其利，要抑制個人的支配欲，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那可是絕了他們的希望了。不必帝國主義者發怒，不必軍閥等等動氣，他們自己就要磨拳擦掌，和民生主義，拚個你死我活，何況有帝國主義者在後頭慫恿着，有軍閥等等在前頭領導着呢。不幸我們就號稱同志裏頭，也有這些人在內。民族主義呢？排去滿洲人，正好讓我們漢人來享福，當然沒有反對。民權主義呢？祇有最看不破的籌安會六君子，還做了一回老爺夢。民生主義呢？老早已『外招列強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如今索性高高興興的加入什麼『反赤』『討赤』裏去了。這一點點私心

存在各人隱微的地方，永遠不說出來，孟子說得好『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
其事，』民國十五年來之所以亂至不可收拾，革命黨人之所以變節，所以會被
敵人隱化，簡單一句說，是原因於各人藏在軟微的特殊地位思想。

中國國民黨，是聯合民衆來做國民革命的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中國今
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所致力的，也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
綱裏，固然注重保障大多數農工民衆的利益，同時也注重保障其他民衆的利
益。我並沒有說，我們同志個個都要化成無產階級，我所要說的，我們同志最
少要有以下的幾個觀念：

第一，為什麼我們要革命？我們為求民衆的生存而革命。
第二，民衆如何纔能生存？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時抑制人人的支配
欲。

第三，如何纔能做到呢？要人人有政治上經濟上之自由平等。

第四，辦法和次序是怎樣的？總理所留給我們的著作已說得明白。

我們必須知道，中國今日，誠然，還不是能夠實行民生主義的時候，然而

我們對於民生主義之根本思想，必須徹底明白。不然，我們自己心中，先已藏着帝國主義，如何還能打倒帝國主義？我們自己心中，先已藏着軍閥，如何還能打倒軍閥？一旦眼中見着帝國主義和軍閥，與心中藏着的帝國主義和軍閥，邂逅着了，便融合起來，那時便軟化了。

我們同志，於徹底的了解之後，要以不斷的勇氣，猛向前進，則不但不會被敵人軟化，還能打倒一切的敵人！

革命的分于應有之決心

（民國十四年九月九日黨軍在北較場開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辭）

廖黨代表死了！

廖黨代表爲什麼死的？誰置廖黨代表於死的？

這兩句話，中國人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更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黨軍的同志，尤其不能不問。

廖黨代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他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他這回的死，是爲國民革命而死，置他于死的，是他的敵人帝國主義。

試看廖黨代表死後所有帝國主義報紙論調，及兇手的供詞，可以明白。

只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不是外國人，偏偏是中國人，我們拿着兇手陳順，他的供詞說：『廖仲凱是共產，所以打死他，』又說：『香港叫我們打死他，打死他之後，我可以分得萬多金子。』哼！隨便製造一個口號，拿大把的金錢，便可以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好利害的帝國主義的手段！

各位同志，帝國主義不但是殺廖黨代表用這一種手段。便是殺盡中國人，殺盡中國，也是用這一種手段。民國二年間，五國銀行團借二萬萬五千萬給袁世凱，便將革命黨殺的殺，趕的趕，不能容留在中國以內。民國六年間日本借三萬萬給段祺瑞，便將西南各處，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民國九年以後，英美借幾萬萬給曹錕吳佩孚，便告奮勇，要殺盡中國革命派，川湘各處，次第受其塗毒，而廣東革命政府，更爲其唯一仇殺之目標。以上種種！都是十四年來的事實。各位同志，有從各省來的，有在廣東生長的，不只眼見，而且身受，不用多說。帝國主義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這種手段，已成了習慣。從前的許多中國人，是這樣死法，許多救中國的

中國人，是這樣死法，如今廖黨代表，便是這樣死法，將來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救中國人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等到救中國的中國人殺盡了，中國也就殺盡了。

帝國主義不用說，他本是國民革命的敵人，最無聊的，是一般中國人，却甘心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替國民革命的敵人來出死力，陳順不過是走狗中之走狗，這一般走狗，中國隨處都有，我們如果要拿兇手，這一般走狗，沒有一個不是兇手。

中國人殺中國人，中國人殺救中國人的中國人，已經是在情理之外了，然而這一回的案情，還不止此，是以中國國民黨人殺中國國民黨人。兇手是陳順，陳順是朱卓文所指使的，林樹巍胡毅生趙士觀等是與朱卓文同謀的，他們不都是中國國民黨人麼；實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中國國民黨人的責任，而他們卻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破壞國民黨的命，至於謀殺黨裏頭最重要的同志，豈不更是在情理之外？這種原因，無論黨內黨外的人，都不明白，甚至於咨嗟太息，以為『同志間互相殘殺。』我們對於此點，以為有將原因解釋明白之必要。

凡是一個鬆弛散慢的團體，其中必含着許多複雜不純的分子，這是自然的事。中國國民黨在未改組以前，其中分子，可分為各派，有革命派，有反革命派，有假革命派；改組以後，仍然如此。只是在未改組以前，因鬆弛散漫的結果，各派繁然雜處，真所謂各不相謀，結合的力不大。排擠的力量也就不大。改組以後，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驟然緊張嚴整起來，團體既由散而整，其中分子，自然有由雜而純的趨變，於是革命的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也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不是革命的團結起來，肅清反革命假革命各派，便是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聯合起來，排斥革命派。這種化分，不但是改組以後所不能免的事，並且正是改組之本來目的。如果一個黨，讓種種分子。揉雜在內，那就只有分子的行動，沒有黨的行動，又何貴乎有黨。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正是要將革命分子，團結起來，將所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分子，驅逐出去。那麼，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分子，為保持他作惡的勢力，自然與革命分子為敵。我們無論是當局的或是旁觀的，對此現象，總應該分別個是非，不應該咨嗟太息，說一句『同志間互相殘殺，』便作爲了事。

以上所說，不只是黨裏如此，黨所屬的軍隊，也是如此。中國國民黨未改組以前，屬於黨的軍隊，也有種種派別；有公然背叛的，如陳炯明等是，這便是所謂反革命；有假借黨的名義來做盜賊的，如楊希閔劉震寰等是，這便是所謂假革命。至於不革命的呢，一時也說不了許多，總之不肯犧牲個人私利的，皆屬於此派。在革命旗幟之下，有這種種派別的軍隊，於革命不但無利，而且有害。民國十二年間，廣東一切痛苦不堪的現狀，都原因於此，所以創立黨軍，與黨的改組，在那時候，同有一樣的必要。

本黨改組的結果，如馮自由等，便驅逐去了；創立黨軍的結果，陳炯明等，最先掃除，楊希閔劉震寰等，跟着消滅；這便是革命的黨員革命的軍隊團結起來所以發生的效力。在這時候，反革命的，與革命的，勢不兩立，固不用說，而假革命的，恐怕揭去面具，現出原形，失了向來的憑藉，其敵視革命的，較反革命的為尤甚。至於不革命的，因為要保持他在黨中的安逸和利權？自然和反革命的在一處，以做他們排斥革命派的勾當。廖黨代表之死，便是死於這一般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黨員與軍隊之手。

各位同志，你們是不是革命的黨員？是不是革命的武裝黨員？是不是和廖

黨代表站在一條戰線上？如其是的，廖黨代表已經做了一個先登陷陣的犧牲者了，我們的戰線，已被敵人搖動了，我們如果不堅持着，不拼力向前，我們的戰線，一定為敵人所衝破，那麼，不但沒有了我們，而且沒有了黨。

出！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按住了傷心，提起了勇氣，將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分子，肅清去了！他們是殺廖黨代表到兇手，是殺中國國民黨的兇手，是殺中國的兇手，我們要用嚴厲的手段，將他們掃蕩乾淨！

出！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我們對於敵人仁恕，便是對於同志殘忍。各位同志猛省！各位革命的同同志猛省！

革命的份子，團結起來，不只要存在，而且要擴充，對於一切敵人，應該無容忍無姑息的，使之消滅，正如古人所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欲救中國國民黨，只有此法，欲救中國，只有此法。

我們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外，還應該有一口號，肅清黨內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份子！

武力與國民結合

本黨總理孫先生曾經說道，「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的武力，」這武力與國民結合，當作何解釋？何以不一直說使武力為國民的武力，而說由武力與國民結合以至於武力為國民的武力？

我們要知道這解釋，先要知道歐洲各國革命的歷史及中國革命的歷史。

歐洲革命，無論是從前法國的大革命，以至最近的俄國大革命，首先總是革命的民衆，以不完全的武裝，與專制君主所豢養的軍隊相衝突，軍隊受專制君主的豢養，及受專制君主之唆使，向於革命的民衆，揮其鐵腕，以肆摧殘。其後革命的民衆的影響，在軍隊裏，越入越深越擴越大，遂使軍隊背叛了專制君主，而傾向於革命的民衆，於是革命的民衆，以不完全的武裝，向專制君主進攻的時候，軍隊不但受專制君主的唆使，以摧殘革命的民衆，反站在革命的民衆那一面，去敵對專制君主，於是大革命遂告成功了。至於蘇俄的紅軍，是成立於蘇俄革命成功之後的，從革命的民衆裏，挑選出來，編為紅軍，以與勾結帝國主義的白黨為敵，這些革命的軍隊，是從革命的民衆裏出來的，自然的軍隊與民衆，趨向一致，沒有歧異。人人知道紅軍的黨代表，是有權威的，其所以有權威的原故，是因為紅軍中的兵士，出自革命的民衆，早已受過

了革命的洗禮，早已知道服從黨的指導。其在軍中，就軍事指揮一方面，服從軍事長官；而就戰爭目的方面，却服從黨代表，這是自然而然的。不然，爲什麼黨代表的制度，行於中國，便成了『橋踰淮而爲枳』呢？

中國革命的情形，和歐洲革命，有絕不相同的地方，便是中國自有革命以來，都是一面喚起革命的民衆，一面組織革命的軍隊。此等革命的軍隊的組織，其方式不外三種：其一是革命黨人，利用綠林，使之變成革命的軍隊。其二是軍隊的將官，是革命黨人，得了機會，便統率所部，起來革命。以前所謂革命的軍隊，大概不出於此二者，最近纔有所謂第三種方式，便是由黨立的陸軍學校裏，養成將官以之組織軍隊。前兩種不用說，不但軍隊裏的士兵，不一定是革命者，便是將官，也不能說一定是革命者，至多可以說有力的將官，是革命者。至於第三種，似乎可以假定所有將官，都是革命者了，然而所有兵士，却不一定是革命者，因爲所有兵士，都是招募得來的。招募得來的兵士，固然都是窮苦民衆出身，然而我們不能說凡是窮苦民衆出身的人，便能爲窮苦民衆出力，必須受過革命的洗禮，纔能爲窮苦民衆出力。

由以上所說，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便是中國革命的軍隊，不是由革命的民

衆裏出來，因此往往發生一種現象，便是將官革命，兵士也就革命，將官不革命，兵士也就不革命，兵士一定跟着將官走，而將官不必一定跟着黨走，明白了這一種現象發生之原因，便可知這中國革命的軍隊裏頭，時時有反革命者跑出來，不足爲奇了！

孫先生早已看到了這一着，所以提倡武力與國民結合，這是說革命的軍隊，雖然不是從革命的民衆出來，但祇要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民衆，互相知道，有不可離的關係，日益親密，日益結合，終至於結合爲一，成爲國民的武力。

如果武力不和國民結合，則這種武力，成爲國民以外的一樣東西，和國民越離越遠，終至變成了一個軍閥。無論本是軍閥，或本是革命的軍隊後來變成軍閥，都是一樣的覆轍，一樣的結局。

如果國民不和武力結同，則國民沒有武力來掃除一切軍閥和反革命的武力，縱使國民革命終得成功，而無謂的犧牲，在數量上必然更多，而距成功的期間，必然更遠。

所以一切革命的民衆，和一切革命的軍隊，必須把孫先生武力與國民結合

的遺訓，牢牢記着，軍隊千萬不要討厭民衆運動，民衆千萬不要岐視軍隊。軍隊發生錯誤，加以糾正，結果能使軍隊精良。民衆運動發生錯誤，加以糾正，結果能使民衆運動純熟。平時親愛，如家人父子，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如朋友師生，這樣纔能担負國民革命的責任，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什麼是腐化

我們要知道什麼是腐化？先要知道腐化的特質，其次要知道腐化的作用。腐化的特質是怎樣的呢。

我們常常聽見有些腐化的人，自己辯護道：「我們不講究吃，不講究穿，甚至於連東洋車也不坐，如何說吾們是腐化？」不錯！廉介是一種美德，無論是真誠的，或是矯飾的，我們總可以說是一種美德，只是這一種美德，做不得腐化的護身符，例如君主專制時代的臣子，大多數是貪鄙的，而其中也有一二廉介的，他們終身服官，一貧如洗，難道不是美德？然而他們腦中，只知道忠於一人，不恤爲了他所忠的一人，來做殺戮無數民衆的劊子手。難道因爲他們廉介，就不能算他們是民衆的敵人麼？以此例彼，腐化分子固然大多數是貪

鄙的，即使有一二廉介的夾在裏頭，而其為腐化自若。因為腐化與否，繫於政治主張及行為，個人節操的敗壞，固可以增長其政治上的罪惡，而其政治上的罪惡，却不能因個人節操而洗却。我們又常常聽見有些腐化的人，自己承認道「所謂腐化其實沒有什麼，只不過做官心切，甚麼大飯桶，中飯桶，小飯桶，大飯碗，中飯碗，小飯碗，一齊搶奪，所以背了腐化的惡名了。」這種說法，貌似埋怨腐化，實則為他們掩飾和狡猾。胥吏移重就輕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因做官心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固然是他們腐化的一個大原因，但是他們行徑的卑污齷齪，他們更大的罪惡，在於他們的政治主張及行為，成了民衆的敵人，這些更大的罪惡，比較他們行徑的卑污齷齪，為患何啻十倍！

然則腐化的特質，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來做榜樣：法國在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八年，歷史上大書特書說是「腐化時期」，國王路易腓力於十年之間，換了十次內閣之後，忽然一個畿佐內閣，却整整的做了八年，這總可算是「相安一時」了。然而他所以能「相安一時」，完全是分贓得法，在此那一般食民以自肥的人，固然可以「相安一時」了。而在一般民衆看來，辛辛苦苦，趕去了沙爾第十，所為何

來？爲的是促進共和，給一般民衆達到最迫切的解除痛苦的要求，不是給你幾個人「相安一時」的，所以那八年間的腐化時期，終於醞釀到路易腓力從沙爾第十之後，坍台以去。

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來做榜樣：埃及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九年間，也曾蒙過「腐化時期」的徽號，在那時期，埃及特別的是高談「建設」，他們全不想想，他們的國度已成了帝國主義競爭的殖民地，所謂蘇彝士運河的開通，不是什麼使埃及成爲世界的市場，致埃及於繁榮，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在埃及人民的身體上，插入一條抽血管，來抽埃及人民的血罷了。他們那時的需要，莫過於掙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爲國家爭回獨立自由，否則什麼也談不到。而他們那時，却高興非凡，以爲這真是發展物質文明的絕好機會，內則課人民以重稅，外則大借款以從事於所謂「建設」，他們的建設，不是全無意識的，除了大興土木，改築宮殿，改築街道以壯觀瞻之外；他們還知道注意尼羅河的改良工事，和上埃及的灌溉工事，以及其他鐵道工事等等，這何嘗不是應該的「建設」呢！然而「建設」的結果，到一八七五年已用去十萬萬元，從此便走上了破產的一條路，內則致人民於憔悴，外則終於被人連財政也監督起來了。

歷史上腐化時期的例子也太多了，隨便舉一兩條出來，前一條是國內的人民，正在要求繼續的革命，而他們却偏要不革命，於是乎腐化，於是乎倒臺；後一條是國家的境遇，已到了除革命沒有出路了，而他們却偏不要革命，於是乎腐化，於是乎倒臺。

如今可以肯定我們所謂腐化的特質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將革命變成不革命，便是腐化的特質。

中國國民黨是革命的，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是革命的，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革命的，最低限度的政綱，也是革命的，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及其工具，所謂國民革命。如果不以此為對象則無所謂國民革命。如今有些人說「我們如今不是革命者了，我們如今是建設者啊！」帝國主義已經將東三省及山東蹂躪無餘了，所謂濟案，至少也可以說是庚子之後，一件奇恥大辱創鉅痛深的事了，然而他們却說「和平外交」啊！「親善」啊！連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也被他們取消了。總理曾經說過：「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而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所以軍閥不是某人某人某姓某名的符號，而是其性質及特殊條件的表現。如今國內表面是統一了，各省實在情

形是怎樣的？軍隊不相統屬，財政各有分割，苛捐雜稅日重，裁異己之兵，以增自己之兵的情形；日以加厲，稱之曰軍閥，已覺恭維太甚，和稱盲人做瞎子一樣了。而他們却說「相安一時」啊！「相安一時始能建設」啊！「建設起來就得哩！」唉！我不禁套羅蘭夫人的口調道：「建設建設汝為人假借以行惡也。」他們何以有這些說話呢？不過要將革命變成不革命，這些玩意兒至民國初元，已嘗試過了。他們先向總理要求暫且不談民生主義，隨後便硬硬的將一個革命黨變成一個政黨，如今他們不過照抄藍本便了。

以上腐化的特質說完了，如今且說明腐化的作用。從前蘇東坡說過：「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這一句話，如今科學家看來，未免倒果為因了。應該說是：「物必先生虫也，而後腐焉。」由此可知虫不過是一重寄生的。可是你如果給他寄生起來，那麼你只有腐之一着。在人腐人，在黨腐黨，在國腐國，是無可免的。你如果要防腐，除了不給他寄生，是沒有別的法子。

我們如今看看腐化份子，何以能寄生呢？是誰給他以寄生的機會呢？是誰養微生物似的養得他如此發榮滋長呢？

簡單一句話，凡是不要革命的，都有釀成腐化的可能，不要問中國革命的

第一個是誰？不用說是帝國主義了，所以帝國主義對於他們最先攜手，他們便也一交的跌在帝國主義的懷裏。

第二個不用說是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以及一切附屬品了。他們互相勾結的情形，有成例可援。只看袁世凱時代的商山四皓，進步黨籌安會，段祺瑞時代的研究系，安福系；陸榮廷時代的政學會，便可明白。第三個呢？便是一班不知死活的人，本來腐化的作用；和共產惡化的作用，雖似相反，而實相成。共產惡化，是要人痛苦，痛苦得沒有路走，才只得橫着心，跟他去殺人放火，幹第三國際所吩咐的勾當。腐化是要人安樂，自然所謂安樂，一面是少數人的安樂，一面即是大多數人的痛苦。人的天性，是好逸惡勞，就安樂，怕辛苦的，所以相安一時的話頭，便也居然可以投合人的脾胃，使人人都想着以大多數人的痛苦，換一己的安樂。腐化勢力，所以能風靡一時，其大原因，實在於此。尤其是在久混之後，更容易着迷。恰如服有毒的安眠藥，以求安眠不已，繼之以死。

腐惡兩種勢力，成了一條聯合戰線，近來益發顯明，腐化份子，對於革命同志，每每加以「準共產」，「共產工具」等等惡名，好聽一點，便說是「共產

黨的朋友。」他的唯一論據，便是廣州十二月十一日的共禍，是革命同志引出來的，但是人人知道廣州十二月十一日之事，是革命同志因為和腐化勢力的集合體特別委員會作殊死戰，一時措手不及，為共所乘。以此為引起共禍，然則今年五月間國民革命軍北伐，占領濟南，一時措手不及，為日本帝國主義所乘，也可以此為引起帝禍嗎？極顯明的革命同志，是腐化的敵人，同時亦是共產惡化的敵人，只看去年秋間以來，腐惡聯合向革命同志進攻，種種事實，皆可為證。最近第三國際在莫斯科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中國事情，有一條決議案，是命令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國民黨要盡力替老朽反動份子捧場，同時要盡力，向比較革命的分進攻，這次議案，更可表示以後腐惡聯合的趨勢，所以我數到釀成腐化的第四個不能不說是共產黨。

以上是說明腐化的作用。

腐化的特質既如彼，作用又如此，我們可怎麼樣呢？革命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趨勢，和在山頂推落一塊大石頭似的，急轉直下，不到底不止，誰也不能阻擋得住。總理常常將這個譬喻？來指示我們，腐化的勢力，至多不過和黏附着大石頭的一些乾苔溼蘚似的，如何能阻擋大石頭的急轉直下，只是革命同

志，要更加努力，因為革命同志越努力，則隨着腐化以倒零的越少，這是物質經濟和時間經濟所不容忽視的。

一個根本觀念

編輯先生：我今天接到上海同志寄來的一封信，裏面夾着五月念三日及念四日民國日報，言論題為『書汪先生最近言論後』，是吳稚暉先生做的。信裏面并說其他各報皆有登載。我看了一遍，覺得關於一個根本觀念，不只是屬於過去，於現在未來，都有關係。所以做出這一篇，請求貴報登載。想貴報既已登載吳先生的言論，則對於這一篇，也必不吝登載的。

吳先生的書後，是對於我復駐法總支部的信而發，我復駐法總支部的信，有一個根本觀念，如下：

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容共政策，亦於此時確定。惟容共僅屬一時政策，決不能謂容共即為本黨改組精神所在。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為救國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欲求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則不能不使黨員真能

爲主義而奮鬥。欲求黨員真能爲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鵠。此實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有此精神，然後本黨乃得一新生命。此與容共無關。謂容共爲改組精神所在，固謬，因反對容共，並改組之精神，亦拋棄無恤，尤謬。此爲弟始終一貫之見解，當先爲諸同志告者也。

以上關於一個根本觀念，用抽象的說明。如今更可以用具體的說明如下。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以後，有幾件重要工作：

第一，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以次出版，關於本黨主義的內容。至此已充實而明瞭。

第二，總理所著的建國大綱，已經公布，關於主義實行之方法及程序，至此已有切實詳細的規定。

第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國民革命之需要，及最低限度之政綱。

第四，重新製定中國國民黨總章，使本黨組織，趨於鞏固，紀律趨於森嚴。

第五，注重於喚起民衆，『農工商學聯合起來』及『扶助農工』兩個口號，同時並行。

第六，極明顯的，指出帝國主義及軍閥爲國民革命之對象，使民衆認識，誰是他的敵人，如何纔能得到民衆之解放。

改組以後重要工作很多，以上所舉，僅其學學大者。由這幾件重要工作，生出以下幾樣重要效果。

第一，本黨的主義政綱，切實宣傳，得到了民衆的了解：因而得到民衆的擁護。

第二，本黨的組織趨於鞏固，紀律趨於森嚴，於是革命分子得以認定方向，共同致力，而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分子，漸漸的在黨內無所容足，終於排除出去。

第三，黨的力量，及於政治軍事各方面，從事政治的有一種廉潔勇敢的精神，來担当責任，破除困難，尤其事從事軍事的武裝同志，能奮不顧身，爲黨犧牲，所以能於數年之間，由統一廣東，而完成北伐。

以上是改組以來彰明較着的效果，無論何人，不能否認。雖然改組以來，

有一段容共的事實，因此惹起黨內許多糾紛。但是黨的基本精神，並不因此搖動。分共以後，對於上述改組以後的幾件重要工作，應該照常進行，而且應該加倍努力，使國民革命，得以完成，方纔說得是圓滿效果，方纔不辜負總理改組本黨一番苦心，及無數已死未死的同志之努力。

這便是我所說的一個根本觀念。

據五月廿三日民國日報所登載的吳先生的書後，所說的關於一些個人零碎的事，我只可在附錄裏來答復，不入正文。廿四日所說的總括起來，不外以下的幾個論點：

第一，總理被迫於共產黨，纔改組國民黨。

第二，總理受俄國越飛等甘言媚語的奉承，且樂得接受點物質的接濟。

第三，總理覺得共產黨那種水滴不漏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吃他不住，決意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

吳先生並且堅決的說道，『這是當時容共的真相，也是改組國民黨的動機，誰也不能否認。』

關於第一第二的兩點，吳先生所說，完全和十三年間改組當時黨外的陳廉

伯黨內的馮自由所說的一樣，對於總理之污蔑侮辱，可謂達於極點。總理在十三年間，曾痛懲陳廉伯，削除馮自由黨籍，以此例彼，我們當作何感想，至於第三點，更是離奇，既然『覺得共產黨水滴不漏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吃他不住，』如何却又『決意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這豈不是引狼入室。這種說法，看似離奇，實則仍然肆其污蔑侮辱的技倆而已。總理改組本黨之用意，有蔣介石同志所影印的手札，說得明明白白。還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訓辭。及二十日以後，在大會裏歷次的訓辭，也說得明明白白，這些訓詞，都是總理口說，同志筆記，經過總理訂定方纔刊行的。我們要知道總理改組本黨之苦心，只要細細看那手札和訓辭，便可明明白白，沒有什麼疑義。總理很沈痛的說：『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又說，『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這主義的目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由於我們的辦法不完全，二是由於和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一致行動。』到了閉會的訓辭，更是鄭重的說，『政綱各主義性質，本來是不同的。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

時期至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對於政綱是發生根本變動的，我們臨時才可以召集特別大會去修改。由此便知政綱的修改，是有一定時間。因為預定了一定時間，大家進行的步驟，才有秩序，不至紛亂。本黨黨員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綱相矛盾，這是本黨致亂之大毛病。」又說，「各位同志，以後縱然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或者中途得了新見解，或者有特殊聰明的人，一時發見了政綱中有不合理的地方，都不可以自作自為，如果一二人自作自為，便是亂了全黨的一致行動。」我們看了這些又沈痛又鄭重的訓辭，可以看出總理之痛心，莫過於黨員之腐化，所謂腐化之最大特徵，便是黨員遇事隨便，自作自為，以致團體渙散，紀律廢弛，使主義政策，都無從實行，革命遂無成功之日，所以才決心改組，我們並可以看出總理當時已經洞見改組以後的糾紛，所以不惜苦心苦口的，預先諄諄告戒。我於今日重溫總理的遺訓，只覺得總理的精神面目，如在目前，從無窮的悲痛之中，生出無窮的勇敢。我深信全黨的同志，全黨忠實的同志，必能仰體總理的遺訓，繼續努力，決不致因一二人之污蔑侮辱，而搖動了信仰的。

吳先生的第一個誤謬，在以改組與容共併為一談，以為容共即是改組，改

組卽是容共，遂將總理改組的苦心，完全埋沒。其第二個誤謬，在不知什麼叫做黨紀。須知道，黨的主義是規定黨的行動的內容，黨的紀律是規定黨的行動的法則。凡是一個黨，要有好主義，還要有好紀律。有了好主義，而沒有好紀律，不能說是健全的黨。有了好紀律，而沒有好主義，也是徒然。黨之有紀律，和軍之有紀律，是一樣的，帝國主義的軍隊，主義是壞透了，而紀律却是好的，所以也能以無道行於一時。他將來的失敗，失敗在主義，不是失敗在紀律。反之，本黨的主義，是極好的，却因為沒有好紀律，所以民國以來，流離顛沛，得不到成功。總理改組本黨，就是以好主義爲中心，而以好紀律爲維繫。吳先生連紀律二字也沒有認識清楚，自然不能知道紀律的用處，自然將總理改組的苦心，完全埋沒。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總理的精神，貫注於全黨，黨義的闡揚，和組織紀律之鞏固森嚴，使全黨頓呈活潑嚴整的氣象，所以國民革命，能夠積極進行。中間雖然因容共政策，惹起許多糾紛，却靠了本黨的組織紀律，已經比較健全，所以卒能將共產黨驅除出去。吳先生說國民黨自總理逝世後，黨紀自喪失喪失，以至於無。又說，廣州中央黨部同國民政府，搬往武漢以後，被共

產黨把持，所以那時的黨紀，祇是共產黨的黨紀，不是國民黨的黨紀。我可以事產實證明其不確。當去年七月間，中央黨部在武漢能決議將共產黨實行驅除出去，可見得國民黨能執持黨權，以施行黨紀。不錯，本黨驅除共產黨出去，至少可以譬喻做出在病人身上割去了一個惡瘤。但是割治之後，更應培養元氣，以抵禦本來的疾病，恢復以前的健康，不應自暴自棄，以自取其死。這就是說，本黨自驅除共產黨出去以後，更應鞏固其組織，森嚴其紀律，使日益健全。不應還於改組以前的舊觀，使一般黨員遇事隨便，自作自為，再墮於渙散廢弛之惡習，以致『自己破壞自己。』

不能明白總理改組本黨的苦心，不能明白改組以後的幾件重要工作，和由這幾件重要工作所生出來的效果，則決不能明白為什麼改組以後，幾年之間，本黨就能由統一廣東，而完成北伐。如吳先生所說，改組的動機，不過如此，而其禍害，又已如彼，其試問本黨何以能有今日之進展？天下事沒有無原因的結果，吳先生當然歸着於黨軍之善戰了。唉，忠勇的黨軍，能奮不顧身，為黨犧牲，將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等軍閥，以次打倒，這自然是本黨進展之一個重要原因。只是吳先生若舉以為本黨進展之唯一原因，那就無怪其然，謂『黨

軍可愛，黨人可殺』了。吳先生的論據，以為本黨今日之進展，是黨軍打出來的。而改組以來本黨之一切糾紛，都是改組以來黨人所幹出來的。這種論據，就是為『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下一注腳，也就是去年十二月間，主張『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主張『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社會』，止是醜醜的辦法』的根本觀念了。吳先生絕不想想，分共以前，黨人裏頭，固然夾雜着共產黨，黨軍裏頭，何嘗也不夾雜着共產黨。何以共產黨夾雜在黨人裏頭，便累到了『黨人可殺』，而共產黨夾雜在黨軍裏頭，便依然『黨軍可愛』？這兩句話，已是不通。而這樣一來，黨軍也就以為黨即是軍，軍即是黨，黨軍以外，更沒有黨，凡在黨軍以外的黨人，隨時隨地，都是可殺的，這樣一來，連黨人也沒有了，還說什麼組織，什麼紀律，宜乎可以一齊拉倒。吳先生還要扭扭捏捏的說，『這是當時東南的流行語。』就算我讓一百二十步，當是當時東南的流行語。吳先生，你何以對於這樣流行語，不去矯正他，却去稱引他？你就算是個『述而不作』，也就對於這兩句話，拋不了責任。何況你一路的主張，都是以這兩句話為出發點呢。吳先生，你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你應該記得，民國以來，軍閥不專是產在北洋，便是本黨裏頭，也產過不少。你只看看，你前幾個

月裏頭，所稱道會『豐功偉烈，百世之下猶令人思慕的，』如今不已是在武漢自相殘殺了麼？你所謂『相安一時，』其效安在？照今日這樣情形，如果裁兵與建設，不能同時並行，每一個軍人，擁着一枝大兵，據着一個大地盤，還不怕製造出無數軍閥，重為地方人民之禍？吳先生，你須知道，在好的環境裏，壞人也會變成好人，在壞的環境裏，好人也會變成壞人。你那些『相安一時』的主張，和聯省自治名異實同的『分治合作』的主張，都是引誘軍人入於壞的環境裏。吳先生，你切莫以為有辛災樂禍的念頭。如果他們能治定成功，他們只管恨我，我只管在海外，舉起手來，祝他們的健康。我只望他們好，並沒有望他們壞。吳先生，你如果將我這些年來和血和淚寫出來的文字，都當作個人的憤憤不平，那麼，你至少也從前白認識我。

附錄

以上正文已完，還有幾句話，附錄於後。

五月念三日，民國日報所登載吳先生的書後，有幾句話，不能不辯正。

第一，吳先生說，『七月裏正由馮煥章先生調停甯漢，汪先生不應於其時反寓書許汝為先生，要滬漢合作。共同制甯，造出特委會的惡因，這種密函，

也可以發表嗎？」我寫書許汝為先生是有的，但並沒有說『共同制甯』，尤其並不是『密函。』我於十月十六日，在武漢政治分會，曾公開的提出報告，茲括其大意如左：

關於黨的人才問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實為目前最緊要的一個口號。關於黨的組織問題，從前曾有兩個提議，第一個提議，是主張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前，先開一個預備會議，將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也邀請參加，關於一切重要事件，經過共同討論之後，纔開正式會議。如此，則以預備會議集中黨的人才，以正式會議鞏固的組織，庶幾法理事實，雙方兼顧。這個提議，兄弟曾於八月間致許崇智同志一封信，詳細說過，九月間在南京上海，亦曾說過，但被擯棄，不蒙採用。於是第二個提議，見諸實行，即是特別委員會之產生。

以上大意如此，要看全文，可檢我最近演說集第七十九頁至九十一頁。我如此公開報告，如何說是『密函』，更和『共同制甯』，渺不相涉。我如今反問吳先生，我何以不應致書許汝為先生？我心中並沒有如吳先生當分共是專利品，更沒有如吳先生以為『分共祇有一家，並無別出。』我以為分共以後，一

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是必要的。我致書許汝為先生有什麼『不應』，我真不懂。先生不是自己承認是西山會議派麼？我致書許汝為先生，而吳先生說是不應，我真尤其不懂。我當時所望西山會議派的，是他們能矯正過去，補救將來。我後來和他們決裂，是因為他們所定的主張和計畫，（一）特別委員會推翻第四次中央全會及推翻第二次代表大會，（二）促成甯漢戰爭以擴張特委會之威權及延長其生命，（三）造成一一二二的南京慘案，以致不能不和他們決裂。如果他們將來能有深切的覺悟，拋棄從前這般誤謬的主張和計畫，我對於他們任何個人絕不仇視的。我這種見解，至今無變。

第二，吳先生說『八月初甯漢正謀合作，何以汪先生又送密書與李白，一面八月八日又讓唐生智本了反共倒蔣的大政策，把蔣同志罵得狗血噴頭，李白諸位，就因之而請蔣先生歇歇，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這更容易分明了。李白諸位，如今正是欲得而我甘心的，吳先生何不請他們將當日密書發表出來，看看裏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說話。八月八日甯方齊電，十日漢方蒸電，是甯漢合作的始基。在這些日子以前，兩方豈但相罵，如吳先生等寒電所說，『甯方尚留倒汪的殘帖，漢方又有罵蔣的新電。』並且一個西征，一個東征，

幾乎相打，我和蔣先生當時各成了一方攻擊的目標，捱罵簡直不算什麼事。只是甯漢合作以後，漢方同志，對於甯方，已不罵了，而甯方同志，對於漢方，卻還今日要罵這個，明日要打這個，這罪是可詫異的呵。

我請吳先生發表所謂密書的時候，不能不預先說幾句話，便是最好將密書原本影印出來，一不要捏造，二不要割裂。我何以說這幾句話呢？因為我有些寒心。去年看見吳先生所作什麼『贅言』，『硬生生的捏造我的說話，被我舉發，只得道歉。又硬生生的捏造何香凝同志的說話，被何同志舉發，並且提出這是張靜江先生的說話，於是吳先生又只得道歉，却還支支吾吾的道是靜江先生說何香凝先生自言自語的複說的。及至何同志確實指出，連自己言語也沒有，於是吳先生頓口無言了。以此之故，我不能不有些寒心。吳先生是六十多歲的人，我不忍說壞他，只是他一種成見，以為政治是齟齬的東西，既然從事政治，則一切齟齬手段，都可使用，以能打倒敵人為止。他這一種成見，是他一切造謠惑眾之根源。

第三，吳先生舉出十三年秋間來往東江及廣州省城一段故事。這段故事，與我所謂『吳先生倡為孫文沒有陳炯明便成為草頭革命黨之怪論』何干。當十

三年秋間，總理率師北伐之際，曾有明明白白的命令，許陳炯明悔過自新，並且將惠州圍城的駐軍撤退，以俟其覺悟。吳先生於此際往來奔走，何礙於事。而且這事是人人所知的。我所說的，是吳先生不應發什麼『草頭革命黨』的怪論，這種怪論，無非重軍而輕人，是吳先生一路的病根所在。吳先生所以自解的，是『至於說到無軍便算草頭，乃是吳稚暉的粗俗文調，要說得生疎可喜，就故弄此狡獪，語雖不敬，意實平常，素來自中山先生以次的朋友，無不原諒的。』不錯，吳先生平日對人開口『精虫』『尿壺』，閉口『狐狸尾巴』的亂罵，落得個『語雖不敬，意實平常。』只是我忽然想起在報上看見吳先生陪什麼李將軍，陳將軍遊西湖，自比劉老老，那一副足恭面諛的神情話說來，我替吳先生難過。

以上我的話完了，吳先生的書後還未完。可是五月廿四日以後的民國日報，我至今還沒有看見，無從作答。只是如果也是這一類的話，我就恕不作答了。

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典禮訓話

（民國十五年三月一日）

各位同志：軍事委員會議決把陸軍軍官學校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今天成立的日子，所以我把這個原因宣佈出來。

本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的時候，是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那時候為什麼要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為在民國十三年，所有的軍隊，名義上雖是總理的軍隊，大元帥指揮的軍隊；實際上楊希閔劉震寰……等，他們各有各的目的，並沒有依照大元帥的計劃去做。大元帥是努力于國民革命工作，而統率中國國民黨員同帝國主義和軍閥奮鬥的，看見這種軍隊，使他非常失望！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要創設這個學校，純粹本着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理的指導去訓練武裝黨員，希望在這學校裏養成一班有主義有紀律下級幹部，然後再來組織黨軍。

十三年五月五號，那天學校成立，總理有一篇很沉痛的訓話，今天在座各位同志有聽過的，有沒有聽過的。我記得那句話說是：『陸軍軍官學校成立，國民黨能夠得到這一個新生命……我們要打破困難的環境，我們要歡迎一個『死』字！……』

當時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現在的蔣校長和廖前黨代表，督同各教職員，天天拿總理的精神和國民黨的政策很努力的訓練學生。但是在那時候，同學訓練還沒有成功，東江的敵人已經到石龍來了。我們一方面要訓練學生；一方面又要趕快整備同敵人打仗，因此，就先成立了教導團。出發東江，不上兩月，把陳炯明洪兆麟林虎……等一般反動軍隊通通撲滅了，這是十四年三月的事情。在這個時候，始終不肯聽本黨命令和總理教訓的楊劉……諸逆，他們看見陸軍軍官學校正在最短期間有這樣好的成績，知道他們末路到了，所以決心要勾結北洋軍閥做反革命的工作。

我們知道：當時繼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而創辦軍校的，有第二軍譚軍長和第三軍朱軍長。譚軍長前年跟大元帥帶兵北伐，進了江西，後來雖然是失敗了，但是他並不因失敗而灰心！回到廣州，馬上就成立湘軍整理處，更進一步又創辦湘軍講武堂——第二軍軍官學校——朱軍長跟大元帥的歷史很久，也受過了許多艱難困苦，替本黨做了一個很大的工作，他想改良他的軍隊，後來也有第三軍軍官學校的組織。現在第四軍第五軍和第六軍——攻鄂軍，都先後創辦同樣的軍校。因為各軍軍長個個有決心想本着國民黨的政策和總理的精神以

及參照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已有的成績來整飭自己的軍隊，去對付我們的敵人，因此才有去年六月陸軍軍官學校聯合各軍掃平楊劉的成績，掃平楊劉之後，才成立國民政府，才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

以後無論什麼軍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據國民黨的黨綱和政策才能存在。我們看國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和軍事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便可知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是在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而成立的，事實上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政治部，軍事委員會是國民黨的軍事部，所以無論什麼軍隊或軍校，總是國民黨的，都要本着黨的政策去做，無所謂特別的黨校，也就無所謂特別的黨軍。

各軍長大家注意改良軍隊，創辦軍官學校，並不是理想上如此是事實上如此的。如果我們拿全盤來計劃，本來只有一個軍官學校便夠了，並用不着一軍成立一個軍官學校；因為各軍都是受國民黨的指導監督的。所以一軍有一個軍校，就含有地方主義的彩色了。從前政府決議把湘滇粵等軍名的目，編為第二三四軍，就是要打破地方主義！我們不僅是在名義上要如此；在實際也應該如此，不然，還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政府為打破地方主義為集中人才起見，不能

不統一軍事學校。因此當時本校的名稱擬叫做統一軍事政治學校。後來因為國民黨向來用中央二字的名義，才改為國民革命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各位知道：何以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合併在黃埔軍官學校，這個理由是：第一，黨立的學校是由這個學校開始，才有其他的軍事學校。第二，對於蔣校長的人格和他努力奮鬥的精神，本黨各同志，都是極端的欽敬，所以我們拿蔣校長的人格改組這個學校，同時并請蔣校長依然担任本校校長。

本來軍事委員會對於統一軍事學校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很久，去年十二月就決定了，那時候因為蔣校長在汕頭担任東征總指揮的事情，非常重要，不能回來，所以等他回來了才實行。我們要知道，集中各省人才來訓練，比較分開去訓練，收效一定要大得多的。

現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佈成立了，我們知道，從前軍官學校已盡了種種責任，有很光榮的成績。現在更大的責任，放在我們教職員的肩上了！我們想起從前有這樣光榮的歷史，現在要怎麼樣繼續，怎麼樣發揚光大這個歷史！從前本校成立的時候，環境是怎麼樣？外面有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內面有北洋軍閥壓迫我們。但是在那個時候，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來壓迫我們直接的還

少，間接的却很多，就是拿東江的叛逆和南路的叛逆來壓迫我們。現在的環境又怎麼樣呢？已經把從前壓迫我們的勢力打破許多了，現在各同志所碰的艱難，不是帝國主義者和北洋軍閥間接來打我們，是直接來打我們了！我們想同帝國主義接觸，是不是可怕呢？我們如果聽過從前蔣校長的訓話，一定知道不是可怕的，並且是我們打倒帝國主義的一個好機會。從前是北洋軍閥來打我們的，現在是我們要去打他們了，從前是有不好的環境來壓迫我們，現在已經衝破幾層了。所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後的任務，是要繼續從前陸軍軍官學校還沒有做完的任務去努力奮鬥！在最短期間，要統一中國！

我們要負起這個重大使命，一定要有兩方面的整備：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一方面是在技術上的。在精神方面的，要常常記着總理所說『革命尚未成功』六個字。這六字是何等沉痛！總理做了四十年革命還沒有成功，我們要怎麼樣把它成功；在技術方面的，我們的責任，既然是一天一天的重大；我們的本領和學問也一天一天的要充實起來，才能夠完成我們的任務。陸軍軍官學校從前的技術還沒有精熟，學生的學術科，還沒有弄得十分完備，所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成立以後，我們曉得責任重大，就要加倍的努力，我們的精神才能貫徹，不

然，還是等於無用。

精神上技術上固然很重要，政治上更加重要！如果一知半解，鹵莽從事，比較軍事上沒有弄好同敵人去打仗一樣的危險，所以同時要注重的。其次我們同志在這學校裏頭，要『虛心受善，實力改過。』『虛心受善，實力改過』這八個大字，我們要時時刻刻拿牠來自勉，不要忘記！今天是各位教職員就職的時候，兄弟以黨代表的資格希望各同志互相勉勵，同時更希望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能夠繼續從前的歷史努力奮鬥，發揚光大。

在陸軍軍官學校就黨代表職演講辭

（民國十四年十月二日）

校長，各位同志，兄弟今日就黨代表職，有幾句話，想對各位同志說。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託兄弟以黨代表的重責，兄弟初時本不敢擔任，因為本校是蔣校長廖產代表東承總理的訓令，苦心孤詣，慘澹經營，以有今日，如今廖黨代表中道死去，兄弟自顧才力遠不如廖黨代表，恐怕不能和廖黨代表一樣擔負重責。而且自從七月以來，國民政府成立，兄弟以中央執行委員資格，

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日夕無暇，實在不能專心致意，擔任黨代表的職務，從前黨代表已深以兼職為苦，何況兄弟更不能不有所顧慮了。記得從前讀過了一首詩，題目是『哲學家的驢子』，敘說一個驢子，馱着一輛車子，車子上滿載着什物，那驢子一步一步的，只顧前走，沿途給人在車子上增加什物，他也毫不顧慮，做出一種哲學家的態度，似乎無所不可的。及到後來，載也重了。力也竭了，驢子也倒了，車子也翻了，車子上的什物，都拋落在地上了。這一首詩，對於一般不度德不量力的人，真是晨鐘暮鼓，兄弟所以不能不有所顧慮。

只是仔細一想，四萬萬人裏頭，纔有百餘萬的黨人，這百餘萬黨人，要替四萬萬人擔當責任，那一個不應該像驢子一樣？所以不度德，不量力，擔當過分的責任，不盡是驢子的罪過，只有一面儘管擔當着，一面希望有別的驢子，來分些擔當，庶幾不至於翻了車子。革命黨人，一面強迫自己，一面喚起同志，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兄弟想了幾回，終於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托了。

兄弟本是本校的講師，和各位同志見面的時候很多，有許多話留着隨時可說，如今所要說的，是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同志

間，應該互相討論，互相解析，兄弟今日以此為演說的題目，比較泛泛的說幾句就職的套話，似乎好些。

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很多，如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主軍與客軍的問題，親俄的問題，在平時本已甚囂塵上，自從八月二十日廖黨代表死事以後，這些問題，尤其成了焦點。即如兄弟和蔣校長，在特別委員會裏，對於時局的處置，也不免惹起社會間的疑問，關於共產反共產的問題，兄弟八月三十一日在本校廖黨代表追悼會裏，九月六日在本校第二期學生畢業會裏，已經說過，如今不再說了，如今所要說的，是以下的兩個問題。

主軍和客軍，這一類名詞，在廣東是相傳已久，自從八月二十五日，解散了駐省和駐在江門等處的反革命軍隊，九月二十日又解散了駐在東莞增城寶安的反革命軍隊，那些被解散的反革命軍隊，恰恰都是粵軍，而執行解散的任務的，恰恰都是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於是一般造謠的人，紛紛的說道：『這是客軍排斥主軍了；』而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裏，居然也有些自己思疑自己道：『我們客軍不應該犯此嫌疑，』兄弟如今要問的，什麼叫做客軍？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在中華民國的領域裏，我們明明是主人，如何說是客？

我們既不是客，又從那裏跑出主人來？所以客軍和主軍的名詞，實在不通。廣東所以有客軍的名詞，是因為民國二年以來，廣東受了龍濟光所統率的滇軍的蹂躪，跟着又受了陸榮廷所統率的桂軍的蹂躪，使廣東人民，容易養成一種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而民國六年以後，革命黨人裏頭，如陳炯明等，不知道本着革命精神，來打倒反革命的勢力，都想利用一般人民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使自己的企圖容易成功，所以九年自漳州回師的時候，便高揚着排斥客軍的口號。果然莫榮新等便在這口號之下被他打倒了，陳炯明等既以排斥客軍自命，當然便以主軍自命。他們以為莫榮新等在廣東並沒有別的罪惡，其罪惡只在一客字，我們既然是主，使一切罪惡，都無所謂罪惡了，所以驅除莫榮新等之後，自己便不知不覺的成功了驕兵悍將。十年進兵廣西，便充分發揮他們驕兵悍將的罪惡。於是十一年六月以後，所謂主軍，為暴於廣東，更什百倍於所謂客軍了。他們的思想，真是奇怪，外省軍隊蹂躪廣東，固然是罪惡，難道廣東軍隊蹂躪廣東便不是罪惡？他們自知在道理上也說不過去，無如在事實上，他們已成了驕兵悍將，回不轉頭，除了蹂躪廣東，再沒有可以施逞他們的獸慾。恰恰在那時候，大軍閥把守中央，藉着統一名目，來擴充地盤，小軍閥

割據地方，藉着聯省自治的名目，來保守地盤，他們聽了聯省自治四個字，自然聲入心通的，比着漢高帝要叔孫通制朝儀還要高興了。所以陳炯明等的事業，以排斥客軍始，以聯省自治終，這都是由於他們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他們如不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便只有革命軍隊打倒反革命軍隊，管他什麼主軍客軍呢。陳炯明等既如此，魏邦平更不用說。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革命，他們的思想，只知道在家鄉發財，做大官，做大地主，此外更無思想。他們以為本省的官祇許本省人做，不許別省人做，本省的地皮祇許本省人割，不許別省人割，所以九年驅逐莫榮新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年援桂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陳炯明是何等罪惡，他們都說道：『孫陳都是廣東人，我們守中立罷！』十二年春間，楊希閔劉震寰假藉驅逐陳炯明的名義，進兵廣東，他們於驅逐陳炯明的時候，袖手旁觀，而於陳炯明被驅逐之後，都掛起排斥客軍的招牌，以致被楊希閔劉震寰打倒。十四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他們仍然說道：『陳炯明是廣東人，我們不必幫手去打，』及至六月間，廣州近郊之戰，他們說道：『這是排斥客軍啊，我們要加入。』他們每於外省軍隊駐在廣東擁有勢力之時，便蹙着眉頭說道：『六

省。』哼，他們不怕亡國不怕滅種，卻怕亡省！他們的是非善惡都以省與非省爲斷，所以救國兩個字，是打不動他們的良心，喚不起他們的勇氣的。深刻的說起來，他們所謂省是供給他們候大官做大地主之省，正所謂省其所省，非吾所謂省，所以他們其始不過是不革命，其終必至於反革命，與陳炯明等的假革命、罪惡維均，所不同的，陳炯明等還扭扭捏捏的說『聯省自治，』他們却老老實實的說『服從中央』便了。以上陳炯明魏邦平兩種人，都是在廣東倡主軍客軍的原動者，他們的來源去脈，不過如此，所謂主軍客軍的問題，值得我們一顧呢？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只知道有所謂革命反革命，不知道有所謂主軍客軍。我們只知道革命團結起來，將反革命的打倒下去，不知道有所謂主麼是客。二三月間，我們在東江所打倒的，是陳炯明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主軍，我們却只知道是反革命的軍隊，所以我們要打倒他。六月間我們在廣州近郊所打倒的，是楊希閔劉震寰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客軍，我們却只知道這是反革命軍隊，所以要打倒他。然則我們八月二十五日在省城和江門等處所解散的，九月二十日在東莞增城寶安所解散的，只知道他是反革命的軍隊便了，管他是客軍抑是主軍呢。兄弟記得十三年秋間，先總理在大本營裏，曾召集

一次軍事會議？在座的多是滇桂軍官，先總理就座以後，默然無言的約十分鐘，方纔說道：『你們於十二年春間，替我出力，趕走陳炯明，我是極感激你們。當我因為廣東沒有一些權力，所以並不想回來，你們卻派人到上海，請我回來，說要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所以我便回廣東來了。誰知你們卻是戴着我的帽子，來糟蹋我的家鄉，這不要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準備犧牲的，我可勸父老兄弟，都準備犧牲，果然有益於國，將家鄉做犧牲，有什麼要緊？誰知你們卻不是為國的，我覺得對家鄉不住，尤其對國不住，我決意離開你們。』這是何等血誠，何等慘痛！兄弟和先總理患難相從，二十餘年，聽見先總理痛心疾首的這一番話，一生一世，再不能忘的。兄弟也是一個廣東人，站在家鄉裏，兄弟覺得現在各省同志集於廣東，要將廣東作為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是不革命的，便喝一口水也對廣東人不住，如果我們是革命的，我們所馱着的車子，廣東人也要分些，不能讓我們獨做驢子。我們現在廣東是如此想，將來出師北伐，經過各省也是如此想，什麼主軍客軍的話，在我們革命軍裏，沒有這一回事。

至於所謂親俄的問題，在香港上海天津的一班帝國主義的報紙中，肆意詆

設，自不必說，國內一班帝國主義的走狗，跟着狂吠，更不必睬他。最可怪的，一班袖手旁觀的不革命派，也在那裏信口開河的道：『他們何苦去親俄呢？』便連革命黨裏頭，也有些狐疑不定的道，『我們何必要親俄呢？』我們對於這些話頭，只能給他一句斷語道：『忘了國民革命的使命。』須知道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現在何以不得自由平等？因為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此束縛加於中國？是帝國主義。所以帝國主義，是國民革命之最大敵人，所謂軍閥，不過是一些帝國主義之走狗，決不能與帝國主義，相提并論。我們既認帝國主義為我們最大敵人，我們便不可不考究帝國主義之來源，及其現在之勢力。試將我們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的歷史，揭開一看，便知道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之敵人，真是世界之敵人。無論將漸滅的紅種，已奴隸的黑種，正在被蹂躪中的棕種，以至印度緬甸安南朝鮮一切黃種，如果覺悟到自己所處黑暗慘淡的地位，是帝國主義所賜，斷沒有不咬牙切齒，認帝國主義為最大之敵人的。我們對於這些共同目標的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如今世界，固然是白種人橫行霸道的世界，但白種裏頭，以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其實只不過極少數人，如貴族大地

主資本家等等：其最大多數的，都是窮苦無告的人民。他們在種族關係上，似乎和紅黑棕黃諸種人感覺不同，而在階級關係上，他們所受的壓迫，正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無異。帝國主義一面對於殖民地肆行經濟侵略，一面即以其侵略所得，為矜制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資料，所以世界被壓迫民族，和歐洲被壓迫階級，相互間已因共同利害，誘起共同行動。他們共同承認帝國主義為他們共同的敵人，建立了一個共同目標，一致努力打破了種族的界限，成立了世界革命的最大基礎。我們對於他們打破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工作，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俄國在大革命以前，也是白種人所建立國家裏頭，一個極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大革命以後，自己拋棄了從來固有的帝國主義，却被各個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將他封鎖，要他生生的凍死餓死。他好容易從重重封鎖中，掙脫出來，自己得了自由，同時也想世界上任何人都得了自由，所以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便定下了民族解放的政策，對於歐洲被壓迫階級便定下了階級覺悟的政策，這真是帝國主義的死對頭，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他的志願，由他的領袖列寧明明白白的說了出來，世界上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向二萬五千萬的壓迫人民，要求解放。我們對於這樣以世界革命打倒帝

國主義的先進，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從前說瓜分，如今說共管，都是取一致的步驟的，動不動的便英法聯軍，便八國聯軍，動不動的便三國銀行團，四國銀行團，六國銀行團，七國銀行團，他們帝國主義者間，互相聯合，惟恐不力，看見我們和別人聯合，便大嚷起來，好像我們犯了大不韙似的。哼，說一句粗魯話，這不和無恥的富人，自己娶了十幾個小老婆，恐怕那些小老婆去偷漢子是一樣的用意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勇氣，卻偏要多疑，他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俄國何故幫助我們呢，只怕不懷好意罷。』他雖然不相信理論，他不能不相信事實。比如民國六七年間，日本說幫助段祺瑞參戰借款和供給軍械，卻一手的將中國無數利權，攫了過去。我們根據這些事實，便可以說日本的幫助，是不懷好意。如今俄國的幫助我們是怎樣呢，他起先和中國成立了中俄協定，將從前帝國時代，對於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特權，一概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他隨後認定了中國裏頭那些人是要做國民革命的，使用他的心力，去幫助那些人，他沒有一些別的要求，他沒有一些別的企圖，也沒有沾過一些便宜。他沒有拿過一些利益，他只為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也就是

他的敵人，他只求以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促進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雖然不相信理論，難道事實是憑空可以捏造的，是憑空可以抹殺的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強固的精神，却偏會有虛驕之氣！他又吶吶的道，『我們革命，要憑自力，不要求人幫助。』須知道在這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在一起，反帝國主義自然也在一起，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互相幫助，算不了什麼稀奇，便是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也是尋常的事。為什麼八國聯軍要舉瓦得西做統帥呢？其他七國，難道便算是放棄主權了麼？為什麼協商國要舉福煦做聯軍總司令呢？別的國家，且不用說，英國有兵四百萬，美國有兵也不下三百餘萬，何以要受福煦的節制調遣呢？好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啊，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求人幫助，並且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以求最後的成功，怪不得叔向說『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了。我們如今得俄國同志道義上的幫助，我們便要忸忸怩怩的，怕人問及，喂，同胞啊，你上了帝國主義者老當了！須知道在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線上，我們始終要和世界被壓迫民族在一起，和歐洲被壓迫階級在一起，和世界革命的先進在一起。我們這聯合戰線，是無人可以搖動的，是無人可以離間的，是無人可以衝破的，我們一致努力，一致要求世

界革命成功。

以上兩種疑問，已經次第說明，各位同志，總可相信兄弟所說的話，句句是出於血誠。兄弟的話，本可於此暫歇，只是兄弟還要說幾句話，我們同志最要緊的，是以誠相處，以誠相處之道，第一要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兄弟的說話行事，如有錯的，各位同志必須質直相告，兄弟如不認錯，便不是人，錯而不改，也不是人。兄弟的說話行事，如其不錯，各位同志，便應該和兄弟一致努力，不然，縱使紀律不來責備，自己的良心也要責備自己的，再者，我們同志間，要以感情相結，尤其要以理性相契，所以我們同志間，就感情來說，極其親熱，就理論來說，卻極其嚴正。比如最近八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日特別委員會，拿捕了一些反革命的黨員，和解散了一些反革命的軍隊，有些人便說道：『他們從前都是有功於革命的，何忍出此？』『哼！這種是只知有感情不知有理性的話了，這是封建時代的思想，不是革命時代的思想。封建時代，對於建功立業的人，便要崇德報功，縱使有罪，猶將十世宥之。革命時代，對於有功的人，固然愛之敬之，只是他如有罪，便也不能放過。如果因為他有功，便連有罪也不問，那就無異說』他從前做過許多革命的事，如今應該由他

做許多反革命的事來做報酬罷。」那又何須乎有革命呢？革命是向前進的，不是向後退的，封建時代，所以一治一亂，互為循環，正由於這些觀念，弄不清楚。革命時代，豈容再有這種思想？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嚴酷，正是對於革命的人仁慈；反之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仁慈，便正是對於革命的人嚴酷。假使八月廿五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壓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必因着廖黨代表的死，繼續增高起來，將革命的勢力，推倒無餘，廣州便不能為革命根據地了，還想出師東江南路，使廣東統一於革命勢力之下麼？又假使九月二十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推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依然存在，縱使我們出師東江南路，回頭一看，廣州已成為反革命的根據地，至少要像今年二三月間用兵東江一樣，於收復東江之後，仍不能不將東江拋棄，回師廣州了，這不是將同志的血肉，做無代價的犧牲麼？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對於反革命派讓一步，便是使反革命勢力進一步，革命勢力退一步，我們引反革命派出了生路，便是引革命派入了死路；我們有革命的意義極嚴肅的立在前頭，使我們不能不收斂感情歸於理性。有些人說道：『八月二十五日的結果，使胡漢民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九月二十日的結果，使許崇智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他們兩個都不

是反革命的人，何以如此待遇？』須知道他們兩人誠然不是反革命，而許多反革命的正在包圍他，擁戴他，又怎能投鼠忌器呢？『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封建時代，尚且有此思想，何況革命時代？民國十四年來，所以亂個不已，不是由於敵人之跋扈，却是由於同志間之姑息，姑息二字，真是萬惡的歸宿地，同時又是萬惡的發源地。許多好好的革命同志，就姑息二字，生生的作成他做了反革命。說起來真是痛心不盡。兄弟今日沒有別的要求的，所要求的，兄弟若有反革命的行為，各位同志便立刻將兄弟打倒，因為我們同志今日所需要的，是對於反革命派取不姑息的手段，必要如此，方纔能將國民革命的責任擔當起來。

兄弟的話，已說完了，當東征軍將出發的時候，各位同志，有往前方努力的，有在後方服務的，兄弟敬祝各位同志健康！國民革命軍勝利！國民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自由平等萬歲！

在廣東省黨部廣州特別市黨部歡迎會之演講

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七時

主席，各位同志！

兄弟到這裏來，受省市黨部改組委員會市政府那麼盛意的歡譟，實在很慚愧！很不敢當！但是，兄弟很想趁着這個機會，來和闊別了一年多的各位同志說幾句話，並且想求各位的指發。

兄弟離開了廣東，已經有一年多了。在這個期間，廣東各位的同志，做了很多很偉大的工作。自從第一次北伐以來，在前方的同志，把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三大軍閥打倒，恢復了長江南北。第二次北伐，恢復了河南，把最大軍閥張作霖也打破了，若是當時沒有特別事故，為之障礙，兄弟相信必定會發展到黃河以北去。同時在後方的同志，也很努力的做工作，使前方得到勝利，後方得以鞏固，盡了很大勞力，收了很大效果；兄弟對於各位同志，深致革命的敬禮！

我們在同志間，所要說的，不在於贊美過往的成績，而在於將現在應該怎樣進行，將來應該怎樣打算？多說幾句互相勉勵和互相督責的話。

我們記得本黨經過總理二十多年的努力奮鬥，才把滿清打倒，建樹民國；又經過了十六年，才有國民革命軍這次的進展。第一次的成功，軍事勢力達到

了長江南北，一部份由廣東出發的軍隊，其勢力已到了山東；滿清才退位，民國才統一。這次的成功，似乎很快，雖然是快，但只有軍事的進展，沒有黨務的進展，因此便不是真正的成功，才有後來的許多糾紛。

第二次的成功，才幾個月，軍事勢力便已達到長江南北，由廣東出發的軍隊，如第四軍第十一軍，其勢力已恢復了河南。這次的成功，似比辛亥革命的 success 還快，但是也同一看法，黨務仍沒有多大的進展。

一方面軍事的進展，前後方的同志經過很多的勞苦，很大的犧牲，才博得來，是我們很值得安慰的！但是，黨務還沒有進步，怕不怕會蹈辛亥的覆轍呢？若是再一個覆轍，又要經過十六年的糾紛，我們又將如何打算？關於這些問題，想各位也是抱着同一思想的。所以不應該祇說過去的奮鬥成績，而急待解決的，就是『現在怎樣進行，將來如何打算？』

各位想想，辛亥革命為什麼不能成功；是否帝國主義的壓迫，軍閥的阻礙？不錯，這的確是有的，但這都是外部的阻力，還不十分要緊的；最要緊的，就是內部的障礙。辛亥革命的失敗，與其說是袁世凱或是六國五國銀行團所致，不如說是受內部同志的影響，這是怎麼說呢？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裏，引章太炎先生的話說過——這位老先生是黨裏的老同志，他所說的話，可以使黨裏同志搖動信仰總理的念頭的。他怎麼說，他說『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總理說這兩句話時，異常奮激說，『於是大家聞聲附和，弄到現在只見軍，沒看見黨，有軍閥的世界沒有革命成績，所以本黨至今仍是失敗，』直到現在，這幾句沉痛的話，還在我們的耳朵裏。

到了南京政府成立。也是一種新花樣出現：宋教仁先生勸告總理只要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不要再說民生主義了。』總理當時拍案大怒，說，『我們惟其要民生主義來解決民生問題，才去革命；若是不要民生主義，我們儘可不革命了！』

一個說不要黨，一個說要刪去黨的主義；這兩個是甚麼人？是章太炎宋教仁兩位先生，都是黨裏的老同志！所以黨務不振，不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罪惡，而是因為老同志們搖動同志對於總理的信仰心，不能跟着總理去革命，因此革命便遭失敗！幾個月內推翻滿清，而黨便十六年來蒙了大害，可見外面的惡勢力容易消除，內部的便艱難了！說到這裏，想各位也有同樣的感慨。剛才聽見主席王同志說充實革命的理论，嚴密革命的組織，這兩句說話，是很好的！

革命的組織嚴密，使得建設一個强有力的黨，革命的理論充實，做革命工作時便有了把握。

這幾個月來，碰見了吳佩孚，便打破了吳佩孚，碰見了孫傳芳，便打破了孫傳芳，碰見了張宗昌張作霖，便也把他们打破；碰見一個，打破一個；軍事上可說得是沒有抵抗，軍事的進展可說得很快，但是黨務又怎樣？又到了『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時候了！

各位想想，這處是甚麼地方？本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舊址。中央執行委員會為甚麼搬去，是因為軍事的進展，所以由廣州搬到武漢，今年八九月間又由武漢搬到南京。進展的確可說是進展，革命軍的進展的確可說是革命軍的進展；現在怎樣？現在這個『進展』消滅了！請看中央執行委員會到那裏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已消滅了！為甚麼消滅？不是被帝國主義消滅了，不是被軍閥消滅，而是被老同志消滅了！本來大家因為容共反共的問題，已經有了多少意見。武漢方面，因為清黨遲了，所以武漢的同志到南京去，到上海去，見着一班老同志總是引咎說：『我們反共遲了！』責己很深，期望大家也很切，無非想把我們中國國民黨弄得好好的。那知道老同志們回給我們的甚麼？回給我們

一個不要總章，不要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要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而要特別委員會！辛亥革命是因為不要黨的原故，所以才失敗；到現在又是這樣了，又要消滅黨了，把黨裏最高的機關消滅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吳佩孚消滅不得，孫傳芳消滅不得，張宗昌張作霖消滅不得，現在老同志消滅得了！總理的遺訓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到了現在，原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經腐化了，腐化到要消滅中央執行委員會了！總理假使仍在，見着這種情形，多麼痛心！多麼悲憤！

我們忠實的同志，想設法補救，設法糾正，這些老同志便製造出一個標語說『反對特別委員會便是反革命！』哼，我們可以改作特別委員會便是反革命！

如果不忘總理的遺訓，總理的革命策略，總理的革命主義，那麼，無論老同志也好，新同志也好，總而言之，都要緊記着，一定要把中央執監委員會恢復，不要使中央執監委員會亡於老同志手裏，這點是要向各位詳細說的。

兄弟剛才在這個地方感觸起中央執監委員會的過去和現在，所以不能不詳細對各位說說。

還有一層，現在覺得黨的情形，比辛亥革命還要危險。辛亥革命後不過只是老同志想消滅本黨，現在要消滅本黨的，除了老同志以外，還有一班從前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的共產黨。說到這層，不能不把武漢的經過情形，對各位說說。

有很多人要問武漢的同志，因為篤守總理的容共政策，所以纔不惜和一些老同志分離，然而不久又却和共產黨分離，是不是思想矛盾。兄弟可以回答，這完全不是思想矛盾。以前因為是篤信總理遺教來容共，後來也是因為篤信總理遺教才分共，是同一樣的精神，絕不是利害的屈服，而是事實上的變遷。從前的容共，是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幫助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工作的。不錯，他們以前確有相當的工作表現。到後來發覺了共產黨確有陰謀消滅國民黨的證據，便要反共了！要知容共不是容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要緊記我們的主義。我們照着主義去革命是根本上解除民衆痛苦，為民衆謀利益的。共產黨在武漢的情形，便不是這樣，詳細的經過，現在這個短促的時間，很難說得完滿，現在舉兩個例來說，第一是工人運動，第二是農民運動。

先說工人運動的例。我們到漢口時，見有三十萬失業的工人，當初不明瞭

是甚麼原故，後來忽接着漢陽縣黨部的通告，說已把十五間工廠沒收，多設管理委員會交給工人管理。這時廠主不用說，當然是失業，就是工人的本身，也是失業，便紛紛寫信來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設法維持。漢陽縣黨部辦理這件事情，沒有問過省黨部，沒有問過中央執行委員會，而擅自處理，究竟是甚麼居心？而且工人管理工廠，他們共產黨已經實驗過兩次，都是失敗的。一次是在俄國，當民國六年十一月俄國革命時，便把工廠收歸工人管理，但是不久工廠便沒有材料沒有燃料，而且還沒有錢給工人的工資，弄得不得了！幸而這時俄國革命已經成功了，把工人的管理權收回，由國家來管理，才能夠維持下去，但是工人已經吃苦不少了！這是一個例，其餘一個是在意大利。當大戰以後，共產黨人也曾霸占工廠，給工人自己管理，便很得意的豎起紅旗唱革命歌！那知到快活了不久，便也和俄國一樣的情形，弄到工人自己不能維持，要請政府調停；那時候，被意大利的棒喝團首領慕沙里尼看破，意大利的工人運動便受了絕大打擊了。漢陽縣黨部沒有經過上級黨部的許可，而擅幹出這件事情，已經有三十萬失業的工人，還要去幹他們試驗過已經失敗的工人管理工廠的勾當，這不但是違背本黨的政策，而且不是為民衆，尤其不是為工人謀利

益的所爲。所以在政治會議當中，我們便極力反對這件事情，當時可以看見出席的共產黨員是若何氣怒；但是無論他們怎樣氣怒，這種工人運動的謬誤，我們不能不起來糾正的。

次要說到的，是農民運動的例。他們硬要實行土地革命，不管適合中國的環境不適合，不管適合當地的情形不適合，只把俄國的本子一字不易的抄來。我們看看俄國，自從一八六一年便開始要求土地革命，到一九〇五年還沒有成功，直到一九一七年才能成功；但是爲甚麼以前總不能成功，直到這個時候才能成功呢？這是因爲聯合了農工兵一齊幹出的原故。因爲兵，多數是農民的子弟，土地問題，和他們是有直接影響的，工人也有些間接關係，所以一聯合起來，都能夠同心合力的鬥爭，力量增大，才能夠成功，歷史上有名的，因『土地飢餓』才發生『土地鬥爭』，這是俄國特別情形。中國共產黨徒，不去考察俄國情形，與中國適合與否，一味的去抄本子，已是大謬。而且實行的時候，不注重聯合民衆，而反去離開民衆，弄到民怨沸騰，幾乎把湖南革命根據弄翻了。我們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俄國農民運動的方法與理論，國民黨不能採用的。何況他們這樣亂做，危害了國民革命的前途；我們如何能不加以糾

正呢。因為糾正的原故，便得罪了他們，說要改造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改造國民革命軍，總而言之，反對共產黨的他們便要改造，便要排擠，還使種種挑撥離間的手段，使中央執行委員會爭鬧，使國民革命軍打架！舉例來說：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辦事的何部長和兄弟，都是死命持着總理的容共政策原意不放的，他們便先攻擊我們。現在在座的張發奎同志，是努力革命的武裝同志，他們便先向四軍十一軍攻擊，挑撥賀龍葉挺從中作怪，還要謀害張發奎同志！他們以為不消滅革命的武裝同志，便沒法奪取政權，所以不憚用盡方法，使局面糜爛！武漢的同志看清這點，所以不能不加以制裁，不能不清黨！共產黨存在，國民黨便不能存在，我們中國祇需要三民主義的，要實行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能夠成功，所以我們便堅決的實行反共。

在這兩重壓迫之下，一方面有老同志腐化份子的壓迫，一方面有共產黨向着我們進攻，比張作霖，楊森，夏斗寅還利害幾十倍！所以一班同志和兄弟從今年的四月，直到八月都竭盡心力在這兩重壓迫之下來奮鬥，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為國民革命而奮鬥。老同志方面，說我們是準共產黨，是共產黨的走狗。共產黨方面說我們反革命，腐化。我們都不怕，還繼續的奮鬥着，守着總

理教給我們的方針，向着總理指給我們的大路前進，說我們腐化也好，說我們準共產也好，我們仍舊始終不變的前進！

現在兩重壓迫的勢力依然存在，南京還有特別委員會，中央執監委員會還未恢復，覺得我們的爭鬥，仍要繼續進行，要把老同志中之老腐敗，不要黨章，不要中央執監委員會；不要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全體會議的分子打倒，使第四次執監委員全體會議得以開會，使中央執監委員會得自由行使職權！如果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全體會議在他處不能開得，在廣東可以開得！前次開會後，我們的勢力達到了長江南北和河南；這次開會後，我們的勢力相信可以達到了北京！

剛才有幾百工人到我這裏來，說打倒個人的不必說，還說『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國民黨的假面揭穿，共產黨的成功萬歲。』又可見惡化的勢力還在，我們更應該繼續努力，把這些既加入國民黨而從中陰謀消滅國民黨的共產黨一律肅清，保持着固有的精神，使國民黨日益鞏固。這樣做去，兄弟相信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才會早日成功！

守着總理留下的組織，不要分散！照着總理留下的教訓，不要凌亂！確定

我們的信仰，不要動搖！前進努力，不怕危險，不避艱難，完成國民革命，完成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

最後，兄弟抱着滿腔的革命熱誠，敬祝各位同志的健康！

本局創業以來，向以發展文化爲本職，是以對於印刷，校對，裝訂，無不力求完善；近更改用仿古宋字，精印經史子集，學抄讀本，新舊小說，以及疊卜星相等書，備供各界採用；且定價低廉，交貨迅速，如蒙惠顧，定能滿意，竭誠

之至！

中華民國廿五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仿宋版印萬年青

洋裝二冊

定價洋一元四角

編點者 趙雲龍

校閱者 鍾際華

印刷者 大文印刷廠

發行所

北新江路海寧路口
大文書局發行所
泰安里內三十八號

00200

版權所有

現代小說選 全書十九冊
實價三元六角二分

第十冊 汪精衛文選

實價國幣二角

編選者 何 可 人

校訂者 徐 逸 如

總發行者 更新出版社

上海海寧路寧安里

武庫街全記書店

重慶特約經售處

